

良友文學叢書

霧



巴金創作

一之曲部三的情愛

霧

作創金巴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興復友良海上

## 前記

在我的每本書的前面我都寫了序文。

但這一次我卻更願意讓我的文章自己和讀者見面，不想再寫什麼解釋的語句。

然而有一件事情卻應該在這裏聲明：我並未去過日本，（註）本書中關於日本的話都是從一個敬愛的的朋友那裏聽來的，因此就有人疑心我是拿那個朋友做模特兒。其實這是錯誤。這錯誤竟使我幾乎得罪一個朋友。事實上像我寫以前的幾部長篇那樣，我用來作本書主人翁的模特兒的並不只是一個人。那樣的人我接觸過不少，得到了很深的印象，因此寫下來時，不免使朋友們覺得大有人在。於是他們就以爲我是在寫某人的事，或拿某人做模特兒。因爲從已經出版的幾部小說中得了這不愉快的經驗，所以這次特別作這一個鄭重的聲明。

巴，金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註) 我去日本，還是一九三四年冬天的事。第二年春天我在東京藏書部(其中圖書局版，已取回版權)，隨隨修改，到冬天回國總在上海把全書改完，另外附了新作「愛情三部曲總序」一篇，交其友圖書公司刊行。全書尚未排竣，我又在北平，在那裏寫了「作者的自白」答覆劉西濤先生，後來得到劉先生的同意，便把他的批評文章和我的「自白」一併附在書的後面。

一九三六年春

## 總序

我在一九三一年夏天開始寫書，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把電寫完。寫了電，我的「愛情的三部曲」算是完成了。

關於這三本小書似乎有不少的讀者說過話，我也見過一些雜誌和報紙上的批評，我自己卻始終沈默着。到現在我已經把別人所說過的話完全忘記了。但那些被噤在肚裏的話卻成了火種在我的心裏燃燒起來。我不能夠再沈默。所以我借着霧的改訂本第一次問世的機會，把我的靈魂的一隅給讀者打開。

「在你的作品裏面你自己滿意的是哪幾本？」我常常遇着這樣的問話。朋友們當面對我這樣地說過，一些不相識的讀者也寫了信來問，到最近還有一個新認識的朋友要我揀幾部自己滿意的作品送給她。

對於這樣的問話我的答覆總是很簡單的一句：「我沒有寫過一部自己滿意的作品。」

「這是真實的話。所以對於那個朋友我就連一本書也沒有送去。我對於自己的作品從來就沒有滿意過。」

我不會寫過一本叫自己滿意的小說。但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藝作品裏面卻也有我個人喜歡的東西，那就是我的「愛情三部曲」。這句話我不會對人說過。我從不會把我這靈魂的一隅打開給我的讀者們看過，因為我覺得這完全是個人的私的事情。

我為什麼在我的許多作品中單單喜歡這三本小書呢？這大概是由於個人的偏好，我不是一個批評家，並且我是離開了藝術和意識來讀自己的作品的。

我常常被人誤解，有些朋友甚至武斷地說，我的作品裏面常常有我自己，他們居然在生人面前替我的作品作過考證。也有人相信他們的話，因為他們自以為很了解我。而事實上我的寫作的苦心卻是他們所想不到。我就這樣地被人誤解了這幾年，到現在我纔有機會來叫出一聲「冤枉」。我可以公平地說：我從沒有把自已寫進我的作品裏面，雖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淚，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固然我偶爾也把個人的經歷加進我的小說中，但這也只是為了使那小說更近於真實，而且就在這種處所，我

也會留心到全書中的統一性，我也極力保留着性格描寫的一致。譬如在寫和雨裏陳真刊行了一本解釋他的社會思想的書，是作為「社會科學叢書之四」而出版的，這是一本對都會的人說法的書，在這裏面鄉村問題卻完全沒有被談到。事實上我自己就寫過這樣的一本書。我知道有些神經過敏的人會根據這事實來斷定陳真就是我自己。然而倘使他們讀了陳真被汽車碾死的一段描寫以後，他們不知道又會有什麼樣的意見，也許他們會以為現在活着寫文章的只是我的鬼魂罷。

或者我做着陳真做過的事，或者陳真做了我做過的事，這都是不關重要的。他是一個獨立的人格，我也是的。我的小說裏的每個主人公都是一個獨立的人格。他或她發育，成長，活動，死亡，都構成了他或她的獨立的存在。因為他或她是一個人，一個活的人，而不是一個影子。倘使我把自已當作小說的主人公來描寫，那麼我的主人公就會只是我的一個影子，杜大心是一個影子，（我和他都寫過生之懺悔，）李冷是一個影子，（我曾經用過李冷這名字發表過一些文章，）高覺慧是一個影子，（我和他都演過寶島裏面的黑狗，都在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讀過書，）陳真也是一個影子，還有許許多多……結果，我的小說就完全成了虛偽的東西，也決不會感動那些青年的心靈了。這一點我

決不能承認。

還有些人說我常常把朋友做模特兒來寫小說，這種說法是少有點根據的。我爲了這個也受過一些朋友的責難。最近有一個朋友還說，我寫雷，不該把那個主人公寫得那麼誇張，因此增長了那個被描寫的朋友的驕傲。我爲了這個曾經分辯過半個鐘頭，我的理由很充足，因爲雷裏面的德並不就是那個朋友，我寫這小說時不過借用了那朋友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如果別的朋友以爲「雷」就是那個人的化身，這責任也不應該由我來負。我自己當然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

然而關於這種事情我也不完全否認。我在別的一些小說裏面果然寫過一兩個朋友，俱我的意思是這樣：與其說我拿朋友做模特兒來寫小說，不如說我爲某一兩個朋友寫過小說。這其間的差別是很大的。譬如說白鳥之歌，（一）許多人都知道我是拿某一個上了年紀的友人做模特兒來寫的；但我的本意卻不是如此簡單，我讓那兩個朋友，我不願意

（一）白鳥之歌，短篇，見巴金短集小說集第一集，第三篇。（開明版）



他辜負了大家對他的期望，我不願意他犧牲了過去的一切，去走個人的路。所以我寫了這小說來勸他。我給他指出了一條路，而他卻不知道去走。他走了和那小說裏所寫的完全相反的一條路了。這事情很使我失望。我不僅寫了小說，而且我還有過一點行動。但這有什麼用處呢？當一個人被愛情迷住了眼睛的時候，甚至世界的毀滅，人類的滅亡也不會被他看見了。那朋友在我的過去的生涯裏有過極大的影響。他答應過以畢生的精力寫一部人生哲學來做我們的生活的指針。我等待着。我已經等候了七年。現在他是陪了太太到一個遠遠的省分做官去了。「白鳥之歌」恐怕永遠不會響了罷。但我的小說也不是白白寫了的。因為這並不是一個獨特的現象，牠也有牠的社會的意義。關於「父與子」，關於「墮落的路」(1)(2)……我的解釋也是一樣。我寫「墮落的路」時，很希望那個被稱為墮落的朋友去走一條新的路，然而他卻是一天天地更往下沈落了。我的勸告似乎對他沒有一點用處。

(1) 考見巴金短篇小說集第一集，第三篇。

現在再把話說回到這「愛情的三部曲」上面來。我的確喜歡這三本小書，在我的全部文藝作品中，我時時翻來閱讀的也就只有牠們。有些小說裏面的故事我現在差不多完全忘記了。但在這三本小書中甚至一兩處細小的情節，我也還記得很清楚。這三本小書，我可以說是爲自己寫的，寫給自己讀的。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就在今天我讀清雨和電，我的心還會顫動。牠們使我哭，也使我笑。牠們給過我勇氣，也給過我慰藉。我這裏不提到霧，因爲霧的初印本我並不喜歡，裏面有一些篇頁，我自己看到總覺得不大舒服。所以這次改作時，就把牠們刪除了，另外加一些新的篇頁進去。

電是應該特別提出來說的。這裏面有幾段，我水不能夠忘記。我每次讀到牠們，總要流出感動的眼淚，例如：

佩珠看見敏許久不說話，又知道他們快要和他分手了，就喚住敏說：「敏，你不應該瞞我們，我知道你已經下了決心了。」她知道敏的心就彷彿看見了牠一般。而且敏今晚上的舉動並沒有一件逃過了她的眼睛。

敏不說話，卻只顧埋着頭走，好像並沒有聽見她的話。仁民接着也喚他一聲，他仍不回答。

很快地他們走到了兩條巷子的交叉處，敏應該往西去了。在這裏也是很靜寂的，除了他們三個便沒有別的行人。

佩珠站住了。她向四圍一看，低聲說：「敏，你就這樣和我們分別嗎？」她伸出手給他。

敏熱烈地一把握住她的手，感激似地說：「你們原諒我。……我真不願意離開你們。」他的眼淚滴到佩珠的手腕上。

「爲什麼要原諒？就說祝福罷！……你看我是很了解你的。」佩珠微笑地，親切地說着，她慢慢兒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我讀到這裏我的眼淚落在書上了，但我還繼續讀下去：

敏又和仁民握了手，口裏淡淡地說：「不要緊，我們明天還可以見面。」他決然擲了仁民的手往西邊巷子裏去了。

佩珠還立在路口，癡癡地望着他的逐漸消失在陰暗裏的黑影，她心裏苦痛地叫着：「他哭了。」事實上我也哭了。

仁民看見她這樣站着，便走近她的身邊，把一隻手伸去摟住她的腰，親密地低聲

在她的耳邊嘆道：「佩珠，我們走罷。」

她不說話，卻默默地跟了他走着，把身子緊緊偎在他的懷裏。過了好一會她纔嘆息地說：「敏快要離開我們了。」

仁民一手摟着佩珠，一手拿着電筒照亮道路。他跟着她慢慢走着。他把頭俯在她的肩上溫柔地在她的耳邊說：「佩珠，不要悲痛，我是不會離開你的。」

佩珠默默地走着，過了半晌，忽然自語似地說：「許多青年到我們裏面來，但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說過他不是一個吝嗇的人。」她的聲音顫動着，那裏面充滿了悲痛。

我不能夠再往下面讀了。淚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顫抖得很厲害。一種異樣的感觉佔有了我：是悲痛，是快樂，是感激，還是興奮，總之，我說不出。

在電裏面這樣的處所是很多的，這些在一般的讀者看來也許很平常，但對於我卻有很大的吸引力，並且還是鼓舞的泉源。我想只有那些深知現實生活而且深入到那裏面去過的人方可以明瞭牠們的意義。

我說這三本小書是為我自己寫的，這不是誇張的話。我會把牠們永久地放在案頭，

我會永久地讀牠們。因為在這裏面我可以找着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說在這「愛情的三部曲」裏面活動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讀着牠們，就像和許多朋友在一起生活。但這話也應該加以解釋。我說朋友，並不是就指過去和現在在我周圍活動的那些人。固然在這三本書裏面我曾經留下一些朋友的紀念，而且我每次讀到牠們，我就會想到幾個久別的友人。但是我仍舊要說我寫小說並不是完全給朋友們寫照。我固然想把幾個敬愛的朋友寫下來使他們永遠活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寫這三本小說時却另外有我的預定的計畫；我要主要地描寫出幾個典型，而且使這些典型普遍化，我就不得不創造一些事實，但這並不是說我從腦裏想出了一些東西。我不過把別人做過的事加在我的朋友們的身上；這也不是說我把他們所已經做過的事如實地寫了出來，我不過是寫：有他們這種性格的人在某一種環境裏面所能够做出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小說中出現的已經不是我的實生活裏面的一些朋友了。他們是獨立的存在。他們成了我的新朋友，他們在我的眼前活動，受苦，笑，笑以至於死亡。我和他們分享這一切的感情。我悲哭他們的死亡。

陳真仰臥在地上，微微地動着，鮮血包圍住他的身子。他已經不能發聲，除了

那低微的喉嚨。頸項以下就不是他平日的完美的身體。只有他的頭部還沒有改變。黃瘦的臉上塗了一些血跡，眼睛微閉着，上面失掉了那一付寬邊眼鏡。

亞丹靜靜地躺在黑暗裏，半睜開眼睛，他全身染了血，但嘴唇上却留着微笑，好像他還睡在他的蜜蜂和他的小學生中間。

一些人圍着屍體看。她們也擠進去。無疑地那是敏的臉，雖然是被血染污了，但臉部的輪廓却還能够被她們認出來。身上也全是血。一隻腳腫了腿部，飛到汽車旁邊。

「敏，這就是你的輪值罷，」慕想說這樣的話，沒有說出口，却已經流出眼淚，她的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厲害地痛楚過。她的眼睛模糊起來，她彷彿看見那血臉把口張開，說道：「你們會常常記着我嗎？」

這全是很簡單，很平凡的描寫。和這類似的處所還有不少。這種寫法不會使讀者感

動也未可知。但是當我寫這些篇頁的時候，我自己的確流過眼淚。我這樣地殺死我的朋友，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且因為他們構成了單獨的存在，和我的實生活裏面的朋友並沒有多大的關係，那麼他們以後就不會復活起來。我就會永久地失掉他們了。這損失是很大的。

沒有一個讀者能够想像到我寫這三本小書時所經歷的感情的波動。沒有一個讀者能够想像到我下筆時的心裏的激盪。更沒有一個人能够了解我是怎樣深切地愛着這些小說裏面的人物。知道這一切的只有我自己。

現在我可以把我寫成這「愛情的三部曲」的經過敘說出來了。

霧的寫作全是偶然的事情。那時是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從這一年起我才開始正式地寫起小說來。以前我只是在翻譯倫理學，經濟學的著作，和著述那部題作「社會科學叢刊之一」的小書的餘暇偷偷地寫點小說。只有這一九三一年的光陰纔是完全花費在創作上面的。

那時我住在兩北，地方還寬敞，常常有朋友來往。一個從日本回來的朋友也常來的。

。有時候我和那朋友就同睡在一張大牀上，護着日本的種種事情，也談到他過去的戀愛經驗。有一次他到別處去玩了兩天，回來以後人似乎變了樣子。他和我談到他在那地方的生活，漸漸地他變得很激動了，他那滿是皺紋的苦瘦的臉也突然顯得年青起來。他終於說出了在那裏和一個少女的交際，那個姑娘是我和他都認識的。

。第二天他又談起這事情，並且是在一些朋友的面前說的。他喝了一點酒，微微紅着臉，說出關於那位姑娘的肉香的故事。這使得那個住在樓上的朋友太太感到很大的興趣，而快活地笑了。

這天晚上他住在我家裏。已經過了十點鐘，他還是異常興奮，他一定要把我和另一個朋友拉到虹口喫日本麵去。他對於日本麵有特別的嗜好。我們從虹口一家日本館子出來，慢慢地走回家。月亮很好，這散步，是很愉快的。回到家裏我們又談了不少的事，直談到深夜兩點鐘，我因為疲倦就上牀睡了。那朋友却不讓我閉眼睛，他還絮絮地和我談女人的事情。他平時並不抽煙，這晚上却接連地抽起紙煙來。我很瞋，我催他睡覺，他却只顧和我談話。我沒有辦法，就扭熄了電燈。但這也不能夠減少他的興致。

電燈滅了，房裏却並不黑暗，月光從外面射進來，把窗門的影子映在地板上。周圍



很是靜寂，我借着月光和紙烟頭的火光模模糊糊地看出了他的面容。他還絮絮地對我讚美那撩人心緒的少女的肌肉的香味。我已無心聽下去了。這被單戀所苦惱着的男子的心情我，很能夠了解，然而我的瞌睡使我忘了一切。

這晚上也似乎沒有閉過眼睛。以後這事情傳出去，樓上的朋友太太就戲謔地給他起了個「肉香」的綽號。

日子平淡地過去了，我們以為他會忘記了肌肉的香味。但事實恰和我們所猜想的相反，他似乎整天就在想念那一位姑娘。於是發生了和霧的第四章開場時的類似的一段談話。參加的人除了他外有我，有那個被人一度看作陳真的朋友，還有性格和吳仁民相似的那個朋友。我們談得很久，這次的談話和小說裏的一樣，是沒有苦衷。那時我便起了寫霧的念頭。我想寫這小說來勸他，來給他指出一條路，把他自己的性格如實地繪出來給他看。讓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

我在忙迫中開始寫了霧的第一章，他看見我寫這小說，知道我是在寫他和那個姑娘，他很高興，他甚至催促我早早地寫完牠，但是家的寫作就誤了我幾天的工夫。這其間他到南翔遊玩去了。等他在一個星期以後回到上海來時，我的小說已經寫好了放在那裏

等他。

他是晚上來的。他急切地讀着我的原稿。我在旁邊看他，他的感情的變化很明顯地擺在臉上。他愈讀下去臉色變得愈可怕了。他想不到我會寫出後面的那幾章來。其實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會寫了那樣的稿頁。在我這也是不能自主的，我愛這個朋友，我開始寫這小說時我懷了滿胸的友情，可是一寫下去，憎厭就慢慢地升起來，寫到後來，我就完全被憎恨壓倒了。那樣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我愛這朋友，但我却不能夠寬恕他那性格。我寫了謬，我挖出一個朋友的心，但看見這顆心連我自己也禁不住戰抖起來了。

這朋友讀完我的原稿，氣憤地說了一句：「豈有此理！」我知道他的心情，但我無法安慰他。我們苦惱地對望着，好像有張幕隔在我們中間。我們兩個平時都不會抽煙，這時候我們却狂抽起來，煙霧遮蔽了我們的眼睛，使我們暫時忘了這世界。

「你不了解我。你不應該這樣地寫。你應該把他重寫過。」他忽然發出了苦痛的呼號。

我咬着嘴唇，沈思了片刻，苦痛地回答道：「我不能夠重寫，因為我並不是故意挖苦你。」

他沈默了一會忽然努力地說：「至少有幾個地方非修改不可。」他於是翻開原稿，指出了幾個他認為不妥當的處所給我看。

「好，我試試看。」在這時候多說一句話也是很困難的。我馬上接過了原稿，就當着他的面把那幾個地方刪去了。

他依舊不滿意，可是他也無話可說了。第二天他對另一個朋友說，我的這小說很使他失望，他從南翔回來時，本來充滿了熱情和勇氣，可是一讀到我的小說就突然落到冰窖裏面去了。他在自己的前面就只看見黑暗。他找不出一點希望和光明。他因此甚至想到自殺。

這些話很使我痛苦，我本想爲了這朋友的緣故就毀棄我的小說。但我再一想便又改變了主意。我仔細地把全部原稿讀了一遍，我覺得在這裏面我並沒有犯錯誤。我所描寫的是一個性格，這個性格是完全地被寫出來了。這描寫是相當地真實的。而且這並不是一個獨特的例子，在中國具有着這性格的人是不不少的。那麼我是在創造一種典型，而不是在描寫我的朋友。所以我不能夠爲了這朋友的緣故就毀棄我的小說。不過爲了使這朋友安心起見，我又把舊刪改一次，把我從這朋友那裏借來的事實都奉還了他。後來單行本

付印時，我又加上一篇作爲「聲明」的短序。（這短序寫好也給那朋友看過。他沒有說什麼。）

兩三個月以後我在東方雜誌上面陸續發表出來。那時他早已忘掉肌肉香味，也不說什麼回家的話。他的怯懦和猶豫已經逐漸地把那單戀的痕跡磨洗淨盡了。但他却受了那個被人擬作陳真的友人和一個現在被我們稱作老闆的友人的鼓勵，開始對另一個姑娘表示了好感。我的小說固然不會增加他的勇氣，但也不會減少他的勇氣。他也似乎完全忘記了他。不過散在各地的朋友們一讀到書，就斷定誰是周如水。他們說他的性格確實是如此。

陳真在霧裏面是一個重要的人物，那個被人看作吳仁民的朋友起初斷定說這是我自己的寫照，因爲我是「周如水」的好友，我曾經認真地勸過周如水幾次，而且我寫過陳真寫的那本書。我當初把自己做過的事情借給陳真，原是無心，我以爲他做這件事與他的性格也很相合，却不料因此被那朋友開了這樣的一個玩笑。但幸而說這話的人就只有他一個。別的朋友却以爲陳真就是一個姓陳的朋友，因爲那人也患着肺病，而且還是我

所崇敬的友人，後來又有人說陳真是一個遠在四川的患着劇烈的肺病的朋友，因為那朋友信仰堅強，做事勇敢。但其實都不是。陳真是我創造出來的一個典型人物，他並不是我的實生活裏面的朋友。我自己也許有一點像他，但另外的兩個朋友都比我更像他，而且他的日記裏的幾段話還是從「李劍虹」寫給一個朋友的信裏抄來的。那麼他應該是誰呢？事實上他什麼人都不是。他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有他的長處，也有他的弱點。我並不崇拜他，因為他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典型人物。但我愛他，他的死很使我悲痛。所以在雨裏面他雖然一出場就被汽車碾死，然而他的影子却籠罩了全書。

關於吳仁民的話應該留在後面說。然而那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似乎不能不在這裏介紹一下。

「介紹」這兩個字我用錯了，我的朋友裏面並沒有這樣的三個女子。但我也不能夠把她們從空虛裏創造出來，我曾見過一些年青的女性，人數並不算少。但我和她們却完全不熟。我甚至有點怕和她們交際。（和我相熟的還是電裏面的幾個女郎。）雖然不是熟識，但我却也能夠把她們分作三類，塑成三種典型。其實三種並不够，可是在這有限

的篇幅裏却容不了那許多。所以我就把那些更壞一點（也許更真實一點）的女性的典型略去了。在這剩下的三種典型的描寫上我也許犯了錯誤，因為我或者不會透徹地了解過她們。但是雷和電裏面的女性我却知道得很詳細。

籌寫成以後我就有了寫作「愛情的三部曲」的金頭，但直到牠的單行本付印時我纔有了這樣的決心。

爲什麼要稱這爲「愛情的三部曲」呢？因爲我打算拿愛情來作這三部連續小說的主題。但這和普通的愛情小說並不相同，我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寫。我並不是單純地描寫着愛情事件的本身；我不過借用戀愛的關係來表現主人公的性格。在我們現在所處的這種環境裏這也許是一種取巧的寫法。但這似乎是無可非難的。而且我還相信把一個典型的特徵表現得最清晰的並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話語，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愛情事件。我見過許多人在外面做起事來很勇敢，說起話也很漂亮，而在他和女人講戀愛的時候，或者他回到家裏和妻子一道生活的時候，他的行動和語言就陳舊得十分可笑。有的人在社會思想上很解放，而在性的觀念上却又十分保守，十分頑

固，一個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偽，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來，所以我們要了解一個人的真面目，從他的愛情事件上而下手，也許更有效果。這意義是很明顯的，也很知道每日的工作比愛情更為重要，我也知道除了愛情外，更重要的題材還有很多。然而我現在寫這三本描寫性格的小說時，却毫不遲疑地選了愛情做主題，並且稱我的小說為「愛情的三部曲。」

我當時的計畫是這樣：在霧裏寫一個模糊的，優柔寡斷的性格；在雨裏寫一種粗暴的，浮躁的性格，這性格恰恰是前一種的反面，也是對於前一種的反動，但比前一種已經有了進步；在最後一部的雪裏面，就描寫一種近乎健全的性格。至於電的名稱，那是後來纔改用的。所以在雨的序言裏我就只提到雪。

不僅電這個名稱我當時並不會想到，而且連牠的內容也和我最初的計畫不同。我雖然說在電裏面我仍把愛情作了主題，但這已經是很勉強的話了。

雨的寫作經過了八九個月的時間，但這並不是一口氣寫成的。我大概分了五六回執筆，每回也只有三四天，而且中間經過「一·二八，」我又去過一次福建，我記得很清

楚：雨的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還是在太原輪船的統艙裏寫的，後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個破廟裏面寫成。這破廟在那時還是一個私立中學校的校址，但如今那個中學已經關門了。

我寫雨的前三章時心情十分惡劣，那時是一九三一年年尾，我剛寫完這小說的前三章。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我就懷着一種絕望的心情寫了下面的一段類似日記的文章，最近我從舊書堆裏發見了牠，就把牠照原樣地錄在這裏！

奮鬥，孤獨，黑暗，幻滅，在這人心的沙漠裏我又過了一年了。

心呵，不要只是這樣地痛楚，給我以片刻的安靜，縱然是片刻的安靜，也可以安舒我的疲倦的心靈。

我要力量，我要力量來繼續奮鬥。現在還不到撒手放棄一切的時候，我還有眼淚，還有血。讓我活下去罷，不是爲了生活，是爲了工作。

不要讓霧來迷我的眼睛，我的路是不會錯誤的。我爲了牠而生活，而且我要不顧一切的人，繼續走我的路。

心呵，不要痛了。給我以力量，給我以力量來抵抗一切的困難，使我站起來，永



遠站起來，一個人站在人心的沙漠裏。

記着你允許過凡宰地的話，記着他所警告過你的。不要使有一天你會辜負那死了的他。(三)

雨的前三章就是在這絕望的掙扎中寫成的，所以那裏面含着濃厚的陰鬱氣。牠們在南京的一份文藝刊物上被發表時，那個被看作吳仁民的友人（雨裏面的吳仁民纔是他的寫照）也在南京，他無意間讀到牠們，就馬上寫了信來說：

(三) 在文學二卷一號我的一九三四年的新年試筆裏我把這一段文章改成了下面的樣子，因為那時我在北平，無法找着原文，只是憑着記憶寫出來的，所以和原文差得很多，而且我那時的心情已經和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的不同了。現在我把在新年試筆中引用的一段附在這裏：

黑暗，恐怖，孤獨， 在寂寞的沙漠裏我又度過一年了。

心呵，不要只是這般地痛罷。給我以安靜，那片刻的安靜也可以安舒我的滿是創痕的心。

不要戰抖，不要懇求；不要害怕孤獨，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我的路是不會錯的。拿出更大的勇氣來向着牠走去。不要因為達不到那目的地而悲傷，不要把白己的命運看得太重，應該把牠聯繫在羣體的命運上面，在人類的繁榮裏看出你的前途來。

我還年青，我要活下去。給我力量，給我力量來活下去，來忍受痛苦，繼續掙扎。現在還不是應該放棄一切的時候。我還沒有寫盡我所要寫的，我還要繼續寫下去。

要強健起來，勇敢起來，應該忍受一切苦難而存在，不要讓苦痛埋葬了我。

又我在日記裏提凡宰底，因為他會寫信駁難過我，使我以後可以勇敢地應付生活的鬥爭，而且免掉將來的受騙，見 *The Letters of Sinico and Vanzetti*, pp.

308-310. (*The Viking Press*)

前幾天讀了你的小說的前三章，寫的很好，只是陰鬱氣過重，我很爲你不安。你爲什麼總是想着那可怕的黑影呢？我希望你向光明方面追求罷！照你這種傾向發展，雖然文章的表現會更有力，但對於你的文學生命的 *being* (持續) 或將有不好的影響。自然你在夜深人靜時暗淡燈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夠了解的。但我總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

我那時剛剛從創建旅行歸來，帶了在那邊寫好的雨的第五章原稿。三個星期的奔波，兩天的統箱的生活使我覺得十分疲憊。我讀到這樣的信函，我很感激那朋友，但我不同意他的話。我以為他還不了解我，所以我寫了下面的答語寄給他：

讀完你的信，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關心，但我並不同意你的話。

我承認你是一個比較了解我的人。我們又曾經在一起度過一部分的生涯，我們在一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過。你不記得在巴黎旅舍的五層樓上我們每晚熱烈地辯論到夜深，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在那些時候，我們的眼前現露着黎明的將來的美景，我們的胸裏燃燒着說着各種語言的朋友們的友情。我常說在人的身上我看出了理想的美麗，我在寫給倫敦友人的信上就常常用了 *embodiment*（體現）這個動詞。你還記得那些可恥的日子？但是現在我們漸漸地分離了。生活改變了你的性格，你是漸漸地老了。

我沒有什麼改變，不過身上加多了一些創痛。我至今還是唯一的了解你的友人罷。然而我怕你是漸漸地不能夠了解我了。你為什麼還以為陳真就是我自己呢？你不能夠看出來我和他中間有着很顯明的差別嗎？

你知道，我和別的許多人不同，我生下來就帶了陰鬱性，這陰鬱性差不多毀壞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我那追求光明的努力却没有一刻停止過。我的過去的短促的生涯就是一篇掙扎的記錄。我的文學生命的開始也是在我的掙扎最絕望的時期。滅亡是我的第一部小說。我開始寫牠的時候你也知道。後來我到鄉下去了，在鄉下讀寫滅亡時。我們中間曾經交換過許多封長信，從太陽的動或不動，談到人類社會演進的路向，從決定論談到你的自小哲學和我的奮鬥哲學。你知道我那時的苦痛的心情，你知道我在寫小說，而且你自己也受了我的影響動手寫起你的自傳式的小說來。你知道我從沒有一個時候完全絕望過，我從沒有一個時候失掉過我的對於黎明的將來的信仰。

你不過讀了雨的前三章。我以後將怎樣寫下去，你還不知道。你說這小說的陰鬱氣過重，但這陰鬱氣也並不會隱蔽了那貫穿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黑影了。事實上，我已經早把他征服了。你知道韋多塞在服毒以前曾寫下他的遺言道：「科學要征服死，」另一個詩人也說：「愛要征服死，」這句話也會被我的死去的太陽的女主人公重複說過。我的愛已經把那黑影征服了。我的對於人類的

愛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掙扎。所以在夜深入靜時黯淡的燈光下鼓舞着我寫作的也並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愛，對於人類的愛。這愛是不會死的。事實上只要人類不滅亡，則對於人類的愛也不會消滅，那麼我的文學的生命也是不會斷絕的。

信寄出以後又輪到我寄發雨的第五章的原稿的時候了。我便將這覆信的大意另寫在一篇短短的按語裏面附了寄去，同第五章的雨一起在雜誌上發表了。

那朋友不久就離了南京，他也不會來信談雨的事情。一個月以後我繼續寫了雨的第一六第七兩章，又過了三個星期我就一口氣從第八章寫到第十六章，這樣算是把雨寫完了。以後單行本付印時，在分章和內容兩方面都有了一點改動。

雨是霧的續編，不過在量上牠却比霧多過一倍，故事發生的時間比霧遲兩年，人物多了幾個，雖然還是以愛情作主題，但比起霧來這小說裏的愛情的氛圍氣却淡得多了。

我自己更愛雨，因為在雨裏而我找到了幾個朋友，這幾個人比我的實生活裏面的友人更能够繫住我心。我的預定的計畫是寫一個粗疏的，浮躁的性格。我寫了一個吳仁民

•我的描寫完全是真實的。我把那個朋友的外表的和內部的生活觀察得十分清楚，而且表現得十分忠實。他的長處和短處，他的渴望和掙扎，他的悲哀和歡樂，他的全面目都現在那裏面了。雖然他自己後來讀到雨的單行本，曾經帶笑地發過一點怨言，因為我寫的有一部分並不是事實。但我知道他心裏是滿足的。我們不能因為吳仁民的幼稚處就否認了他的真實性，那朋友自然也不能够。其實在現今活着做一個人，誰能够沒有缺點？那朋友和我一樣也是充滿着缺點的。要是我們不曾消滅掉這些缺點，那麼我們就沒有理由來掩飾他們。我們應該對別人忠實，對自己也該忠實。

那朋友至今還是我的最好的友人中間的一個，我始終愛護他，但我却不得不承認他已經不是雨裏面的吳仁民了。然而他並不會改變到電裏面的吳仁民的樣子。電裏面的吳仁民可以是他，而事實上却不是他。不知道生活使他變得沈靜，還是他的熱情有了寄托，總之我最近從日本歸來在這裏和他相見時，我確實覺得他可以安安穩穩地做一位大學教授了。我想幾年以後，或者十幾年以後他有一天會回憶起過去的生活，或者還會翻閱到這一本小小的書，他會在那裏面認出一種始終不渝的友情來，那時候也許會更了解我，或者還會更了解他自己。誰能够為青年時代的熱情感到羞慚而後悔麼？可惜的只是

這熱情不能夠保持長久。

在雨裏面出現了方亞丹和高志元。方亞丹可以放在後面說，因為在電裏面他纔現出了全身。高志元在雨裏面是一個重要的人物。這是一個真實的人，但他被寫進電裏面時却成了理想的人物了。不，這不能說是理想的人物，他如果處在電的環境裏面，他的行動不會和那個高志元兩樣。

這個朋友是一個大孩子，他以他的單純和真誠獲得了我們大家的友愛。他有許多缺點，但他有著更多的熱情。他的身體就是被這熱情毀壞了的。他在中學裏讀書的時候喝酒過多，又不知道保養身體，常常喝醉了就躺在校園內的草地上面在一株樹下過夜，後來就得了一種病：只要天氣一變他的肚皮就會發痛，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暫時止住他的痛楚。我們因此叫他做「活的氣象表」，但我們這樣叫他，並沒有一點嘲笑的意思。這個綽號裏面包含了我們的友愛和關切。我們愛他，但是我們只得眼睜睜地看見他被那水不能熄滅的熱情和那零碎的痛楚一天天地摧殘下去。我們的痛苦是很大的。用手杖抵肚皮，固然是一個可笑的景象，然而我看見他這樣做，我却忍不住要哭了。

在雨裏面我真實地描寫了這個朋友的面目。我的書使我的這友人永久地活在我的眼前。單爲了這個，我也得寶愛牠。

雨的前五章這朋友是讀過的，而且寫第四章時我正和他同住在法租界某處的一個客堂裏。第六章寫成時他已經離開了上海。第八章以後因了那刊物的脫期他便沒有機會讀到，因爲那時他早已回到遼遠的故鄉去了。

他動身的前兩夜來看我，我們談了好些話。我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杭州去，不能夠送他上船，但我這晚上送走了他回到自己的房裏，起了種種的感想，覺得很寂寞，便寫了一封信寄給他，裏面是些勸告的話。

從杭州回來我得到了他的信，這是一封長信，但是他已經在海行中的船上了。

他在信裏說：

我知道我走了以後你的生活會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後我的生活也會更加寂寞。我願意我們大家都在一個地方，天天見面，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工作和責任……我以後也許會找到一些勇敢的朋友，然而我恐怕再找不到一個像你這樣了解我的人。



他還說他願意聽從我的勸告，改掉一切壞習慣，試來做一點實際的事情。他甚至答應我以後不再喝酒，答應我沈默地埋頭工作五年或十年。最後他說我不送他上船很好，因為他也不願意我看見他流眼淚。

他這人被好些人笑罵作傻瓜，被好些女性稱為粗野的人，他幾次徘徊在生命的泮滄上。沒有動過一點心，如今却寫了這樣的信函。這友情給了我極大的感動。

以後他到了故鄉寄過一封短短的報青平安的信。不久又寄來他以前在東京買的兩本英文書，這是他早答應了送我的。我只去過一封短信。以後我們就沒有再通消息了。

我知道他還活着，但我却不知道他現在活得怎樣。

有一些人疑心張小川是我的另一個好友。那也是一個被我愛過的友人，我曾經與他合譯過一部大書，他在我的過去生涯中有過大的影響。但是他從法國回來以後的行為使我漸漸地感到失望，直到後來我就忍不住當面責罵他了。以後我還在旅途隨筆裏談到他，因為有一次他從河南帶了他自己數畢業的一班學生，來江浙一帶參觀，到了蘇州那些學生却拿了教育廳和縣裏的津貼購買大批的香粉，預備回去打扮他們的妻子。不過該

途隨筆印成單行本時，這一段却被我刪去了。那是前年的事。

後來在去年正月他到北平來，我也在那裏。我們常常會見，談了不少的話。有一天我在一本他的新出版的著作的裏封面上寫了下面的兩行字：

從××處拿來，因這書我和××又恢復了巴黎時代的友情。

慧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平

我寫一個「慧」字，因為那時候我剛剛給自己起了「王文慧」的筆名，開始在羅伯斯比爾的祕密了。我還和這友人同到過政治學會圖書館裏去翻閱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書籍。

但我在一九三二年寫雨的時候，對他的行爲的確很不滿意。聽說一個粗魯的年青朋友甚至想找個機會打他一頓，那個年青朋友就是被人誤認作雷的主人公的人。他口裏常常嚷着要打人，我却沒有看見他動過一次手。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過打人的機會。

我寫張小川時，並不想寫那個朋友，我憎恨的只是他的行爲，並不是他本人。所以結果張小川就成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寫照，而不單是我那友人了。張小川這類的人我不知道遇見過多少，只可惜在雨裏面我寫得太簡略。

張小川的好友李劍虹很像白鳥之歌裏面的那個前輩友人，但我希望他不是，我寫雨在我寫白鳥之歌以前。那時這位友人剛從歐洲回來，我對他抱着大的希望。但我已經在就心愛情會毀壞他的一切了。

鄭玉雯和熊智君是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以外的兩種典型，這兩個女人都是有過的，但可惜我表現得不很真實，因為我根本不認識她們，而且我是根據了一部分的事實而為她們虛構了兩個結局；也許破壞我的描寫的真实性就是這兩個結局。所以我不妨說這兩個女人是完全從想像中生出來的。否則一些讀者想到那個拋棄女學生生活，跑進工廠去做女工，把自己貢獻給一個理想，而終於走到一個官僚的懷裏去的女郎，不知道會起何等的痛惜的感覺。

在雨裏面周如水投黃浦江自殺了。單是一本霧已經使那個被單戀苦惱着的朋友「落到冰窖裏面去了。」爲什麼我現在還要來加上一個這樣的結局？是不是一定要把他推下那黑暗的深淵裏去？不！事實上我的本意恰和這相反，我想用這個來把霧給那朋友留

下的不快的感覺去掉。其實他早已忘掉了那回事情，而且已經和一個女人同居了。我要用雨來證明周如水並不是他，所以雨裏面的周如水的事情全是虛構出來的；不過像周如水那樣的性格要是繼續發展下去，得着那樣的結局，也是很可能的事。我親手殺死周如水，並沒有有一點留戀。然而他死了以後我却又禁不住傷心起來，我痛惜我從此失掉了一個好心的朋友。

雨出版過後不到一年我寫了短篇小說雷。這是我從廣東回來寄寓在北平一個新結婚的朋友家裏的幾天中間匆忙地寫成的。這小說似乎結束得太快，有許多地方都被省略了，後來纔在電裏面補寫出來。這樣一來我就無意地在「愛情的三部曲」裏面加進了一個小小的插曲。這應該放在霧和雨的中間。

我在旅途隨筆的第一篇海上的開端曾寫過這樣的話：

是五月的天氣，一個晴朗的早晨我離開了上海。那隻和山東省城同名的船載着我緩緩地駛出黃浦江，向南方流去。時候是六點鐘光景。

我是在前一晚上船的，有一個朋友同路。我們搭的是統輪，在船尾艙面上安放了帆布牀。那晚上落過大雨，把我們的牀舖都打溼了。有幾個朋友來船上送別，其中

有一個就留在船上和我們整整談了一個夜晚，一直到天明開船時，他纔跨着巨步上了岸，把他的頗長的身軀消失在碼頭上擁擠的人羣裏去了。這朋友是可愛的，他雖然平日被我們稱爲粗魯的人，我們都知道他是憎厭女性的，但他那晚上却帶了顫動的聲音向我們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祕密——他的戀愛的悲劇。去年裏先後有兩個女性這經過他，她們願意毫無代價地把她們的愛情給他，却被他殘酷地拒絕了。他這樣做，他自己也很感到痛苦，可是他並沒有一點悔悛，因爲他已經把自己奉獻給一個理想，他不能再有一點個人的感情了。

這朋友的敘述引起了我的讚美。自然在我的朋友間像這樣棄絕愛情的並不只他一個，但是也有不少人毫不顧惜地讓女人毀滅了他們自己，等到後來習慣了生活的苦味，說出抱怨愛情的話語時，已經是太遲了。我對他說，我要寫一本中篇小說，題名叫雷，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是帶了一點苦澀味的。

在同書的朋友一篇裏還有關於這個朋友的話：

世間有不少的人爲了家庭就棄絕朋友，至少也會在家庭和朋友中間劃了一個顯明的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過許多倍。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會親眼見過一

男人結婚以後就離開了朋友，離開了事業，結果使得一個粗暴的年青朋友竟發生了一個十分奇怪的思想，說要殺掉一個友人的妻子以儆戒其餘的女人。當他對我們發表這樣的主張時，大家都取笑他。但是後來我知道了一件事實：這朋友因為這個緣故便逃避了兩個女性的追逐。

因了這兩段話我的小說雷就被人謬作這個朋友的寫照了。這是一個誤會。

旅途隨筆的前一部分是在廣州機器工會的宿舍和中山大學的生物研究室裏面寫成的，那時候我白天到中山大學生物研究室去看蛙的生長或者跟着一個朋友研究羅廣庭博士的「生物自然發生的發明」，晚上一個人走回河南到機器工會去睡覺。

我幾次想提筆寫那計劃中的中篇小說雷，倘使我寫的話，雷的主人公就會真是那個願長的朋友了。但是那時我却寫了替達爾文學說辯護的文章和羅賓遜專上開玩笑，那筆鋒也點到了東方雜誌的編者的身上，所以我這篇文章便以「文筆太銳」，政體刺似不免稍甚，恐易引起誤會」的理由被東方雜誌拒絕登載了，而後來他在中學生月刊發表時又被東方雜誌的編者託人去關說把那「文筆太銳」的地方刪去了一兩處，以後便沒有引起誤會。不過我的文章受凌逼之刑，以還為第一次。

後來我在北平寫了雷，那時我的心情已有些改變，所以寫出來的並不是中篇小說，而且也不是拿那頗長的朋友做模特兒了。

德這個人也許是不存在的，像他那樣的性格我還沒有見過。他雖然也有他的弱點，他雖然不能夠固執地拒絕懋的引誘，但是他的勇氣，他的熱情，就像一個正在爆發的火山，沒有東西能夠阻止牠，凡是阻攔着牠的進路的都會被牠毀掉。牠的這種爆發的結果會帶來牠自己的滅亡。但是牠決沒有一點顧慮。這就像一些植物不得不開花一樣，雖然明知花開以後，死亡就會跟着到來，但是牠們仍然不得不開花。

德這個性格有時會叫人害怕，有時會叫人愛他，他的那樣匆忙的死實在叫人痛惜。懋和影愛他，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德死了。可是他的老鷹一般的影子到現在還在我的這張原稿紙上面盤旋。我寫德時雖然知道並不是在寫那個粗暴的年青朋友，但我仍然不能不想到他。我不但借用了他的兩件事情，而且甚至在小說後面附加了下面的一段後記：

提筆時我本來想寫一篇中篇小說，現在却寫成了這樣子，我最不安的是在一個混亂的情形下面槍斃了那個朋友。別的友人讀這文章也許會生出種種誤會。但那朋友

，我想，是能够了解的。我希望將來能够在一部長篇小說裏把那朋友復活起來。後來而被收進集子裏面時這附記是被刪去了。那時候我寫了電，我說我是拿那朋友做模特兒來寫了方亞丹。

平心地說起來，德也有點像那個年青朋友。他有德的長處，也有德的弱點。他有熱情，也有勇氣。有人怕過他，也有人愛過他；有人責罵他，也有人恭維他。但是真正了解他的全面目的，恐怕只有我一個入滯。所以他和許多人好過而終於決裂，但我和他却始終不曾鬧一次架；我也不會過分地讚揚過他。他不是德，唯一的理由就是他決不是一個像德那樣的極端主義者。他的一切和德的比起來都只有一半。而且當我寫這一段文章的時候我手邊還有他的一封信，裏面有着這樣的話：

××來信向我訴苦，說她這三個月來爲我而肺痛（她原也吐血，）苦得不堪，而且她用了使我不能完全了解的字眼警告我：「如果以後有什麼不幸的事情發生，我可沒有責任了，因爲我已把我的一切真情給朋友了。」朋友，竟有這樣不幸的人間悲劇：我愛□□，她却要弄到我吐血。××偷偷地愛我，愛到自己生病，而我竟不知道。……



總決不會寫出這樣的信來，方亞丹也不會的。但是我們能够不為這樣的信所感動嗎？讓我來祝福那個年青朋友早日恢復健康取得自己的幸福罷。

慧和影這兩個女子一定是有的，但我一時卻指不出她們的真姓名來。有人說慧是某人，影是某人，另一個人的意見又和第一個人的說法完全不同。我仔細想了一下，我說我大概是把幾個人融合在一起，分成兩類，寫成了兩個女子。所以粗略地一看覺得他們像某人和某人，而仔細地一看却又覺得她們與某人和某人並不相像。

雷寫成以後在文學一卷五號上面發表了。過了一個多月我開始寫第二卷的文學寫作長篇小說電，預備這樣來結束我的「愛情的三部曲」。

起初我的這小說的題名是雪，寫了幾章以後才改用了電這個名稱。為什麼要用一個電字？我的解釋是：「電裏面的主人公有好幾個，而且頭緒很多，牠復適合電這個題目，因為那裏面恰像有幾股電光接連地在漆黑的天空裏閃耀。」

這小說是在一個極其安舒的環境裏寫成的。我開始寫前面的一小部分時，住在北平

那個新婚的朋友的家裏，在那裏我得到了一切的方便，可以安心地寫文章，後來另一個朋友請我到城外去住。我去了。他在燕京大學辦事，住在曾經做過王府的花園裏面。那地方很大，白天衆人都出去辦事了，我一個人留在那樣寬闊的園子裏，過了三個星期的清閑生活，這其間我還遊過一次長城。但我毫不費力地寫完了電。

我說毫不費力，因為我寫作時差不多就沒有停筆沈思過。字句從我的自來水筆下面寫出來，就像水從噴泉裏冒出來那樣地自然，容易。但那時候我的激動却是別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整個心髓都放在那故事上面了。我所寫的人物都在我的腦裏活動起來，他們和活人沒有兩樣。他們生活，受苦，戀愛，掙扎，笑樂，哭泣以至於死亡。爲了他們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寫這文章，却是他們自己借了我的筆在生活。在那三個星期裏面我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只看見那一羣人，他們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動，不讓我有一刻的安息。

我的激動，我的痛苦，我的疲倦，恐怕只有那個請我來這裏寫文章的朋友知道。

我彷彿在參加一場大戰。我好像一個將軍在調動軍隊，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創造出來的兵卒）一個一個地派遣到永恒裏去。我寫了雄和志元的處刑，我寫了亞丹和敏的奇

異的死。我寫完了這小說。我差不多要哭了。隔岸觀火的生活竟然是這麼悲痛的。

小說寫成後我先寄了前四章到文學編輯部去，後面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回上海時帶去的，到了上海我纔知道這小說已經排好兩章，但終於因了某種特別的緣故，沒有能够發表。我便又把這小說帶到北平去。我和兩個朋友商量了一些時候，終於決定把牠在文學季刊上面發表了。

我把電的內容稍微刪改了一下，改動的地方很少，不過其中的人物凡在雨和雷裏面現過身的都被我改了名字，我當時曾作了一個表，現在就把牠抄在這裏：

佩珠——慧珠

仁民——仁山

志元——志成

劍虹——劍峯

陳真——天心

亞丹——繼先

彭——小彭

慧——一萍

敏——炳

碧——碧玉

德——宗

熊女士——洪女士

電在文學季刊上面發表的時候分作了上下兩篇。題目改爲龍眼花開的時候，另外加

上一個小題目——一九二五年南國的春天。作者的姓名變成了歐陽鏡蓉，的確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在上篇的開始我引用了新約啓示錄中的兩段話：

我又觀看，見一片白雲彩。在雲彩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着金冠冕，手裏拿着快鐮刀。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雲彩上的大牌喊着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那坐在雲彩上的便把鐮刀扔在地上。地上的莊稼就被收割了。

#### 第十四章第十四至十六節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地，因為以前的天和以前的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上上帝那裏降下來豫備好了，好像新婦妝飾好了等候丈夫。我又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中間。他要和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民，上帝要親自和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上帝也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死，也不再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為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

## 第二十五章一至五節

後面註明——「一九三二年五月於九龍寄寓。」

在下篇的開始我從新約約翰福音裏引了下面的四節：

光來到世間，人因為他的行為不好，不愛光，倒愛黑暗。……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

第三章第十九，二十節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第八章第十二節

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裏。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我不來審判他。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第十三章第圖十六，四十七節

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

第十一章第二十五，二十六節

後面加了一個小註：——「這後面本來還有一章結尾，現在被作者刪去。下篇到這裏便算完結。」最後也註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於九龍。」

這些都不是真話。我故意撒了謊使人不會知道這小說是我的作品。這種辦法在當時似乎是需要的。至少有兩三個朋友這樣地主張過。至於「結尾」呢，這小說本該有一個結尾，不過我還有機會把牠寫出來，寫出來也不能擔保就可以和讀者見面，所以我索性不寫了。其實這小說也可以就這樣完結的。也許會有人說還不能完結。然而生命根本沒有完結的時候。個人死了，人類却要長久地活下去。

我當時要使讀者相信歐陽鏡蓉是一個生長在閩粵一帶的人，龍眼花開的時候是費了一年半以上的時間在九龍寫成的一部小說，我甚至用了寬容這個名字寫了一篇題作偷使龍眼花再開時的散文，敘述也寫這小說的經過。這散文我沒有編進別的集子裏去，但我很愛牠，而且牠和電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我也把牠錄在下面：

從先施公司出來，伴着方上了去銅鑼灣的電車。

「到上面一層去罷，今天破個例，」我微笑地對方說。

方知道我的意思，他便不說什麼話，第一個登了梯子，我跟在他的後面。

我們兩個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把肘靠着車窗，看下面的街景。

「容，你的小說寫到多少頁了？」方忽然這樣問我。

「還只有你看見過的那些，這幾天簡直沒有動筆，」我不在意地回答着，我依舊看望下面的街景。

「你的小說打算發表嗎？」

「我不敢存還野心，」我一面說，一面掉頭驚訝地看他，因為我覺得他的聲音有些異樣。

「你不應該把我寫成那樣，你不了解我！」他辯解似地說。

「我的小說還沒有寫完呢！後面的結局你是不會想到的。但是你應該相信我，我不會不了解你。」

「那麼我等着讀你的文章罷……」他微微一笑，在這笑中我看見了寬恕。方先前還以為我誤傷了他，現在他却把我寬恕了。

在這次談話以後兩天方便走了。動身的前夜他自己送了一封信來，那裏面有着這樣的話：

「我知道我走後你的生活會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後我的生活也會更加寂寞，以後我也許會找到許多勇敢的朋友，但是恐怕再找不到一個像你這樣了解我的人。」他甚至說他願意聽從我的勸告，改掉一切壞習慣，試來把一個過重的責任放在他的肩上。最後他說他不願意我送他，因為他不肯讓我看見他流眼淚。

方，那個大孩子，他曾幾次徘徊在死的泥沼上，沒有動過一點心，他被好些女性稱為頑野的人，如今却寫了這樣的信。這友情給了我極大的感動。

我在孤寂裏繼續寫我的這部小說。我拿這來銷磨我的光陰。我寫得很慢，因為我的生活力就只剩了這一點。

龍眼花開的時候惠來了，她住在朋友家裏，每天總要過海來看我一次，她看見我努力在寫小說，就嘲笑說：「你在給我們寫歷史嗎？」

寫歷史，我的這管筆小呢。這倒使我覺得自己太冒昧了。我便分辯說：「為什麼要寫歷史？我們都還沒有把腳踏進過去裏面呢！」這時候我已經忘却我是一個垂死的人了。

惠翻看我的小說，她看見慧珠，看見小影，看見仁山，看見所有的人，她的臉上



露着溫和的笑容，彷彿就和朋友們在一起生活一般，這些人都是她的好朋友。

「容寫下去罷！」惠這樣鼓勵我。她同時却責備說：「只是你不應該把我也寫進去，一萍不像我！」她的責備裏沒有一點怒氣。我知道她喜歡這小說，因為牠給她引起了不少甜蜜的回憶。

「這只是一些回憶，不是歷史，我們的歷史是要用血來寫的。」她終於掩了我的稿本，微微嘆一口氣，說了上面的話。

惠在對面島上住了不到一個月，便拋下我走了。她有她的工作，她不像我，我是一個有痼疾的人。我不能够拿我的殘廢的身體絆住她。

「容，你多多休息，小說慢慢地寫，明年龍眼花再開時，我就來接你回到我們那裏去。」我送惠到船上，煙囪叫了三叫，她還叮嚀地囑咐我。她明白我的心很難把這離別忘掉。她的兩道細眉也微微皺了。

應該走的人終於走了。他們用他們的血寫歷史去了。我一個人孤寂的留在這租界地上，用病和小說來排遣日子。

方去後沒有信來，只寄了我兩本書。惠也沒有信。我知道這是他們的習慣。我知

道他們一定比我活得更痛快。

龍眼花開了，謝了。連菓子也給人摘光了。我的身體依舊和從前一樣。在這中間我緩慢地，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着，我終於完成了我的小說，寫到雄和志成的處刑，寫到彌先和炳的奇異的死。我彷彿像一個官長在調動軍隊，把這些朋友都差到永恆裏去。寫完這小說我忍不住伏在案上傷心地哭起來，如今我是一個隔岸觀火的旁觀者了。

像一個產婦把孩子生出來，我把我的血寄託在這小說裏面。雖然我已是一個垂死的人，但我的孩子會活下去的。我把他遺留給惠，讓她去好好地培養這孩子罷。我的身體是否還能够支持到明年春天，我不知道，然而倘使龍眼花再開放時，我還能够看見惠，那麼我一定要離這寂寞的租借地。我還記得惠常常唱的那一句話：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間不會多了，我就應該活牠一個痛快。」

一九三三年除夕於九龍

這篇文章所寫的事實全是虛構。只有關於方的一段有點根據。方就是高志元，那真實的事情我已經在前面敘說過了。惠和慧是一個人，但她究竟是不是某一個朋友，我自己的

也說不出來。

總之這文章的寫成與發表，雖有一種煙幕彈的功用，然而橫貫那全文的情調却極似我寫作電時的心情。所以牠依舊是一篇真摯的作品。從牠，讀者也可以看出我當時的苦痛的心情來。

電固然是「愛情的三部曲」的最後一部，牠不僅是雨的續稿，牠還是雷的續稿。有了牠，雷和雨纔能够發生關係。雨和雷的背景是兩個地方，雨裏面所描寫的是S.地的事情，雷的故事却是在E.地發生的。兩篇小說的時代差不多，雨的結束時間應該比雷稍微遲一點。周如水在S.地投江的時候，德已經在E.地槍殺了，

電和雷一樣也是在E.地發生的事情，不過時間比雷遲了兩年多。在時間上電和雨相距至多也不過兩年半的光景。在電的開始賢對李佩珠說：「你到這裏來也不過兩年多。

在雨的末尾，高志元，方亞丹兩人到E.地去時，李佩珠對他們說過，希望他們能够在那裏給她找到一個位置。也許他們到了E.地後不久就把她請了去，這是很可能的。這樣算起來，從雨到電中間就要不了兩年半的時間。

但在這兩年半中間，我們可以看見李佩珠大大地改變了，吳仁民大大地改變了高志

元也有些改變了，至少他的肚皮不痛了。方亞丹沒有大的改變，慧和兩年半以前的她比起來也沒有什麼差異，但是敏却完全成了另外一個人，影也有了大的進步。

這可祝福的兩年半的時間，正如仁民所說「現在的社會是一個洪爐」呵！

關於電我似乎有許多話想說，但是這裏却又不便把牠們全說出來。這本書是我的全部作品裏而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本，在「愛情的三部曲」裏面，我也最愛牠。

電不能說是以愛情做主題的，牠不是一本愛情小說，牠不能說是以革命做主題的，牠也不是一本革命小說。同時牠又不是一本革命與戀愛的公式小說。牠既不寫戀愛妨害革命，也不寫戀愛幫助革命。牠只描寫一羣青年的性格，活動與死亡。這一羣青年有良心，有熱情，想做出一點有利於大家的事情，爲了這他們就犧牲了他們的個人的一切，他們也許幼稚，也許常常犯錯誤，他們的努力也許不會有一點效果。然而他們的犧牲精神，他們的英雄氣概，他們的潔白的心却使得每個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淚。我稱我的小說做電。我寫這本電時，我的確看見黑漆的天空中有許多股電光在閃耀。

關於電裏面的人物我不想多說話。這部小說和我的別的作品不同，這裏面的人物差不多全是主人公，都佔着同樣重要的地位，而且大部分的人物，都不是實生活裏面的某人某人的寫照，我常常把幾個朋友拚合在一起造成了電裏面的一個人物。慧是這樣造成的，敏也是這樣造成的。影和羿，克和陳清，明和賢，還有德華，都是這樣地造成的。但我們似乎也不能夠因此就完全否認了他們的真實性。

李佩珠這個近乎健全的性格須得在結尾的一章裏面纔能够把她的全部長處完全地顯露出來，然而結尾的一章一時却沒有機會動筆了。這個妃格念爾型的女性，完全是我創造出來的。我寫她時，我並沒有有一個模特兒。但是我所讀過的各國女革命家的傳記却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吳仁民做了李佩珠的愛人，這個人似乎一生就離不掉女人。在霧裏面他有過蕊珠，在雨裏面他有過玉雯和智君；現在他又有了佩珠。但他已經不是從前的吳仁民了。這就是說他不再是我的那個朋友的寫照，他自己已經構成了一個獨立的人格，獲得了他的獨立的地位，而成爲一個新人了。

高志元也許可以說是不會改變，他不過顯露了他的另一面，但是他的健康的恢復會

使人不大認識他了。

我說過我是拿了那個瘦長的年青朋友做模特兒寫了方亞丹的。方亞丹和德不同，方亞丹不像一匹正在爆發的火山。雖然慧說他粗暴，其實他不能算是一個粗暴的人，那朋友還比他粗暴得多。那朋友對女人的態度是充滿着矛盾的。我知道他的內心激鬥得很厲害。他在理智上憎恨女人，感情上却喜歡女人。所以有人在背後批評他；口裏罵女人，心裏愛女人。他不懂這樣，他和別人爭辯不勝的時候就常常拉我去做他的擋箭牌。同樣他的對手也拉了我去對付他。所以有時候會有人從遠的地方寫信來徵求我對於戀愛的意見。有一個朋友因為被那年青朋友罵得沒辦法了，曾經寫過一封長信來報告他的戀愛的經過，要我下一個判斷。因了那年青朋友的行動，在外面就起了一個傳說：我和他還同一個廣東朋友，就是在濟南輪船的甲板上談了一夜的我們三個人，組織了一個反對戀愛的三人團。(五)我第一次聽見這傳說還是從他自己的嘴裏聽來的。那時他告訴我，他已經在秘密地講戀愛了。所以最近還有人問我：「三人團裏面已經有兩人破了戒約，你現在怎樣？」我只是笑笑謔了，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三人團的事情。

這些事方亞丹是不會做的。方亞丹高興的是和小學生在一起，或者忙着去養蜂。這事情那個朋友却也高興做。所以當我看見他和小學生在一起玩耍，或者忙着換巢礎毀王台，在蜜蜂的包圍中跑來跑去的時候，我也禁不住像李佩珠那樣地奇怪起來：「他這個粗暴的人怎麼可以和蜜蜂和小學生做好朋友？」

那個瘦長的朋友的確和方亞丹一樣是一個有孩子的心的人。我槍殺了方亞丹，我很悲憤失掉了這樣一個可愛的友人。但那瘦長的年青朋友還活着，聽說他已漸漸地克服了肺病。那麼我祝他能早早回到他的蜜蜂和小學生中間去。

慧這個人我自己也很喜歡。她那一頭獅子的鬃毛一般的濃髮還時時在我的眼前飄動。她不是一個健全的性格。她不及佩珠溫柔，明白，堅定；不及碧冷靜；不及影穩重；不及德華率真。但她那一瀉千里般的熱情却超過了她們大家。她比她們都大膽。她被人稱為戀愛至上主義者，而其實她的性觀念是很解放的。

(五) 我們三個人的確在一起反對過那個被寫作白鳥之歌的主人公的戀愛事件。

「我知道我活着的時間不會多了，我就應該活他一個痛快。」她常常唱的這一句話給我們暗示了她的全部性格。

敏和慧相愛過，但自由性交主義者的慧是沒有固定的愛人的。敏愛過慧，現在還在愛慧，不過現在他已經把愛情看得復輕了。他這個人在兩年半中間變得最多，而且顯露了一點精神異常的現象，使他帶了病態地隨時渴望着犧牲。他正如佩珠所說是一個太多感情的人，終於被感情毀了。他爲了纏綿那感情，就獨斷地一個人去做了那件對於大家都沒有好處的事情。

陳清這個典型是有模特兒的。那是一個敬愛的友人，他現在還在美國作工。他的信仰的單純與堅定，行動的勇敢與熱心，只有和他認識的人纔能夠了解。陳清的最後的不必要的犧牲，在我那朋友的確是很自然的事情。這事情從吳仁民一直到敏，他們都不會做。但陳清做出來却沒有一點不合情理的地方。這與他的性格很相合。不過這個典型的真實性恐怕不易爲一般年青讀者所了解罷。



賢這個孩子也是有棱特兒的，但是不只一個。我幾年前在一個地方看見他常常跟着「碧」東跑西跑，腦裏留了一個印象。然而我那時所看見的却只是他的外表，（不是面容，賢的面容是從另一個孩子那裏借來的，）所以後來寫賢時，我也是把幾個人拼起寫的，不知道怎樣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孩子。

關於電，可以說的話都說出來了。應該說的話似乎還有，但我也就不說了。我於是闔了那本攤開在我手邊的電。我這樣做了以後，我的眼前就現出了李佩珠的充滿着青春的活力的鵝蛋形的臉，接着我又看見被飄散的黑髮遮了半個臉龐的慧。我的心因了感激，因了鼓舞而微微地顫動了。我的靈魂被一種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的心裏充滿着那獻身的渴望。恰恰在這時候我的眼前顯現了兩張信紙，這是我想答覆而終於沒有答覆的一封信，所以我平日就把牠夾在電裏面。

我很久就想給先生寫一封信了，很久很久！先生的文章我真讀過不少，那些文章給了我激動，痛苦和希望，我老以為先生內文真是集合了民間青年人的，是寫給我

們青年看的。我有時候看到書裏的人物活動，就常常夢幻似的想到那個人就是指我！那些人就是指我和我的朋友，我常常讀到下淚，因為我太像那些角色，那些角色都英勇的尋找自己的路了，我依然天天在這裏受永沒有完結的苦。我願意勇敢，我真願意拋棄一切細束我的東西呵！——甚至愛我的父母。我願意真的「生活」一下，但現在我根本沒有生活。

我是個大學低年級生，而且是個女生，父母管得我像鐵一樣，但他們卻有很好的理由。——把我當兒子看，——他們並不像旁的女孩的父母，並不阻止我進學校，並不要強行替我訂婚，但卻一方要我規規矩矩掙好分數，畢業，得學位，留美國；不許我和一個不羈的友人交往。在學校呢，這環境是個珠香玉美的紅樓，我實在看不得這些女同學的樣子，我願找一條出路，但是沒有！這環境根本不給我機會，我屬自己，自己是個無用無恥的寄生蟲，寄生在父母身上，我有太高太高的夢想，其實呢，自己依然天天逃學校上講堂，回家吃飯，以外沒有半點事，有的男同學說我「好」，其實我比所有的女生更矛盾。

先生！我等候你幫助我，我希望你告訴我，在我這種環境裏，可有甚麼方法掙脫

？我絕對相信自己有勇氣可以脫離這家，——我家把他們未來「光耀門楣」的擔子已攔了一半在我身上，我也不願承受，——但脫離之後，我難道就回到紅樓式的學校裏？我真沒有路可去，先生！你告訴我，用什麼方法可以解除我這苦痛？我讀書儘力的讀，但讀書只能使我更難受，因為書裏閃着光明，而我只能遠望着光明搓手。我相信書本子不能代替生活！我更不信大學生們組織討論會，每星期討論一次書本子就算完成了青年的使命！誰知道我們這討論又給旁人有什麼裨益呢？只是更深的證明了我們這羣東西早就該死！

先生，幫我罷，我等待你的一篇新文章來答覆我，請你發表它，它會幫助我和我以外的青年的。

你的一個青年讀者

這個「青年讀者」不但沒有告訴我她的真實姓名，她甚至不曾寫出通信地址使我無法寄信給她。她要我寫一篇新文章來答覆她，事實上這樣的文章我已經計劃過了，這是一本以一個女子做主人公的家，（六）寫一個女子怎樣經過自殺，逃亡……種種方法，終

於獲得求知識與自由的權利，而離開了她的在崩頹中的大家庭。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樣的一本書寫出來對於一般年青的讀者也許有點用處。但是多忙的我什麼時候才有機會來寫牠，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我三年前就預告了要寫一部草，直到今天才動筆寫了三頁。另一本黎明，連一個字也沒有寫。明天的事是沒有人能夠知道的。說不定我寫完了這文章就永遠地擱了筆。說不定我明年又會瘋狂地寫牠一百萬多字。但我不能再給誰一個約言。那麼對於那個不知道姓名的青年讀者，就讓我把李佩珠介紹給她做一個朋友。希望她能夠從李佩珠那裏得到一個答覆。

爲了這三本小小的書，我寫了兩萬以上的字。近來我頗愛惜自己的筆墨不高興再拿文章去應酬人。這一次我卻自動地寫了這麼多的字，這也許是近於浪費罷。然而我在這裏所寫的都是真實的話，都是在我的心裏埋藏了許久的話。我很少把牠們對別人傾吐過。牠們就像火山裏的噴火，但是我用雪把火山掩蓋了。

（六）這就是最近出版的「春」

我自己這個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在平靜的表面下，我隱藏了那麼強烈的火焰。別人只看見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火，那火快把我的內部燒盡了。我害怕，我怕將來有一天牠會爆發。

這是我的靈魂的一隅，我以前不會為任何人開放過，但是現在我開始慢慢地啓這門了。

那麼我就索性把我兩年前寫過一段自嘲的話引用在這裏來作我這文章的牧尾罷：

一個人對自己是沒有欺騙，沒有寬恕的。讓我再來打開我的靈魂的一隅罷。在夜裏，我常常躺在牀上不能夠閉眼睛，沒有別的聲音和景象來纏繞我。一切人世的榮辱毀譽都遠遠地滑去了。那時候我就來做我自己的裁判官，嚴刻地批判我的過去的生活。

我的確犯過許多錯誤了。許久以來我就過着兩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掙扎，我像一個戰士那樣搖着旗幟吶喊前進，我詛咒敵人，我攻擊敵人，我像一個武器，所以有人批評我是一付機械。在夜裏我卻躺下來，打開了我的靈魂的一隅，

撫着我的創痕哀傷地哭了，我絕望，我就像一個弱者。我的心爲了許多事情痛楚着，就因爲我不是一付機械。

「爲什麼老是想着那憎恨呢？你應該在愛字上多用點力量。」一個熟識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

在過去我會被視爲憎惡人類的人，我會宣傳過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種種錯誤的頭銜加到了我的身上。爲了那恨，我曾求過凡字地寬恕，因爲他教過我愛；爲了那恨，我會侮辱了克魯洵特金，因爲我使人誤解了他的學說，那憎恨所帶給我的苦痛確實是太多太多了……

許多人指摘過我的錯誤了。有人說世界是應該用愛來拯救的。又有人說可憎的只是制度不是個人。更有些人拿了種種社會科學的術語來批評我的作品。他們說我不懂歷史，不懂革命。他們說這一切只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的悲哀，他們說不能夠體驗實生活。

我也曾將這些批評仔細考察過。我並且早已用事實來回答了他們：我寫過十三四萬字的書來表示我的社會思想，來指示革命的道路，我在許多古舊的書本裏同着法

俄兩國人民經歷過那兩次大革命的艱苦的鬥爭，我更以一顆誠實的心去體驗了那種多變化的生活。我給自己建立了一個堅強的信仰。從十五歲起直到現在我就讓那信仰指引我。

我是淺薄的，我是率直的，我是愚蠢的，這我都承認。然而我却却是忠實的，我從不會讓霧迷了我的眼睛，我從不會讓激情昏了我的頭腦。在生活裏我的探索是無休止的，無終結的。我不掩飾我的弱點，但我不放鬆牠，我極力和牠掙扎，結果就引起了一場鬥爭。這鬥爭是激烈的，爲了牠我往往熬盡了我的心血，而我的矛盾就從此產生了。

我的生活裏是充滿了矛盾的。感情與理智的衝突，思想與行爲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愛與憎的衝突，這些織成了一個網，把我蓋在這裏面，牠把我拋擲在憎恨的深淵裏，讓狂濤不時來衝擊我的身體。我沒有一個時候停止過掙扎，我時時都想從那裏面爬出來，然而我始終不能夠弄破那矛盾的網，那網把我縛得太緊了……沒有人能夠了解我，這因爲我自己就不肯讓人了解……人只看見過我的笑，卻沒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來養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強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所憎恨的對象描畫成一個可憎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牠變成了一個極其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愛極力催殘使牠變成憎恨。然而我的這種努力依舊沒有大的效果。

這一切在別的人看來也許全是不必需的，他們也許會以為我是被霧迷了我的眼睛。其實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過是一個過渡時代的犧牲者。我不能夠免掉這一切，完全是由於我的生活的態度。我是一個有血有肉的青年，我生活在這黑暗的混亂時代裏面。因為忠實：忠實地探索，忠實地體驗，就產生了種種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夠消滅牠們。我固然有一個堅強的信仰，但我卻不是像克魯泡特金那樣純潔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亞葉夫那樣意志堅強到了極點的人；我只是一個極其平凡的青年。我的一生也許就是一個悲劇，但這是由性格上來的（我白小就帶了憂鬱性，）我的性格就毀壞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苦痛中得到滿足。有人說過革命者是生來尋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個革命者，但我卻做了一個尋求痛苦的人了。我的孤獨，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已去找來的。對於這我不能夠有什麼抱怨。

我承認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倔強的，我承認我已經犯過許多錯誤。但這全不是



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過。那責任應該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來負擔。也許我會爲這些錯過而受懲罰。我也決不逃避。自己種的苦果就應該自己來吃。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命運。做了這過渡時代的犧牲者的並不是我一個人。我甚至在像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柏洛夫斯加亞，妃格念爾這般人中間發見和這類似的悲哀，雖然他們的成就是我萬不敢想象的。

然而不管這些誤錯，我依舊要活下去，我還要受苦，掙扎，以至於滅亡。

那麼在這新年的開始就讓我借一個朋友的話來激勵自己罷：

「你應該把你的生命之船駛行在悲劇裏（奮鬥中所受的苦痛，我這樣解釋悲劇，）在悲劇中振發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創造。只要你爲中途所遇的災變而覆船，則盡力爲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擋一切苦痛，串演無數悲劇，這才算是一個人類的戰士。」（七）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寫完

（七）見文學二卷一號新年武筆二，用「比金」的筆名發表。

原书空白页

霧

夜來了，是海濱的一個靜寂的夏夜。

海水靜靜地睡着，只有些微的軒聲打破夜的單調。燈塔裏的光亮在黑暗的水面上微微抖着，顯得太渺小了，孤獨的維持着牠的那種慘淡的生存。

離海有里多路遠近，是那荒涼的街市，在夜晚更是寂靜了。雖然是夏夜，但夜晚從來就很涼爽，海風微微吹着，把日間的熱氣都驅散了。使那些白日裏奔波忙碌的人可以安靜地睡下來。也有些人不忍辜負這涼爽的夜晚，便擺了椅子在門前，和鄰居們閒談着他們生活裏的種種事情，而最惹起他們注意的便是那一所新式建築的海濱旅館。

這四層的旅館孤零零的高聳在那些鄰近的簡陋的矮屋上面，顯然是位置在不適宜的地方。牠驕傲地俯瞰着那些矮屋，而且以牠的富麗的裝飾，闊綽的住客，和屋前的花園向牠們誇耀。

在夜裏和在白晝一樣，這旅館和那些矮屋依然是形成了兩個階級，過着兩種不同的生活。在旅館裏燈燭輝煌，人們往來，似乎比在白晝更顯得活躍了。

一輛汽車在旅館的大門前停住，車夫下來開了門，一個瘦長的青年彎着身子從車裏走出來，立定了身子帶着好奇的眼光向四處探望，似乎有點奇怪：這樣的旅館竟然位置在如此荒涼的街市中間。

從旅館裏走出來兩個侍役，都帶了恭敬的笑容，一個從車夫手裏接了那兩件並不很重的行李，一個領着青年慢慢地走過那微微潤溼的草地，向裏面走去。

踏上了石階那青年昂然走進廳內，不幾步便看見一個年青女子從樓梯上走下來，穿的是白夏布短衫和青裙子。她有一張豐腴的臉，白中透紅的皮膚，略高的鼻子，和一對星一般明亮的大眼睛，左眼角下嵌着一顆黑痣，嘴邊露着微笑。

他望着她，呆了一下，過後就驚喜地叫起來：

「密斯張。」

她馬上停了脚步轉過身子驚訝地把他望了望，忽然微微張開嘴，嘴脣一動，她微笑了，便迎着他走來，眼睛光閃閃地問道：

「周先生嗎？幾時回來的？」

「快有一個星期了，」他愉快地回答着。「我去看劍虹，說要到這裏來小住一些時候，他說密斯張也在這裏，要我來看看你，想不到一到這裏就遇見了，真巧得很。」

「是的，真巧。我也想不到周先生會到這裏來。劍虹先生前兩天有信來也不會提到周先生回國，所以我不知道，」她歇了歇，不停地用她那光輝的眼睛看他，態度很大方。他還來不及想到適當的話語時，她又接着說下去：「我打算在這裏住過這個暑假，順便溫習功課。今年我不回家去。一個人住在這裏雖然清靜，只是讀書沒有人指導也不方便。現在周先生住在這裏我便可以常常向周先生請教了。」她的臉龐上籠罩着一道喜悅的光彩。顯然是她很高興這次的意外的會面。她的家是在鄰近一個城市裏，搭小火輪去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她說了今年不回家的話。

「密斯張，你太客氣了，我哪裏配說指教人？我們在一起研究就是了，」他謙遜地說着，心裏很高興。

「我說的是真話，倒是周先生太客氣了。以後請教的地方多着呢！」她還想說下去，忽然瞥見那兩個侍役，一個提了行李，一個垂着雙手，都恭敬地直立在旁邊帶笑地看

他們兩個說話，她便覺察似地說：「周先生的房間定了嗎？我現在不打擾周先生了。……我就住在二樓十九號房間，周先生有空請來玩。」他說着和他點了點頭，就走進旁邊的一間題着「閱報室」的屋子去了。

這裏周如水也對她點了點頭，帶笑說：「等一會把房間弄好，就過來看密斯張，」於是跟着侍役上了樓。

在三層樓上一個房間的門前侍役停住了，那個空手的侍役掏出了鑰匙開了門讓周如水進去，接着另一個侍役也提了箱子進來。

「就是這個房間，周先生看中意嗎？」那空手的侍役這樣說了，又接着說一些形容這房間的優點的話，便抬起恭敬而急切的臉靜候着他的回答。

周如水向四面看了一下，覺得這房間大小還中意，陳設也適得去，便點頭答道：「還可以。」他看見窗戶大開着，便走過去從窗戶望外面，遠遠地是一片黑暗的水，一絲燈光在水面蕩漾。涼爽的空氣迎面撲來，他覺得十分爽快，抬頭去望天空，滿天的星斗在搖晃。他又把頭埋下去看，從各個窗戶裏透出來的燈光正照耀在草地和矮樹上。

「這個很不錯！」他於是回過頭來向侍役稱讚了一句，又問：「這是多少號房間？」

「三十二號，」侍役得意地答道。這時那個提行李的侍役已經走出去了。

「先生沒有用過晚飯嗎？」侍役又問。

「喫過了。你給我弄點茶來罷，」周如水說着，就脫下他的太陽呢的西裝上衣往衣架上掛去。

那侍役答應了一個「是」字，往外面走了。

房裏剩下周如水一個人。他望着那五十支燭光的電燈泡，慢慢地噓了一口氣，又把眼光移上去看那畫得有花卉的方燈罩，於是把那把有清白布套的躺椅上坐下去，慶幸似地自語道：「在這裏該可以有一些時候的安寧了，一定要有一點好的東西寫出來才好。」他微笑着閉了眼睛來體會這安靜的快樂，而那白衣青裙的影子卻突然闖進他的眼簾來。

一年前的印象浮上了他的腦海。那時他從日本回來，在他所尊敬的前輩友人李劍虹的家裏遇見了一個使人一見就起了新鮮感覺的女郎，就是這白衣青裙的裝束，雖然很樸素，却有著超於那般豔裝女子以上的吸引力。她那一雙明朗的大眼睛照亮了她的全個安排得很適當的臉龐。同時她的一舉一動都保留着少女的矜持和驕傲。近幾年來他的頭



腦裏裝滿了不少日本女子的面影，那些柔媚得好像沒有骨頭，嬌豔得好像沒有靈魂的女性，他看得够多了。出乎意外的，他發見了這樣的一個女人。於是他帶着好奇的，景慕的，喜悅的感情和她談了一些話。她的思想又是那麼清楚，使他十分佩服。分別的時候，她和他不過見過兩三面，而她的姓名就深深烙印在他的腦裏了，這是三個美麗的字：張若蘭。

以後在東京的一年中，他並沒有忘記過這個美麗的名字，他常常回憶起她那明眸皓齒的面龐，就彷彿在黑暗裏看見一線光亮。他好幾次想寫信給她，而且已經開始寫過了，但終於不會寫好一封，她也沒有信來。他很想知道她的消息，他鼓起了絕大的勇氣，纔在給李劍虹的信裏，附加了一句話，問到她的近况。那個前輩的友人似乎不知道他的心理，雖然在回信裏把她讚揚了一番，卻把她形容做一個高不可攀的女人，這反而把他的勇氣趕走了。他以後也就再不會提起過這個名字。

但是如今他卻在這裏見着了她，而且是同她住在一個旅館裏。以後他每天都有機會看見她，她還說過求他指教的話。

他這樣想着，快樂從心底升了起來，漸漸地膨脹着，使得他的全身身子因發熱而顫

掛了，他靜靜地在轎椅上坐了一些時候，後來實在忍耐不住站起來在房門裏踱了一會，便急急走出房門，往二樓下去了。

他毫不費力地找到了十九號房間。他懷着一顆跳動的心站在房門前。他並不即刻敲門進去，他遲疑了一些時候，纔把兩根指頭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房裏的腳步聲響了，他連忙往後退一步。房門打開，射出一股綠色的光。她出現了，蒙着淡淡的綠光，她的金鬚身子帶着一種異樣的美，兩隻晶瑩的眼睛射出悅的光彩，在他的臉上盤旋。

「請進來罷，」她笑着說，纔露出一排白玉似的牙齒。她退後一步，身子往旁邊一側，讓他進房去。

一盞綠色燈罩的桌燈放在一張小小的寫字檯上，桌子前有一把活動椅，周如水在椅上坐下後，略一掉頭，就瞥見桌上那本十六開本的婦女雜誌，是新出的一期，上面正載着他寫的兩篇童話，而且編者在「編輯餘談」中還寫了過分推崇的語句，說他是留日的童話專家。現在他在她的寫字檯上發見這雜誌，彷彿覺得他已經讀了自己的文章，並且加以讚美了，於是臉上浮出得意的微笑，不覺把雜誌接連看了幾眼。

她好像知道他的心理似的，馬上笑着說：「這雜誌已經讀過了。是因為在報上看見

廣告，知道有關先生的文章，所以特別買來看的。周先生的文章真好！」

他聽了這樣的讚語，心裏雖然很高興，臉上卻做出不敢承受的樣子，略略羞憤地謙遜道：「不見得罷。不過是一時胡亂寫成的，真值不得密斯張一讚呢！」同時他卻暗地悔恨自己爲什麼寫作得那樣慢，不會多寫幾篇出來。這樣想着，他的腦裏浮出了新近寫成的那一篇短文的大意，覺得如果把這意思向她表白了，也許她會更了解他，讚美他罷。

他正要開口，但看見她的平靜而矜持的笑容，他又覺得自己的勇氣漸漸在消失了，似乎這些意思她已經知道了，說出來反會使她非笑他的淺薄。不過話快說出口又不好收回去，便改口問道：「密斯張喜歡童話嗎？」

「是，」她微笑地回答。「讀了童話就好像回復到童年時代去了，有時候甚至忘了自己是成人，彷彿真個做了孩子。而且周先生寫的童話可說是美麗的散文詩。離我們成人比較更近一點，所以我更喜歡。」

這一來便鼓舞起了他的勇氣，他終於用力說出他理想的話：「密斯張的話真不錯。我以爲童話便是從童心出發以童心爲對象而寫作的一種藝術。這童心記得有人說過共有

七個本質，就是：真實性，同情心，驚異力，想像力，求知心，愛美心，正義心。我以為這話並不錯。這幾種性質兒童具有得最完全，而且也表現得極強烈的。童心之所以可貴，就是因了有這幾種性質存在的緣故。因此我便主張童話不僅是寫給兒童讀的，同時還是寫給成人讀的，而且成人更應該讀，因為這可以使他們回復到童心。童心生活的回復，便是新時代的萌芽。說到這裏，他變得很激動了。一方面他想把他的思想在她的前面表現得更偉大，更美麗，使她更看重他，一方面他這時候確實真摯地感到一切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在於童心生活的回復。於是一種含糊的崇高的感情鼓動着他，使他的瘦長的臉上現出光彩，而變得美麗了。他彷彿在對着一羣崇拜他的聽衆作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一般。

在腦裏逗留着他的謙遜而溫和的面貌的張若蘭，這時候奇異地發見了他的另一種面貌，她並不注意地聽他的話，只顯出神地看着他，但並不顯出癡看的樣子，依舊留着矜持的笑容，所以他也不覺得。

他說完，馬上又變得很謙遜了。他甚至畏怯地等着她的回答，好像在學校讀書的時候等教師報告成績一般。

她覺得他的像珠子滾得那樣急的聲音忽然止住了，房裏馬上恢復了靜寂，沒有一點聲音，她驚覺起來，對他點着頭接連地說：「周先生的意思很不錯。」其實她並沒有完全聽清楚他的話，而且也不會去思索判斷他的見解是否正確，不過她相信他多少是有理由的。

看見她表示贊同自己的意見，他變得更高興了，便繼續說：「我近來新寫了一篇題作重心生活的回復的文章，就發揮這意思。劍虹已經看見過了。改天再送給密斯張看，請密斯張批評。」他說了，又講出那捨不住的孩子似的滿意的微笑。

「這倒可以不必，」她帶笑地答道。「既然劍虹先生看過，那一定很好。我只希望牠早點在雜誌上印出來，大家可以看看。我想等着看牠的人一定很多。」

於是兩人又談了一些關於文章和思想的話，房裏那一架掛鐘突然響了，沉重的金屬的聲音在靜夜的空中盪漾着，恰恰響了十下，周如水雖然還想再在這房裏留一些時候，但一想到夜已經不早了，似乎應該讓她休息纔是，便下了決心告辭出來。張若蘭還把他送到門口。

周如水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很緩熱，臉上還浮着笑容，耳邊也留着她的清脆而柔

軟的聲音，他便在躺椅上坐下來，望著電燈罩，回想着她的容貌和舉動。甚至她說話時怎樣微微偏著頭，怎樣常常玩弄着衣角，怎樣把一雙大眼望着他的眼睛，怎樣把肘壓在靠背椅上，垂着眼皮半羞澀地看自己的裙子；這一切他都回想遍了，有些甚至是先前他不曾注意到的，如今都恍然記憶起來了。

他又把頭埋下去往四周看，覺得自己的房間布置得沒有她的那樣好，雖然她的房裏並不比自己的多些什麼東西。這樣想着，他又嫌自己的房間太冷靜了，太寂寞了。她的房裏是那麼溫暖。

他又想明天怎樣見她，怎樣和她談話，以後他們的友誼又怎樣親密起來，以及以後的種種事情。但忽然他又記起友人陳真的話，於是失笑地自語道：「怎麼我一見面就和她談思想，談空話，為什麼不談些更有趣味的事情？這樣好的機會都不知道利用，我真傻。陳真說我一輩子找不到愛人。他也許有理。」說到這裏，他不覺自己埋怨起來，他後悔不該把這樣的好機會白白放過，他想必許今晚的談話會給她留一個不良的印象，她也許會暗地笑他是一個書獃子，那麼以後任是怎樣努力，恐怕也難有辦法，他愈加往下想，愈加悔恨。

過了一些時候，他的思想又轉換了方向，他用手在眼前拂了幾拂，好像要拂去什麼幻象似的，隨後又自己辯駁道：「一見面怎麼就想到戀愛？雖然以前見過幾面，但也並不怎麼相熟呢！……況且她又是大學生，和別的女子不同，和她談思想，倒也並不唐突。」他這樣想着，心便漸漸平靜下去了。於是他屏絕了一切的雜念，站起來關了燈，靜靜地立在窗前，望着那黑暗的海和燈塔裏射出來的顫抖的微光。他不用一點思想。他只是讚頌着自然界的莊嚴與偉大。

## 二

一個星期過去了。

在一個早晨，天還沒有大亮，東方纔開始發白，黑色的天空漸漸在褪色。空氣裏還充滿着夜的香氣，周圍很靜寂。這時兩個青年的脚步聲在潮溼的草地上微微響着。他們走到大門口，管門人已經起來了，便給他們開了門。

他們慢慢地在那寂靜的街上走着，腳踏在柔軟的土地上並不費力。兩旁的房屋模糊

地現露在他們的眼前。有幾間房裏起了人聲，但很低微，輕輕地隨着曉風逃走了，並不留一點餘音在行人的耳裏。空氣裏帶了清晨的寒意。街道上只有他們兩個的有規律的腳步聲寂寞地響着。

他們並肩走着，不過距離得並不十分近；一們是年青女子，有一頭波紋的黑髮飄蓬在腦後，穿了一件白色短衫，繫一條青裙；另一個瘦長的男子，穿着一身太陽呢的西裝。他們便是住在海濱旅館裏的周如水和張若蘭。

他們走過那一條較長的街市，天空已經變成了藍色。他們又轉了兩個彎，便到了海濱，一片白亮亮的水橫在他們面前，岸邊是一帶窄的沙灘，潮來時會全被淹沒，現在潮已退了，海水在微微私語，緩緩地和岸邊接觸。沙灘上還很潤溼，有幾個岩石般的大石塊凌亂似地堆在那裏。岸邊還有些石級。

他們站在岸邊，望着水天分不清邊際的地方。海風灑和地吹拂着他們的頭髮和衣服。張若蘭讓她的濃密的黑髮給風吹着，只用手按住裙子。她的髮經風一吹，飄蓬得更厲害了，牠們隨風的來去而波動而起伏，一方面顯得更濃，一方面又顯得更軟，同時一股一股的香氣從那裏發出來，隨着風直往周如水的鼻裏送。



周如水故意站得離她遠一點，只顧偷眼去看她的頭髮，不覺從心裏湧起了讚嘆。「好美麗的髮呀！」他還像想，於是從日本婦人的大得可怕的高髻那裏感到的對於女人頭髮的憎厭馬上消滅了。這時天空已由深藍變為明亮的淺藍色，粉紅的雲彩掛在他們的頭上，天快大亮了。

「今天我們真早，」她笑着回頭對他說。

「是的，空氣多麼清新，自然界多麼美麗，……」他很高興地說。

「早起倒很好的，」她再說一句，兩人便向前走了。

他們走到岩石旁邊，正好有兩塊岩石離得不遠，他便提議說：「我們還是在這上面坐一會兒罷，太陽馬上就要出來了。」

她用手在岩石上摸了一下說：「這上面是溼的，」便掏出手巾拭乾了坐下去。他也在另一塊石頭上坐了。兩人都閃閃地望著天際發光處，等着看那日出的壯觀。

天邊漸漸地亮起來，這時好像誰在那淡青色的天畔抹上了一層粉紅色；在粉紅色下面隱藏着無數道光。忽然間彷彿起了一陣響聲似的，於是粉紅色的雲片被衝開了，天空頓時開展起來。一輪珠紅色的太陽接着從天際慢慢地爬上來。軸一搖動，就好像發出

了大的響聲。牠終於爬上了水面。在牠的下面有一片紅光承着牠。牠升高，紅光也跟着伸長，牠愈往上升，牠的光芒也愈大。在短時間以後太陽已經離開了水面，而逐漸變小了。同時牠的身體也漸漸由珠紅色變為金紅色，霎時間霞光就佈滿了半天，維護着這一輪金光燦爛的朝日，水面上也盪漾着無數道金光。天空中好像奏着一曲交響樂，一片響亮的曲調送入人們的耳裏。

他們這許久都不會說過一句話，只是帶了讚嘆和驚奇的眼光靜觀着這眩目的景象，甚至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形容詞來讚美牠。直到後來天空的交響樂停止了，一切恢復了平常的狀態，海岸也不再是像先前那樣地冷靜了，有幾個青年或中年男子在沙灘上閒步，還有兩三個半赤裸的貧家小孩在地上拾貝殼。這時候他們纔覺過來，覺得在這裏久坐也沒有意思，便姑起在海濱走了兩三轉，就離開了。

兩人信步走着，走入街市，到了一家湯麵店門前，店裏擺了幾張小桌子，都坐滿了人，只有靠裏的一張還空着，地方雖然不十分明亮，但座位還清潔。他們進去要了兩碗湯麵來，他們捧了碗，望着在碗裏水面上浮着的幾個大湯糰，又從心裏浮起樸實的微笑，這樣大的湯糰他們還沒有見過。他們舉了箸去挾湯糰，同時又擡眼望四座顧客。那些

人都有着誠實而近於愚蠢的臉和袒露的毛胸，他們把那樣大的湯糰一口一個地挾往口裏送。

「周先生，你看，」張若蘭低聲對周如水說，於是好奇地笑了。

周如水的臉上浮出感動的微笑，素來厭棄都會文明，讚揚自然美而主張土還主義的他看見這些樸實的漁夫們怎樣地喫他們的早餐，從那種把這簡單的食品當作盛饌似的很起勁地喫着的樣子，他不覺體會到了喫的滋味，他想真正懂得喫的恐怕還是他們那班人罷。於是他回過頭對張若蘭一笑，並不說什麼，就用箸把一個湯糰弄成兩半，挾了半個送進口裏，慢慢地嚼着，一面和她談話。

這時一個穿白布衫的十七八歲的女郎從外面進來，手裏端着碗，腦後垂了一根辮子。衆人的眼光都轉注在她的臉上。她似乎並不覺得，態度很安詳，笑着和那掌鍋的說話。

張若蘭微笑地放下碗，指着這女郎對他低聲說：「她就是這裏的『湯糰西施』，旅館裏許多客人都常常特地跑來看她！」她說了又抿嘴一笑。

周如水聽了這話便把眼睛往那邊去看，只見見女郎的側面：是瓜子般的臉龐，前面

披著劉海，後面垂着一根鬆鬆的辮子，相貌還過得去。她偶爾回過頭，便被她看見了她那對活潑流動的眼睛。他們的眼光碰在一起了，她若無其事地對他笑了笑，又把頭掉了過去。他的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動。他望著她出神。

「周先生，」張若蘭在旁邊喚他，他驚覺地掉過頭去，看見她在抿嘴笑。他不懂得她在笑什麼，又不好問她，正納悶着，忽然覺察出來自己手裏還挾着一個湯糰，於是恍然明白了自己方纔的那種呆相，不覺紅了臉，便低下頭只顧去喫碗裏的湯糰。很快地就喫完了。他正預備付錢，卻被張若蘭先付了。這個他覺得很抱歉。

他們從湯糰店裏走出來，太陽已經高掛在天空了。陽光焦炙地射在人的頭上，街上也比較先前熱鬧了許多，因此更使人感覺到熱意，周如水的頭上開始出了汗，便把西裝上衣脫下來搭在左腳上。他們只顧談着，又走過一條比較僻靜的街，矮屋的門前有幾個婦人和女孩忙著補漁網，她們一面工作一面說笑，有二三個婦人的已經成了黧黑的臉，還蒙着焦熱的日光，但她們一點也不怕。有一個年紀較大一點的敞開了衣襟，露出胸前的一對大奶，這和頸項以上的肉成了兩種顏色，而且很顯然看得出邊界。

他們走過時，那些樸實的臉都帶了驚異的神色望他們，他在他們的後面響着神秘的

笑語聲，這景象在他還是第一次看到，但是他並沒有憎厭的感覺，他反而覺得自己多少有點喜歡這一幅簡單樸實的圖畫。這時他已經跟着她轉了彎，走入大路去了。

在右邊高聳着旅館的樓房，窗戶都開着。牆壁上塗着燦爛的金光。馬路上只有寥寥幾個行人。左邊有一條幽靜的小路，路略往下傾斜，引入一片菜畦，似乎還可以達到那遠處的一帶樹林。

他們走過旅館門前，看見侍役正引着水管在草地上澆水。地上盡是絲絲的水點。周如水揉了揉衣出來看，還不到九點鐘，便指着樹林那方面提議道：「那邊我還沒有去過，密斯張現在高興和我同去嗎？」

「只要周先生肯去，我當然可以奉陪的，」她微微笑着說了。周如水不禁想道：「好溫柔的聲音呀！」

兩人轉入小徑，走不到多遠，路漸漸地變得很窄了，只可容一個人通過。一邊是長春籬掩着的土牆，一邊是被柳樹劃分了界限的斜坡和菜畦。張若蘭在前面走，周如水跟在後面。柳條垂下來，常常阻攔着他們的進路，他們用手把他披開了。兩人離得很近，張若蘭覺得周如水的熱氣噴到了她的耳邊和頰上。她的女性的敏感的心還可以分辨出

他的急促的呼吸。她本不覺地紅了臉，把腳步放得快一點。然而走不到幾步她突然停止了。在她的面前一隻蝦蟆蹲着，她想讓牠跳開，牠卻不動，她使用腳輕輕地把牠撥開了。

在她後面走着的周如水只輪跟着她的腳步走，不留心地要中途停住，待急忙收了腳步時已經略遲了。他的嘴幾乎吻到她的柔髮，他的身子幾乎貼在她的衣服上面，他彷彿看見她的肩在微微抖動，似乎也感到了她的胸膛的起伏。一陣髮香和肉香合起來直往他的鼻裏送，這香味頗似麝香，但又沒有那樣強烈；似乎是淡淡的清香，但又多少有一點膩，而且異常沁鼻。這香氣使他無意地聯想起那粉嫩細膩的皮膚，其實這四個形容字是不够的，似乎還有一種性質不曾被表示出來，但他自己也找不到適當的字來形容牠。他連忙往後退了一步；他惶恐地默默望着她的背影。那一般異樣的香味又沁入他的鼻孔。他非常激動。一股激情抓住了他。他的身子突然顫抖起來。他想喚她，他想走上前去擁抱她。但他馬上又覺得自己的勇氣逐漸在消失了。

她並不回頭看他，便又拔脚前進了，不過走得很慢。她的裹着黑色長統絲襪的腿在那蜿蜒的小徑上緩緩地動着，很有規則，好像很熟練似的。他自己一面跟着她走，時

時望着她的不會被裙子蓋着的腿，心裏充滿着快樂。

這時路變得很寬了，雖然是崎嶇不平，走起來也不十分困難。路的兩旁都種着柳樹，下邊是水溝，路突出在中間正好像一段堤岸。柳葉隨着風微微舞動，有時候就儘要拂到他們的頭上來似的。

他們走過了這段路，水溝沒有了，旁邊是菜畦，有幾個穿了藍布衫頭上蓋着白帕子的農婦在田裏工作，路旁有些蘋果樹，枝上掛了好些青色的嫩蘋果。在不遠的地方音樂似地響起了蟬的催眠的歌聲。

「鄉間真好，一切都是和平的，親切的，美麗的，比在都市裏吸灰塵好過十倍！」周如水滿意地稱讚道。的確在這裏沒有都市裏的喧囂，沒有車輛，沒有灰塵，沒有 *noise* 的氣味，沒有淫蕩惡俗的音樂，沒有奸猾詭笑的面孔；在這裏只有樸實的，和平的，親切的自然的美，而且差不多是原始的美。他的土還主義在這裏得到了絕大的證據。雖然他並不會熟讀過室伏高信的文明之沒落等著作，而且便是那一本土還也只翻閱了前面的十幾頁，（這理由是他不喜歡室伏高信，）但他已經覺得自己的土還主義是非常堅固無可動搖的了。

「我也喜歡在鄉下住，每年暑假我都要到鄉下去住的。明年畢了業，我也不願意在都市裏做事情，還想到鄉裏去辦小學校。」她這樣表示了她的意見，很使周如水高興，他這時記起了她是學教育的，與自己的所學相同，而且志願也差不多。這幾句簡短的話給了他一個很好的印象。她說話的態度很真摯，不像是故意說這些話來迎合他的心理。因此他覺得他們是更近於互相了解了。

於是又談到關於太陽的話，張若蘭說：「我以前簡直夢想不到日出是這樣的美麗。」說了美麗，她又覺得這兩個字不恰當，便改口說了一句：「這樣的莊嚴。」她歇了歇又說：「要不是周先生提醒我，我今天決不會有這眼福，所以我應該感謝周先生。」她說了便掉過頭來微笑地看他，兩隻晶瑩的眼睛裏表示着口裏所說不出來的深意。

這使他感動，使他滿足，使他陶醉，他覺得自己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快活過。他的臉上現出得意的笑容，甚至因了這得意而紅了臉。於是許多的警句又湧現在他的心頭，鼓舞着他用激動的聲音說出下面的話：「太陽真是偉大！牠使萬物生長發育，牠到處撒布生命，牠沒有差別地照耀着各處，使任何地方都得着光明，記得日本童話作家小川未明說過『母親是太陽』的話，把母親比作太陽，這是再恰當不過的，因為母親對於子女的



護確實是像陽光那樣地普遍。子女無論到什麼地方，母親的愛都跟隨着，恰像萬物無論地位或高或低都可以享受到陽光那樣。」

「周先生的話說得很不錯，只可惜我的母親已經不在這世界上了。」她突然閉了嘴，聲音裏略帶一點悲愴。

他自己本來已經被愁思侵襲着，這時忽然聽見她說了那句話而且聲音也改變了，便喫驚地看她的臉，但是她早把臉掉開去望別處了。他看見她的波紋的頭髮，便忘記了自己的事。他變得惶恐起來，想找話去安慰她，但猶於言辭的他一時卻想不出適當的話。兩人還是默默地走着。

「我不該說這樣的話使密斯張傷心，我本來不知道密斯張是沒有母親的，劍虹也不會告訴過我，」他終於說了這抱歉的話。這話果然有了效力。她回過頭來，臉上雖然仍帶威容，但已經漸漸開展了。兩隻眼睛光閃閃的，裏面沒有淚珠，卻含着深的感激。她慢慢地說：「這和周先生的話沒有關係，我自己不過偶爾想起罷了。周先生的話說得真好。我真羨慕你，你有那樣好的母親。」

「只是我自己太不孝順了。我離了八九年就沒有回去過，」周如水回答着，想起自

己的過去，想起母親，倒有些傷感。開始覺得自己的良心不安起來了。心裏有些難受，又有些慚愧，雖然還有一肚皮的話要說，但一時也說不下去了，就閉了嘴低着頭慢步走着。他現出沒精打彩的神情。

「周先生，我知道你在想念你的母親，」張若蘭關切地，同情地說。

「是的，」他低聲應着，抬起頭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這時兩人已走到樹林前面，一條曲折的小徑把他們引進樹林裏去。他們初進去時，樹林並不濃密，到處都是陽光，漸漸地樹林便密了。參天的松柏遮住了陽光，雖然還讓他撒下一些小的斑點，但樹林裏沒有一點熱氣。他們一面聽着蟬聲，一面很舒適地在林裏走着，轉了幾個彎忽然在一個地方看見一口井，井旁立着一個木架，上面繫了一個水桶。前面有一所茅屋，是兩間，茅屋前有一個老頭子坐在竹椅上用柳條編竹籃或竹篾，他的脚下不遠處躺着一條黑狗，在那裏曬太陽，因為這一段樹木稀少，人可以看出天空了。黑狗看見人便跳起來跑過去，望着他們狂吠。那個老頭子連忙站起把牠喚回去，一面又帶笑地招呼他們道：

「從海濱旅館那裏來的嗎？」

他們點了點頭。

「你怎樣知道？」屠如水驚訝地問道。他漸漸地又把母親的事情忘掉了。

那老人望着他們得意地微笑，一面回答說：「我一看就認得。我在這裏住了許久。每年夏天總有不少的人到這裏來，都是從海濱旅館來的……我的眼睛不會錯……本地方沒有這樣漂亮的人物……海濱旅館修好還沒幾年……我在這裏算起來卻有十幾年了。」他說畢，又掉轉頭往裏面叫了一聲：「琴姑！」

裏面起了一個少女的清脆的應聲。老頭子又在外面叫道：「帶兩個凳子出來。」茅屋裏走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天真的姑娘，腦後垂了一條鬆鬆的大辮子，身上穿得還整齊，只是兩隻衣袖捲到了腕上，彷彿她剛纔在裏面做着什麼事情。她一手提了一個竹凳子，走到客人的身邊放下，還說了聲「請坐」，便回到那老頭子身邊，站在他的椅子背後，偷眼看那兩個不尋常的客人。「這是你的女兒嗎？看相貌就知道很聰明，」張若蘭這樣說，使得那女郎露出笑容，但又紅了臉低下頭去。

「不，她不是我的女兒；她是我的姪女，是我弟弟的孩子。他們夫婦很早死了，剩下她孤零零的，沒有人看顧。我便把她帶到這裏來，好在我又沒有兒女，從來就沒有娶

過親，也是孤零零的。因此便把她當作親女兒看待。這女兒還不錯。——他說到這裏，便掉過頭用愛憐橫溢的眼光去看她，臉上還顯出得意的樣子。他又回過頭來說：「她待我很好，真和待親爸爸一樣，她又聰明，做事又能幹。我真捨不得她！不過她的年紀一天天地大起來了，我少不得要給她找個好女婿，使她過點好日子，纔算了結我的一件心事。我老是留心着，可是總選不到一個中意的，真是不容易選啊。」他又去望他的姪女，然而那女郎已經羞得跑進去躲藏了。他便回轉頭看這兩個客人，看見他們都注意地傾聽自己的說話，覺得更得意，便不等他們回答又冒昧地說：「你們兩位真是天生地就的一對，是幾時成家的？這樣好的一對夫婦，我真是第一次纔見着。」

張若蘭聽見這話，她的臉馬上通紅，她不好意思地埋下頭去，心跳得很厲害，卻沈默着不說一句話。

周如水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但同時另有一種感覺來侵襲他。這是歡喜，是疑，是悲哀，是畏懼，是陶醉，在平日缺乏分析力的他是分辨不出來的。他的心也在怦怦地跳，他馬上掉過頭去看她，看見她的那樣子，他覺得他的心跳得更厲害了。但他極力鎮壓住自己的紛亂的心曲，恢復平靜的樣子對那老頭子莊重地說：「你不要亂說，她還是

一位小姐！我們不過是朋友罷了。兩人到這裏來避暑的。」他說了，又有點後悔不該這樣去辯正。「就讓那老頭子相信着是兩夫婦豈不很好嗎？」他這樣想。

「真的嗎？不要哄騙我這個老頭子！」那老人不相信地說，一面還仔細地去看他們兩個的態度。他現在恍然明白了，便馬上更正說：「我的眼睛花了，頭腦也昏了，說話沒有次序，請你們不要見怪纔好。」於是他故意做出實備自己的樣子。

張若蘭剛剛抬起頭來，正看見他這可笑的样子，便忍不住撲嗤一笑，周如水也笑了。

這樣地把問題結束以後，那個老頭子又絮絮地向他們叙說自己的身世，說他姓王，年輕時候也讀過書，而且學到一手好拳，後來去當兵，滿望升得一官半職，誰知過了許多年，見過了無數的戰陣，拿生命去冒險，結果是別人升了官，而自己依然是一個小兵。他便離開了軍隊，在幾個省分混了幾年，就跑到這裏來，後來得到了看守樹林的職務，在這裏也已經住了十幾年了。

如果告辭的時候，那老頭子不向他們說那一句奇異的話，他們在歸途中也許會起勁地討論着一些都會與鄉村的問題，他也許會熱心地向她宣傳他的土運主義；然而那老頭

子畢竟說了。原來他們臨走的時候，那老頭子半認真半開玩笑地對他們說：「我很奇怪：像你們這樣好的一對，爲什麼不早早成家？要是在從前，像你們這樣年紀的人早有了孩子了。」

他這一番話把他們兩人弄得滿臉通紅。他們又不好當面向他發作，只忍住羞慚，好像不曾聽見他的話似的，告辭走了。

在歸途中兩人的心情和來時便不相同了，好像有一堵牆隔在他們中間，他們很想知道彼此的心，知道各人在這時候想些什麼，然而快要到逼近的時候，他們的心又離開了；像撞着了那牆壁似的，他們急急把自己的心收回來，但過後又再去試探彼此的心。

張若蘭是比較鎮靜得多，而且性情溫柔，所以便是在心裏她也是很穩重的。她不讓自己的思想走到極端，處處不肯失去她的少女的矜持。像她這樣的人甚至在進攻的時候也要守住自己的陣地。而周如水便不同了。他雖是比較熱情些，但他又是一個猶豫過多的人，因此他的熱情常常被顧慮消滅了，他時竟沒有絲毫的勇氣，變成了非常膽怯的人。

這樣的兩個人如今並肩的走在路上，相隔得這麼近，卻彼此不交談一句。各人都在沈

溺在思索裏，都在回憶那老頭子的一番話，張若蘭愈想愈覺得害羞，但她卻喜歡這思想。她想說話去試探他的心理，同時她又怕因此失掉她的少女的矜持。她只是期待著，等候他來進攻。但周如水卻並不是像她所想像的那樣勇敢的男子。在未離樹林時他還有很大的勇氣，可是在聽了那老頭子的一番話以後，他覺得自己的心理都被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被人揭破了，她也許會怪他冒昧唐突，笑他敢於有這種野心，或者甚至因此看輕他，說他無聊，以後便不再理他也未可知。這樣想著，縱然前面有很大的機會，他也沒有勇氣去利用牠了。在路上他被矛盾的思想追迫著。他時而喜歡那老頭子說了那一番話，時而又抱怨那人不該如此大膽地說。他有時候想鼓舞起勇氣去和她講話，但話一到口勇氣就消失了，始終不會說出來。最後還是她開口問他將來的計畫以及同性質的話語，她也許盼望着他的另一種回答，其他卻開始向她宣傳起他的土還主義以及其他的主張來，他自己居然以這些偉大的思想自誇，而其實他是拿牠們來掩飾自己的弱點，來做避箭的盾。

他們回到旅館，她告辭回房裏去休息。他還在草地上沒有陽光處徘徊了一陣。他的頭腦很熱，心裏也被得厲害，他的眼前浮現了那黑黑的眼，一雙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

一個略高的鼻子，笑時露着酒窩的雙頰，左眼角下的那一顆小小的黑痣。尤其使他動心的是她低着頭玩弄衣角時把兩顆水似的黑眼珠偷偷向上面一閃的神情。這時候的她在他的眼前變成超乎實際的美了。他覺得他實在愛她，他決不能夠放棄她。他必須把他的愛情向她吐露出來。他覺得他應該這樣做，而且他沒有一點可羞愧的地方。他很明白地意識到他愛她並非像他從前愛日本的咖啡店的「女給」那樣。他愛那些女子是想把她們抱在懷裏吻她們，玩弄她們，完全把她們當作玩偶一般；然而他愛她呢，他是願意和她共同生活，共同創造一種新的事業，互相幫助，互相安慰，他把她當作一個朋友，一個同志，一個伴侶，一個愛人。

他這樣想着，心情便高揚起來，他覺得他的愛情是純潔的，甚至是崇高的，他自己反可以拿這來自豪。於是他很勇敢地上樓，預備到她的房裏去，而且甚至想好了要和她說的話。但是他還沒有走到她的房門口，他的勇氣就漸漸消失了。他遲疑了一會，總鼓起餘勇走到她的門前，輕輕在門上敲了兩下。過後他又有些失悔，心裏禁不住怦怦地跳。

房裏沒有一點應聲，也沒有一點響動。他想，她也許沒有聽見。他待要再敲，然而



心跳得太厲害，彷彿身子也戰抖起來，他的勇氣完全喪失了，便懊悔地回到自己的房間去。進了自己的房間他又禁不住要想她。他預備把心好好地鎮定一下。但是他的心又一次燃起了情焰。他愈想鎮靜，愈覺得自己的熱情差不多要滿溢出來了。他非得馬上把胸懷向她吐露不可。於是他拿起筆取了信紙，打算寫封情書給她。他很熱心地寫着，然而寫了一大篇，盡是些童話上的語句，什麼「騎着雲兒飛上天空，」什麼「和羣星在藍空裏遊戲，」滿紙都是這一類的話，連一句「我愛你」也沒有，更不用說別的了。

寫好了，自己讀一遍覺得很不錯，很比得上一篇名家的童話；然而他再讀一遍，想想他本來的用意，又覺得這封信把他的本意一點也沒有表達出來，他生了氣就將這幾頁信箋撕了。

### 三

託爾斯太在他的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裏說彼得伯爵自從在跳舞會裏嗅到海倫那主的

肉香之後就決定娶她為妻。

鄧南超在他的劇本死之勝利中也有女人的肌肉香足以誘惑人安慰人這一類的話。

這兩本名著周如水都不會讀過，然而他在一本關於性的問題的日文書內讀到了以上的話。這經驗他現在是體會到了。雖然事情已經隔了一天，而且他如今是孤零零的留在房裏讀書，但那似麝香非麝香的肉香反彷彿在他的鼻端盪漾了，使他忘記了書上的黑字，而沈醉在美妙的回憶裏。同時一個幸福的思想又不時來提醒他，告訴他，說這美妙的回憶不久就會變為更美妙的現實了。

昨天從樹林歸來以後，他和她還有過一度的談話，就是傍晚他們吃過晚飯在草地上散步的時候。

黃昏裏特別容易嗅到草香，空氣也是非常柔和。白日已經過去，而黑夜還沒有來臨。在這過渡的時刻裏一切都帶了神祕的色彩，便是人也多少有點詩化了。他們正立在一叢玫瑰花前面，馥郁的花香刺破着他們的鼻端。

「造物的道理是神祕莫測，像玫瑰那樣嬌嫩的園囿裏生了岡，一張若蘭指着那些盛

開着的深紅色的花朵說。

「這大約是因為生得嬌豔怕人採摘，所以才生了刺來保護自己罷，」麗如水解釋說。

「那麼像牡丹那樣富麗的為什麼又沒有刺呢？」張若蘭再問了一句。

這問題，他回答不出來了，他遲疑一會纔說了一句：「這就是嬌豔和富麗的差別罷。」但說了，他又覺得解釋得不恰當，又看見她的不置可否的樣子，便用別的話來把話支開。他又說：「玫瑰，我不喜歡牠。牠雖然好看，卻沒有一點用處。我想寫一篇童話叫做玫瑰與桑樹，就是發揮這意思，說玫瑰對於人毫無益處，反不及桑樹，桑樹的用處倒多。」

「話不能這樣說，至於用處一層也不能夠講得這樣狹隘。不過我也不喜歡玫瑰，我嫌牠太嬌豔了一點，我喜歡菊花。人說菊花傲霜開，我就喜歡這『傲霜開』三個字。還有梅花也是我很喜歡的，我讀過別人詠梅花的詩有『獨抱幽情淡冬雪，更懷高格傲春花』，又有『不妨清冷洗繁華』的句子，這正合我的意思。」

「不過我覺得密斯張並不怎麼冷，」周如水笑着插口說，「密斯張還是個有熱情的人。」

張若蘭只是微笑着，並不答話，不過掉過頭來把兩隻晶瑩的黑眼珠對他一閃。

這一閃使他的心變得靈活起來，他鼓起勇氣說了下面的很有意義的話：「我也是很愛梅花的，我許久就想折一枝來供在書桌上，只是我每次去折時，樹上就只剩空枝了。花都給人折去了。」他說這話時還不能夠使自己的心不跳動，使自己的聲音不顫抖。說了他又惶恐地低下頭，甚至許久不敢抬起頭來看她一眼。

她並不馬上回答。她回味着這話的意思，不覺臉上起了紅暈。她偷偷瞥他一眼，並無嗔怪他的意思。她慢慢鎮靜下來，又帶了笑容，似懂非懂地用了同樣暗示的話答覆他道：「只怪周先生自己就誤了。周先生既然看中了一枝，爲什麼不早去折？爲什麼不在別人未折以前去折呢？遲了自然被人家搶先折去了，須知花開的時節並不會久，遲了就要謝的，所以花不能夠久等人。周先生不記得『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的舊詩嗎？」她說完便用一陣微笑來掩飾她的心跳動。

一陣喜悅佔有了周如水，他的臉頓時開展起來。他起初幾乎不相信他的耳朵，他想她決不會對他說出這樣的話。他疑惑地偷偷看了她好一會，看見她溫和地微笑着，裝着不在意的樣子看別處，但臉上卻淡淡地染上一層玫瑰色。他的胆量漸漸大起來。他便拾

起頭領悟似地含笑對她說：「我明白這道理了。密斯張，謝謝你指教我。」

她又微微地一笑，並不把頭掉過來看他，他們兩個如今都很明白彼此的心理，卻又裝出不懂的樣子，好像並不知道兩人的話語都含有雙關的意思。

過後他們又談了一些話。他知道她的父母都早死了，她是在伯父家裏養大的，伯父和伯母待她都好。她還有一個堂妹和一個堂弟，如今在故鄉的中學裏讀書。至於他的身世，他完全不會告訴她，她也不會向他問過。

人的心理常常是奇妙難測的。周如水的心理尤其是如此。在這時候，在美妙的回憶快要變為更美妙的現實的時候，他卻開始疑懼起來，他變得畏怯了。於是這許久差不多被他完全忘卻了的身世陡然浮上他的心頭。

在一個遠遠的省分裏住着他的雙親。他們很健壯的活着。他還有一個兄弟和兩個妹妹，他的過去的環境不能說是不幸福的。在幼小的時候他進了小學，年紀稍大一點他又進中學，這其間他也曾得到母親的溺愛。中學畢業了業他便離開故鄉到首都去進大學。在大學裏不到兩年的光景他就考取了本省的留學官費，離開中國，到東鄰日本去留學。他在東京一連住了七年，除了大學畢業修完教育系的課程外，還過了兩三年的自由生活。

這中間他得到不少的知識，見到不少的事物，交了不少的朋友。這一切都幫助他發展成一個努力向上的人，他還加入了一個社會運動的團體。有時他回顧自己的周圍。想像自己的前途，覺得自己在人間究竟算是一個幸福的人。有的朋友在書信上，或談話中都說他的環境很好。

但是事物並不是就像外表那樣簡單的。人也是一樣。這所謂幸福的環境不過是他的生活的一面，而另一面卻像鬼魂那樣地抓住了他，極力使他下落，使他有時候竟完全墮入在悲哀的深淵裏。在十七歲的那一年，他在中學裏還沒有畢業的時候，他的父母給他選了一個妻子。於是在這樣小的年紀他就做了一個女人的丈夫了。過一年，他又做了一個男孩的父親。他對於這婚事本來很贊成，然而自己從小就被父母嬌養慣了，遇事都是由父母替他安排決定，其結果自己便成了一個優柔寡斷的人。和安排其餘的事一樣，父母給他娶親也並不徵求他的意見，他們獨斷地處理了一切。最後木已成舟，在新婚的牀上他發見了一個醜陋瘦弱，而且毫不親切的女子。在父母以為娶了親就是成人的表示，他從此便走上了繁榮的路。而在一個青年，這樣的事很厲害地傷了他的心，而且傷了他的驕傲。雖說是那樣地優柔寡斷，然而他畢竟是一個青年，他有青年的幻夢，他夢想

着怎樣在外面創造一番偉大的事業，他夢想着有一個溫柔美麗而又能够了解他的女子來做他的伴侶。然而這幻夢卻給他的父母毫不留情地毀壞了。他們在家裏給他安置了一個妻子來束縛他的向外面發展的心，給他預定了一個平凡而安穩的前途。他們做這一切，沒有一點躊躇，好像他自己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個木偶。這太使他傷心了，雖然他很愛他的父母，但是他更愛他的青春，他決不能夠犧牲牠而沒有一點遺憾。這犧牲太大了。兒子來了，他的父母更高興有了孫兒，而他更感到悲哀了。這是他的痛苦的成績，這是他埋葬自己的青春所得的酬報。對於這小小的東西他是不能夠有絲毫的憐愛的。一看見這孩子，他就自然地想到自己的巨大的犧牲，悲哀便襲來了。但是在這樣的環境裏他還是有法排遣的。他愛父母，他尤其愛他的母親。每逢苦痛襲來的時候他便拿對於母親的愛做擋箭牌。他覺得他付出這犧牲也換到了一點東西，他得到良心的慰安。

兒子來了以後，五四運動也跟着來了。這給他帶來了新的希望，同時還給他帶來新的認識。好像一條縛帶從他的眼睛上落下來，他發見在他的周圍有一個新的世界，於是他以新的勇氣來繼續生活。他的第一個計劃便是到首都去升學。

不久他舉了業，而且不費多大的力量他就得到父母的允許離開了故鄉。臨行的情景

是慘痛的。他的父親帶着咸春不說一句話，他的母親一面哭着，一面囑咐他種種的事情，他所不愛的妻子哭着拉了他的衣袖不要他走。多感的他幾乎會因此放棄了他的出省的計劃，但他終於走了。

出省以來在首都差不多住了兩年，又在日本住了七年，這期間他沒有接到他的妻子的一封信，她根本就不認識字。他也不曾接過他的孩子的一張照片。他到了日本以後，他的父親一年裏不過來七八封信，有時候在信裏不過略略提一筆說他的妻子還活着吃飯罷了。因為大學裏功課忙或其他的緣故，他每年也不過寫八九封信回家，後來漸漸減下去，每年至多只寫兩三封家信了。他在信裏從來沒有提過他的妻子。好像在家裏根本就沒有這個人似的。然而事實上每逢他和一個女子接觸的時候，他便自然地想到在家中他還有着一個他所不愛的妻和一個他所不認識的兒子；好像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他甚至甯願眼看着他所愛一個日本姑娘和別人訂婚而自己不敢接收她的愛情，以致終於看見她做了別人的妻子而後悔。而痛哭。他不怪自己沒有勇氣，他反以為自己得着了良心的慰安。他爲他所不愛的妻子犧牲了一切，他甚至於慶幸自己因此做了一個多情的人。但過了一些時候，舊的痕跡剛剛消滅，他又以新的勇氣去追逐新的女性了。結果又是一樣：



自己得到了精神上的苦痛，而同時又得着良心上的慰安。這樣就構成了他的生活的兩面。所以在爲失戀而痛哭的時候，他還以爲自己究竟算是一個幸福的人，同樣在得着新的女性的愛情的時候，他又以爲自己是世界最痛苦的人了。

自然這一兩年來因了年齡的關係，他的性情不免多少有了一點改變，然而大體上還是和從前相差不遠。如今在這新的女性的愛情正要來溫暖他的心的時候，那過去的事又像鬼魂一般來抓住他的靈魂了。

一個自己不愛的妻，一個自己不認識的兒子；還有年老而健康的父母，還是自己所愛的。這四個人輪流在他的頭腦裏顯現着。但在這四個臉龐後面突然又出現了一個可愛的臉龐，依舊是長的睫毛，大的眼睛，略高的鼻子，微笑的嘴唇。這一個比以前的四個更威壓的佔據了他的頭腦，他無論如何總不能夠把牠去掉，尤其厲害的是那一雙晶瑩的黑眼珠往上一閃的神情，這差不多要把他完全征服了，使他幾乎忘掉平日所誇示的男性的驕傲，而俯倒在這個面龐之前。

於是他想：一切都是決定的了，自從嗅到她的肉香以後他就不應該再猶豫了。他應

該像小說中的彼得那樣馬上就向他的海倫求婚。

便是這樣想着也不能够把他的事情決定。過了短時間，良心上的不安又突然襲來了。拋棄了家中的妻子和另外的女人戀愛結婚，這並不是一件小事情。而且他這樣做就無異乎和家庭斷絕關係，他的妻子且不必提說，單是他的父母就不會贊成這件事。這對於他們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會使他們十分傷心。他要是只顧自己的幸福冒昧地做了這事情，那麼他對父母便成了不孝的兒子，對妻子便成了不義的丈夫，雖然自己並不愛這妻子。以後他便永不能够回家去和他所愛的父母見面了。而且從此他在道德上便會破產，會成爲一個被社會唾棄的人。這打擊太大了，他實在不能够忍受，這時他又有了放棄她的意思，並且甚至疑惑起來：她是否真正愛我，是否真有勇氣來和他同受這樣的一個打擊。

他左思右想，簡直想不出一個頭緒來。他完全沒有了主意，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後來他想起了住在附近那都市裏的友人陳真，覺得必須和他商量一下，他也許會替他決定這件事情。他便開始給那個友人寫信。信寫好，他覺得不對又撕了，另寫一封。裏面的話與自己心裏所想的完全不同。

## 四

中飯後周如水正預備睡午覺，侍役領了兩個客人進來。他一看便認識這是他的朋友陳真和吳仁民。他站起來和他們握了手，招呼他們坐下。

陳真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身材並不高，瘦削的臉上永遠帶着剛毅的表情，一對大眼鏡罩着他的近視眼。此外也沒有別的特徵。但從各方面都可看出他是一個意志力很堅強的人。

吳仁民的年紀比陳真的大一些，身材略高，有一張剛毅和一個結實的身子，氣魄大，又有熱情，但容易使人覺得他有些輕浮。

「仁民到我那裏去說起要看看你，恰好你的信來了，所以我們就一道來看你。」陳真說着便在輪椅上坐下去，一面摸出手帕揩拭額上的汗珠，現出一點疲倦的樣子，臉上卻帶着笑容。

吳仁民在寫字檯前的那把活動椅上坐下，伸手隨便翻弄桌上的書，臉向着那站在屋

中央的周如水，帶笑地問道：「近來怎樣？聽說你又有了新的『羅曼斯』了。」

周如水笑了笑，問道：「你讀了我寫給陳真的信嗎？」

「是，讀過了，但那女人是誰我卻不知道，」這是吳仁民的回答。

「她的姓名，你何必要知道？一個女人不過一個女人罷了，何必一定要打聽出來她是誰。我的問題並不在這裏，而且這女人你們是見過的。」

「我們見過？什麼人？這就奇了！」陳真驚訝地大聲說：「你說我在什麼地方見過她？」

「張若蘭，沒有見過嗎？」周如水終於說出她的名字來。「你不是在劍虹家裏見過她嗎？那一次我也在那裏，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長睫毛，大眼睛，高高的鼻子，左眼角下有一顆黑痣。」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陳真阻止了。陳真猛省地大聲說：「呵，原來是她！豈但見過，我和仁民還常常談起她。人還不錯。劍虹說她是同志，我看她不過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

「好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這句話如水聽了一定很高興。」吳仁民在旁邊拍手笑

起來。

「不見得罷，」周如水表示不服，開始分辯道。「同六不同志，我不知道，不過她的思想是和我們接近的。我看她絲毫沒有小資產階級的習慣。」

「是，我知道了。」陳真忍不住撲嗤一笑。「她一定贊同你的土還主義，一定說都會的文明怎樣不好，都會裏整日有 *grime* 的氣味，電車上賣票人如何揩油，商人怎樣欺騙，鄉間怎樣有美麗的風景，有清潔的空氣，有樸實的居民，又說大家應該拿起鋤頭回到田裏去。於是你們兩個就『土還』到這海濱旅館來了。」說到這裏他忍不住大笑起來，而吳仁民也附和着笑了。

周如水在旁邊看着又好氣又好笑，他卻也忍住了，依舊心平氣和地分辯說：「你誤會了，土還主義決不是這樣簡單的。你還不懂得什麼是土還主義。」

陳真的臉色變得莊重了，他認真地說：「懂不懂得又有什麼關係呢？土還主義不過土還主義罷了。在我，與其在鄉下過一年平靜安穩的日子，還不如在都市裏過一天活動的生活。」

周如水注意地聽他說話，心裏略有苦痛，他想這班朋友在思想上是漸漸與他分離了

。他們是都會主義者，而自己一個卻變成土還主義者了。他又想起在陳真最近刊行的一本關於他們的主義的書裏面鄉村問題連一個也沒有談到，他完全是對都會裏的人說法的，好像以為都會問題一解決，鄉村問題也就連帶解決了。他覺得這思想是錯誤的，他以為鄉村比都會還重要，將來新社會的萌芽就在這裏。所有覺悟了的人都應該離棄都市，到鄉村去工作，去辦農場，辦學校，辦合作社，以及其他公共事業，生產事業，去教導農民。幫助農民。他以為這種辦法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每次宣布出去，便是最好的朋友像陳真們也要非笑他，不是說他的辦法太迂遠，就是笑他在做夢。他們確實不了解他。

他想到這裏，覺得憤憤不平，好像心裏有許多話要伸訴出來，但看見陳真的掙紅了的臉，便不禁想到這個青年把他的生命縮短在什麼上面，他是如何不顧性命地努力着，究竟爲了什麼人。於是他覺得縱然陳真的主張錯了，自己也沒有權利來反對他，因為他是把他的生命犧牲在這上面了，而且是爲了別人。最後他對陳真就起了崇敬的感情，同時還帶了關切的眼光看他，一面說：「你也應該保養身體纔是，何必這樣容易動氣！」

「他是沒有辦法的，他那樣不顧性命地工作，那樣不講衛生，真不行。我看他也應該找一個女人纔好，」吳仁民微笑道。這微笑裏面含得有痛惜。他笑，是爲了不願便自

己的話變得很傷感。

「那麼我把張若蘭介紹給你好不好，又漂亮，又溫柔又體貼，」周如水笑着對陳真說，這是在和他開玩笑。

陳真搖了搖手帶笑說：「去罷，你的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又說：「你何必這樣客氣，把你的人讓給我呢？」他還是笑着，他沒有一點傷感，他對於自己的身體素來就不關心。

「真，老實說，你那種辦法我不贊成。一個人做事並不在目前的兩三年，你何必那樣性急？你的身體我們很關心。我們做朋友的不能够眼睜睜看見你這樣不愛惜地摧殘你自己！」吳仁民感動地說，他的聲音微微在顫動。他似乎害怕陳真不肯靜靜地聽完他的話，所以故意把話說得很快，但結果這激動卻使他說不下去了。陳真驚訝地望着他，他也掙紅着臉默默地看陳真，過了半晌才接續說下去：「我們勸你，你總不肯聽我們的話，所以我主張找一個女人來管束你，像一個媳婦照料一個小孩，給你安排一切……」

陳真聽到這裏就微微一笑，打岔說：「就像希珠對你那樣，是嗎？」周如水本來有些傷感，聽見這句意外的話，忍不住撲嗤地笑出聲來。

「真，你真正豈有此理！」吳仁民又氣又笑地對陳真說，「我和你說正經話，你不應該跟我開玩笑！你難道就一點不愛惜你自己？你知道我們對你——」他很激動，不能把話說清楚，就不得不把牠嚥住了。

陳真默默地站起來，他看了吳仁民幾眼，他懂得那眼光，那表情。他再看周如水，周如水的眼睛在發光。他知道朋友們還在愛他。他感到一陣溫暖，昂起頭在房裏走了幾步，然後用感激的眼光再去看看吳仁民，聲音明朗地說：「謝謝你。我也很明白你的意思。你看我不是過得很好嗎？」

「很好？但是你不覺得你的身子一天天地在瘦下去嗎？我們看得很清楚！」吳仁民差不多要發出了絕望的哀鳴。

「不錯，真，我去年看見你還比現在要強健許多。你的病又不是什麼不治之症，就壞在你不愛惜自己的身體。你縱不為你自己打算，你也當想到我們大家對你的一片好心，」周如水感動地努力說，他覺得他要哭了，他掉過頭去不敢再看陳真一眼。

陳真微微嘆了一口氣，自語似地說：「你們為什麼單單注意到我一個人？我是不愛要的，只要你們都好。……我知道你們愛護我。然而我這人是沒辦法的。」他走回到嶺



椅前面，坐下去，嘴邊勉強做出一個微笑，繼續說：「不要談這事情。你們快把我說得哭起來了。我剛來的時候本來是很高興的。」他說完就閉了眼睛把身子輪下去。

這一來大家都沒有話可說了。靜寂統治着這房間。周如水掏出手帕暗暗地揩眼淚，吳仁民默默地咬着嘴唇，過後就埋下頭去看他剛纔在桌上翻開的書本。

過了一會陳真忽然睜開眼睛驚愕地看那兩個人，馬上做出一個笑容，大聲說：「如水，還是你的問題要緊。你現在究竟打算怎樣辦？」過後他又望着周如水的剛剛擦起來的長臉等候這朋友的回答。

「怎樣辦？我現在還沒有決定呢，」周如水遲疑了一下倉卒地回答道，他露出受窘的樣子，在他的臉上看不出一點確定的表情。

「沒有決定？」陳真驚訝地問，「你不是寫信說已經不成問題了嗎？」

周如水癡呆地望着陳真，半晌說不出話來。他有點害怕回答陳真的問話，但又不能不回答，只得隨口說道：「信上寫的什麼我自己也記不起了。問題確實是有的，而且很複雜。」

陳真沒有開口。

「有什麼複雜？簡捷地說就是你沒有勇氣！」吳仁民冷冷地說。

陳真這時忽然大聲笑起來，但是周如水卻漲紅了臉表示不服地爭辯道：「哪個說我沒有勇氣？我若是決定做起來，我就會拚命幹去，什麼也不顧的。我的勇氣比什麼人都大！」他說着頗有點自負的樣子，他這時候真正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勇氣。

「只是要等你決定，可就難了。你一生至多也只有兩次的決定，」吳仁民冷笑道。周如水搖搖頭，氣憤地望着他們，過了半晌，才說：「你們不了解我，我的問題是復複雜的……」

他剛說到這裏就被陳真搶了去說：「是的，你有自己不愛的妻子，自己不認識的孩子，你有年老的父親母親。……這我都知道的。你還有什麼呢？」

「怎麼他已經結婚了？」吳仁民驚訝地說，「我們都不知道。他只告訴我們說他並沒有結過婚！」

周如水受了這一頓搶白，氣得說不出話，又不好對他們發作，便發呆地望着他們。「這就是他的複雜問題了，」陳真點頭說，「他的朋友裏面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這件事。我在日本和他同住過半年，他的家信我都看過。」歇了歇，他又對周如水說：「其

實還絲毫不成問題。實際上你差不多和家庭脫離了關係。你在外面愛上了一個女子或者和他同居或者結婚，沒有一個人會來干涉你。」

「只是我的良心怎樣過得去？」周如水現出苦痛的樣子，這時候他好像把自己當作了一個偉大的犧牲者。

「良心？什麼是良心？」吳仁民在椅子上笑起來，「這和良心有什麼關係？你自己愛上一個女子和她結合起來，那是很自然的事。家裏的妻子是父母替你娶的，那不是你的妻子，那是他們的媳婦，讓他們去管罷。」

「這樣豈不很使父母難堪嗎？豈不是從此和家庭完全斷絕了關係，永遠不能夠回家再見父母一面嗎？這太殘忍了！」周如水悲戚地說。

「那麼就索性離婚罷，」陳真用了近乎殘酷的聲音說，好像絲毫不同情他似的。「你能夠離了婚，倒也算你一生第一次做了一件痛快的事。」

「離婚？」周如水不懂似地陰著。這兩個字像鞭子似的打在他的頭上，他用手撫着額，現出驚恐的樣子。這兩個字太可怕了，是那顆良心生活的他所不能夠忍受的。他忽然驚醒地叫道：「不能，這是良心所不允許的，不但不能夠實行，而且連提說也不行，

提出來第一我的父母就會受很大的打擊，還會使他們傷心。我還有良心，這樣的事我不能夠做！」

一陣憤怒的光掠過陳真的臉，他對於借良心做護符的周如水起了反感，他的面容變得莊嚴起來，眼裏發出強烈的光，透過眼鏡刺在周如水的臉上，刺得周如水的臉發痛。他說：「良心！去罷，我不要良心！我正要使那殺人，使一切的人會因了自己的錯過而受到懲罰。不管這犯錯誤的是父母或是別人，都該受懲罰。……把一個人生下來在前面給他安放了希望，用這來引誘他，卻在他快要達到希望時把希望給他拿走了，另外給他造就一個牢獄，把他關在那裏面，使他沒有青春，沒有幸福，使他的生活只是長期的受苦。把兒女當作自己的玩物由自己任意處置，這樣的父母是應該受懲罰的。我們正應該使他們為自己所做的事而後悔呢！而你，你卻以為應該為他們犧牲一切，你卻躲在良心的盾下放棄了你的對社會對人類的責任。你真是個懦夫！」他的後面的話，因了感情的激動說得非常快，周如水與吳仁民兩人都聽不清楚，不過他們知道他動了氣。他是很容易煩躁的，大概是因了身體病弱的緣故。但過一些時候，他又會平靜起來。所以大家也不去管他。即使不贊成他的話時也不去駁他。這時他說完話，便又默然了，臉紅着，樣

子很是苦惱。

這些話太可怕了，在周如水的耳裏聽來是很荒謬的。要是說話的是別人，他一定會和他爭吵。然而年青的陳真騎在他的面前喘氣。這個人和他一樣也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却不是爲了少數人，是爲了大眾。而且更超過他的是這人整日勞苦地工作，從事社會運動，以致得了肺病，病雖然輕，但他在得了這病以後反而工作得更勤苦了。別人勸他稍微休息時，他却只說：「因爲我活著的時間不久了，所以不得不加勁地工作。」如果不是一種更大的愛在鼓舞着他，他能夠貢獻這樣大的犧牲嗎？對於這樣的一個人他無論如何是不能够拿「沒有良心」的話來責備了。他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答覆這人。他只是茫然望着這人的臉。

過了一些難堪的寧靜的時候。

「你究竟怎樣辦」吳仁民追逼似地問。

「我想，再仔細思索一下，」周如水漸漸恢復了平靜的態度，沈吟地說，「我想我應該決定一個計畫。如果我決定不管家庭，我自然要找一個女子。不過我又想回家去，那麼一切計畫都談不到了。」他的聲音裏帶了憂鬱，他似乎也很害怕回家去的樣子。

「你回家去又打算怎麼辦？到鄉間去做改良農村的工作嗎？」吳仁民關心地望着他。

「我本來有這意思，我想回到自己比較熟悉的鄉間去，去辦一些改良的事業，先從一個小的鄉村做起，然後再擴充到幾個鄉村。辦農場，辦學校，辦合作社，辦民團，因為那些鄉裏常常有土匪，民團也是需要的……」

「這也很好，不過我怕你一個人去做也很困難，」吳仁民點頭說。

周如水的臉變得更憂鬱了，他平日很少是這樣憂鬱的。他焦慮地說：「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我把這意思寫信告訴父親，他就寫信來罵我說：『你讀了這許多年的書，怎麼竟然弄昏了頭腦想起歸農來了？你快不要再提歸農的話罷。幾個月以前有兩個首都農業專門學校畢業歸來的學生跑到鄉下去，住不到兩個月就被人捉將官裏去，說他們是共產黨，把他們砍了頭。你要回來就快息了歸農的念頭罷。』這樣看來，即使回家去，『土還』也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那麼你怎麼辦呢？」吳仁民的兩隻眼睛就在他的臉上盤旋，使他無法逃避。

「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他茫然回答着。

「我說就不要回去罷！」吳仁民直捷了當地說。

周如水現出爲難的樣子說：「不回去，良心上又好像過不去。兩個月以前我還在東京的時候，父親接連了兩封信要我馬上回去，說八九年沒有看見我，不知道人怎麼樣了，很想看看我。他以爲我在外面讀了八九年的書，又在外國大學舉了業，很可以回省去做官了。」

「做官？我看你的性情決不適宜於做官，」吳仁民插口說。

「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很是躊躇。做官呢，我不願意；歸農呢，又不能夠。回家去是什麼事也不能夠做的。」他說着，很是焦慮，似乎想不出一個兩全的辦法。

「那麼不回去好了。」

周如水並不注意吳仁民的話，只顧自己說下去：「我想了許久，總想不到一個辦法。有時我竟然想不顧一切跑回家去，雖然明知道我回去於家人於我自己實際上並無多大好處，我覺得要這樣良心纔得安寧。」

「其實我看來你沒有一點可以回家的理由。」

「你還不明白，……父親年紀大了，近年來他的生意又完全失敗，家裏生活也不充裕，很希望我回去補助家庭。……而且我有許多親戚，他們真正苦得很……大部分是寡

婦……我應該設法幫助她們，我如果不回去，她們怎麼辦呢？」

「回去又有什麼辦法？」吳仁民懷疑地側着頭問，表示不相信他的話。周如水回答不出來了，實際上他是沒有一點辦法的。這時候他的腦裏只有「良心」兩個字，究竟良心是什麼，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有人把他所謂的良心仔細分析給他看，他也會失笑罷。

吳仁民覺得這個人真是不可以理喻的，再和他講下去，只是浪費精神，便捺住心頭的火氣，淡淡地對他說：「好，你回去好了，我贊成你回去，最好早一點動身。」

周如水不知道吳仁民說的是反面的話。他以為吳仁民真的主張他回家去，但他聽見別人贊成他回家，他自己倒又躊躇起來了。先前他覺得似乎非回家不可，這時候却覺得回家去是太不行了。尤其是拋撇了他所喜愛的張若蘭，回家去和他的醜陋的妻子過無愛的生活，還思想是他所不能夠忍受的。他便痛惜地說：「回家去恐怕就沒有機會再出來。而且我的計畫，我的志願，都無法實現了。還有她……」說到這裏他馬上住了口。

吳仁民也不去注意這個「她」字究竟指的什麼，因為在口語裏他分辨不出是說的「他」字或「她」字。他只是譏笑地說：「你不是在說犧牲，說良心上的慰安嗎？還願得這些小事情？」



周如水不說話，心裏很難受。房裏是片刻的靜寂。

「你到這裏來，寫了多少字？」吳仁民覺得無話可說，忽然想起這事情就問道，同時他也想換個話題和周如水談點別的事情。

「原稿紙不到兩頁，算起來不過六百字，」周如水淡淡地回答道。

「怎麼這樣少？這地方很宜於寫作。」

「我本來也是這樣想。誰知剛剛到這裏，就遇見了她，」說着，他自己也忍不住撲嗤笑了。

「那麼我勸你還是放棄了回家的念頭罷，去和她結合好了。我看你已經入迷了。」吳仁民看見他笑起來，以為事情有了轉機，他會改變主意，便又誠懇地勸他，希望他去走幸福的路。

「這我還不能夠決定，我的問題很複雜，須得有長時間的思索纔可以避免他日的後悔。」周如水的臉上依舊沒有一點堅決的表情。

「你已經想過好幾年了，」那許久不說話的陳真這時站起來用明朗的聲音說，「可是依舊像現在這樣地沒有結果。你的所謂的良心，好像一個紙糊的燈籠，戳破了是不值

一錢的。這良心，仔細分析起來，就是社會上一般人的毀譽。……你想着怎樣做就不會引起社會上一般人的非難，甚或會引起他們的讚許，於是你就自以為得到良心上的慰安了。你是沒有勇氣的人。你沒有勇氣和現實的苦痛的生活對面，所以常常逃避到美妙的夢境裏去。我呢，我不像你，我要在苦痛的現實裏生活下去。你以為我對我的父母就沒有一點愛慕嗎？你以為我是一個殘酷無情的人嗎？不，決不是這樣，我也很知道愛我的父母的。然而我生下來母親就死了，我只有一個愛我的父親。在十六歲離家時我也流過眼淚。不到兩年父親死了，家裏接連來了幾個電報叫我回去，我也不理。我這樣做自己也感到苦痛，但我並不後悔，我這個身子是屬於社會的，我沒有權利爲了家庭就放棄我的爲社會的工作。我不怕社會上一般人的非難，我不要你所說的良心上的慰安，我和你是完全兩樣的人，但也有我的滿足。我把我的愛，我的恨，都放在我的工作裏面，將來有一天我會看見我的成績，我的愛和恨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他說這些話，態度非常堅決，他的緊握着的拳頭像鐵塊一般，他挺直地立着，顯得非常有力，似乎是一座羅丹雕刻的石像。

「你也許有理，」周如水含糊地說，因爲他覺得他沒有話可以駁倒陳真了。他一方

面是感動，一方面又是痛苦。他不能夠看着陳真把他所崇拜的良心分析得那樣不值錢。他還在回味着陳真的話。

「真，你和他談這些有什麼用處？我們愈和他解說，他就愈弄不清楚。」吳仁民把周如水的話通盤盤想了一番，他似乎看透了周如水的心，他知道和周如水再辯論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他有些可憐周如水，但他不願意再談論這件使他們大家都不快意的事情。他說話時還帶了一點怒氣，然而這怒氣已經是很淡的了。「如水這個人服的不是理論，是事實。我們的話他不聽從，但是張若蘭，她也許有辦法……」

「張若蘭？哼！我就不相信，」陳真接着冷笑一聲，他打斷了吳仁民的話頭，他還想說下去，然而在這時門上起了短而輕的叩聲。

「她來了，」周如水站起來低聲說着，露出一個快活的但多少帶點激動的笑臉走去開門。這時一切煩惱的思想都飛走了。

房門一開，外面現了張若蘭的苗條的身子，她溫和地微笑着。

「原來這裏有客，我不打擾周先生了。回頭再來罷，」她剛要走進房間，看見裏面有男人的背影就停了脚步遲疑地說。

「不要緊，請進來。都是熟人。陳真和仁民你都見過。請進來坐坐罷，」周如水說她要走，就有點慌張起來，連忙殷勤地挽留道。

張若蘭也不再說話，只是唯唯地應着，就走進來，和衆人打了招呼，便在一把桃心木的靠背椅上坐下，正在陳真的斜對面。

「好久沒有看見密斯張了。前幾天在劍虹那裏聽說密斯張搬到了這裏來住。瑤珠很想來看你，本來她在家裏很悶，也該到外面來玩玩，只是她這幾天身子又不大好，所以沒有來。」吳仁民看見衆人不開口，便客氣地對張若蘭說。

「~~還~~太太從那麼遠的地方來看我，倒不敢當，」張若蘭謙遜地回答，她的臉頰上因微笑現出了酒窩，這把周如水的目光吸引住了。周如水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她的臉頰。但她完全不會注意到。她只顧說下去：「我早就想到你們府上去看吳太太的，只是我忘記了你們的新地址，前兩天才從劍虹先生那裏問清楚了。」歇了歇她又問：「吳先生近來還在寫文章嗎？許久沒有在雜誌上見到你的大著了。聽劍虹先生說，你近來在翻譯一部法國革命史，很用功。」

「那不過糊塗開了頭，近來因為瑤珠身體不大好，所以我的工作也做得很慢。」

「吳太太的身體素來不大好，應該多多休息才行。近來沒有什麼病痛嗎？吳先生，你最好勸她到這裏來住幾個月，對於她的身體也有好處，」張若蘭懇切地說，她很關心吳仁民的妻子的健康。

吳仁民感謝地看她一眼，然後說：「其實她也沒有什麼大病。只要好好地保養就沒有問題。不過她有一個壞毛病，她愛操心。無論什麼事情，她總要親手去做，一點小的事情，也不肯放過。她對我太好了，我的一件小事情也要她操心。我勸她，她總不肯聽我的話。她的固執就和陳真的差不多。陳真拚命摧殘自己的身體，我們勸他，他也不聽。他這個人也是沒有辦法的，」吳仁民覺得自己的話漸漸變得傷感了，便突然把話頭拉到陳真身上，同時又望著陳真一笑，使聽話的人忘掉了瑤珠的事情。

「你真正豈有此理，居然當面罵起人來了！」陳真帶笑接口說道。

這一來家人都笑了，就這樣驅散了房裏的憂鬱的空氣。

是的，吳先生的話並不錯，陳先生的身體的確應該當心。我們看見他的書一本一本本地接連出版。好像他寫得比我們讀的還要快。我就有點替他操心。劍虹先生常常對我們談起這事情。劍虹先生說陳先生好像是個不知道未來的人。陳先生，你說對不對？」

張若蘭說罷，關切地看了陳真一眼，略略低下頭去微微一笑。

陳真用感激的眼光回看她，他的臉上忽然有一道光掠過，他微笑了。他自語似地說：「總之你們都有理……」還有一句話却被他嚥在嘴裏了。

「陳先生，近來不常到劍虹先生那裏去罷。佩珠那天還談到你，還有蘊玉，她也……」張若蘭的聲音非常清楚，她說普通話不大習慣，所以說得很慢。陳真沒有注意到這個，因為這時候他略略仰頭看天花板。他不等她說完便打岔地說：「因為近來事情多一點，所以沒有到劍虹那裏去。密斯張一定常去的。佩珠近來還好罷。還有那位密斯秦，近來看見嗎？」蘊玉就是密斯秦的名字，因為張若蘭剛纔提到她，所以他便問起她，他知道她是張若蘭的好友。而是他曾經根據「三個叛逆的女性」這書名，給他在李劍虹家裏常常看見的三個女子起了一個「三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綽號。那三個女子就是：張若蘭，秦蘊玉和劍虹的女兒李佩珠。他覺得一珠，一玉，一蘭，恰恰可以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三種典型，所以給她們起了這綽號。

「呵，」張若蘭帶笑說。「說起蘊玉，她就在這裏。我們只管談話倒把她忘記了。她現在還在我的房間裏，她不知道你們兩位也在這裏，她聽見我說周先生在這裏。她想

見見周先生所以要我來問一下。」她把眼光掉轉到周如水的臉上問道：「周先生，就是前次和你說起過的那個同學，你願意見她嗎？」

周如水的眼睛這些時候就不會離過張若蘭的臉頰，現在聽她說秦蘊玉要見他，心裏更是高興得了不得，連忙站起來催促地說：

「那麼就請密斯張馬上把她請過來罷。」

張若蘭帶笑地應着，出去了。門閉着。周如水懷了一顆跳動的心等待着，過了一會張若蘭伴着一個比她稍矮高一點的女郎走進來。

在陳真的眼裏顯現了那個曾經對他表示過好感的姑娘的豐姿：一個長身玉立的女子，一張瓜子臉上並沒有什麼特徵，因為各部分都安穩得恰到好处。是一個明眸皓齒的女郎，而且打扮得很摩登，燙頭髮，畫細眉，抹粉，還擦了些微的口紅。她穿着一件黃色印度綢的小花的長旗袍，少女的充實的胸膛在那下面微微地突出來，腳上穿的是一雙高跟鞋。「又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劍虹家裏的三女性這裏已經有了兩個了。」陳真想，忍不住在心裏暗笑起來。

吳仁民也是秦蘊玉認識的。所以張若蘭單把周如水給她介紹了。周如水心裏非常高

興，他把她們兩個讓到那張大沙發上面坐下，自己卻坐在旁邊的靠背椅上。他非常注意秦蘊玉的說話和舉動，他馬上就覺得秦蘊玉很可愛，不過他也明白她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女子。秦蘊玉雖然比張若蘭更美艷，更活潑，但是她的鋒銜太露，倒不如張若蘭穩重一點好。張若蘭含有不少東方女子的溫淑的風味。

秦蘊玉的嘴很厲害，她和周如水雖是初見，却很大方地對他發出不少的問話。但同時她又不使別的客人冷落，她的眼光好像就在房裏每個人的臉上不斷地輪流轉動一般，使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在和她講話。有她這一個人在這裏，房裏就變成十分熱鬧了。她和周如水談得最多。她問他關於日本的風俗人情，又問起日本文壇的現狀以及他對於日本作家的意見，因為她原是研究文學的。周如水自然詳細地一一回答了，他並且趁這機會把他所崇拜的童話作家小川未明大大讚揚了一番。但她對於這位作家並沒有多大的興趣。引起她的注意的還是那位以放浪記出名的青年女作家。於是周如水又從箱裏取出那個女作家的半身照片給她看。同時周如水又簡略地敘述從下女而終於變到日本近代第一流女作家的她的放浪生活，又敘述他和她的會見，並提起她在書中所說過的「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話。這些話果然引起了衆人的注意，尤其是給秦蘊玉喚起一種渴望，這渴



「望究竟是什麼，她自己也說不出來，只覺得心裏有點空虛似的。」

「在中國，生活太沈悶了。」秦蘊玉自語似地低聲嘆道。

「其實活在世界上就不見得不沈悶，」陳真順口答了一句。

「爲什麼？」秦蘊玉忽然掉過頭看陳真，她的兩隻鋒利而活動的眼睛不住地在他的臉上閃耀，威壓似地逼着他答話。

「因爲我在日本住着和在中國住沒有兩樣，」陳真避開了她的眼光裝着不注意的樣子冷冷地答道。

「這是偏見，我不贊成！在日本究竟好得多！」周如水馬上起勁地打岔道。他在日本住了七年，所得的全是好的印象，所以他看見人就稱讚着日本的一切。

「那麼你問問仁民，他也在東京，京都兩處住過幾年。難道他也有偏見？」陳真掄着分辯道，但他並沒有動氣，臉上還留着笑容。

吳仁民正要開口，却被秦蘊玉搶着對陳真說了：

「陳先生，你一個人是例外。讀你的文章就知道你這個人不會有什麼愉快的思想的。」

「然而我也常常在笑。有時候我也覺得快活，」陳真平靜地，甚至帶了嘲弄的口氣說。

「我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秦蘊玉努了嘴答道。

「這就怪了。密斯秦，這是我的事情，為什麼你會不相信？為什麼又不可能？」陳真揶揄笑起來。他對於她的故意追逼的問話倒感着興味了。因為他平日最討厭沈悶的談話，頗歡喜熱烈的辯論，即使是強辯，他也不怕。

「因為你的文章我差不多全讀過。我知道你是拿憂鬱來培養自己的。你那股陰鬱氣真叫人害怕！」秦蘊玉側着頭，用清朗而緩慢的聲音，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那麼你不要讀牠們就好了，」陳真依舊淡淡地說，可是他的心境的和平被她的這段話擾亂了。憂鬱開始從心底升上來。他極力壓制着牠，不使他的心境的變化給她看見。他甚至挑戰似地加了一句：

「我不相信我的文章你全讀過。」

秦蘊玉微微一笑，她正要開口說話，這時張若蘭在旁邊現出一點不安的樣子。她把身子靠近秦蘊玉，輕輕在秦蘊玉的肘上一觸。秦蘊玉暗暗回頭看她一下，却依舊去回答

陳真的話：

「陳先生，你不相信，哪天到我家裏去看！你的書我本本都有，而且讀得很仔細。你不相信，可以問她。」她說着，就帶笑地指着張若蘭。

張若蘭本來希望她換一個話題來說，但到了這時却也不得不開口了：「是的，陳先生，她說的確實是真話。並且我還借過幾本來讀過。」

陳真說不出話來了，他有點窘，心裏想着：三女性中的兩個在一起，說出話來都差不多。吳仁民和周如水在旁邊看見他的窘相，不覺感到興趣地笑起來。

張若蘭在秦蘊玉的耳邊低聲說了兩三句話，秦蘊玉回頭望着她一笑，然後掉頭去看陳真，她故意側着頭，兩隻亮眼睛就在他的臉上盤旋。她跟着他們在笑，用手巾掩了口，整個身子因了笑而微微地顫動，胸前的兩塊肉隱約地在印度綢旗袍下面起伏着。

陳真的沈重的眼光透出眼鏡在她的臉上和身上輪了一轉，從心裏浮出微笑，想：「在三女性中倒是玉最能引誘人！」但他馬上又把眼光掉開，去看那掛在壁上的房間價目表，不去想她了。

「陳先生，我看你的每本書裏面都充滿着追求愛的呼號，不管你說這是人類愛也好

，什麼也好。總之你也是需要愛的。你與其拿憂鬱來培養自己，不如在愛情裏去求安慰。劍虹先生也說你故意過着很苦的生活，這是不必的。你爲什麼不去追求愛情？爲什麼要這樣地自苦？你爲什麼不找個愛人？我不相信就沒有有一個女人愛你！……」秦蘊玉笑着時又做出莊重的樣子對陳真逼逼地說了上面的話。但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吳仁民打岔了。

「密斯秦，算了罷，你和他說這些話，就等於對牛彈琴。我們剛纔還勸過他。他連生命都不要，還說什麼愛情？說什麼女人？他這個人好像是一付機器，只知道整天轉動，轉動……」

陳真沈默着，他的臉上帶着微笑，但他的心開始在痛楚了。

秦蘊玉依舊側頭望陳真，一面回答吳仁民道：「我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人！方纔周先生不是說那位放浪記的作者寫過『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的話嗎？這話是很可玩味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男子不要女人的，每一個女人總有許多男子跟着追逐她，死命和她糾纏，不管她愛不愛他。這樣的男子到處都是。」她說了又抿嘴笑起來。

陳真的心依舊是很平靜的，他微笑着默默看着她，並不去注意她的話。他知道她的話

是有根據的，他記得劍虹告訴過他，她在學校裏受過許多同學的追逐和包圍，她每天總要接到幾封不認識的景慕者的情書。她現在成爲這樣的女子，和這種環境也有點關係。所以他對於她的過度的大方和活潑，是很能了解的，一點也不奇怪。不過他心裏暗想：「如果你要來試試你的玩弄男子的手段的話，那麼你就找錯了對象了。」他不覺暗笑起來，並不回答她。

這時周如水不能夠忍耐了，便和秦蘊玉爭辯起男女的好壞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心裏有什麼話，口裏總得說出來，聽了不合意的話總要爭辯幾句，不管和他說話的是什麼人。秦蘊玉的嘴也是不肯讓人的，不過她的戰略比周如水的厲害得多。她說了幾句正經話，總要夾一兩句玩笑的話在裏面，等周如水快要生氣的時候，她又使他發笑了。這其間吳仁民和張若蘭也各自發表他們的意見，來緩和這爭辯。陳真不再和秦蘊玉爭論了，他靠在輪椅上帶了興味地旁觀着。

話題從來是愈說愈扯得遠的，後來他們又談到那個下女出身的女作家，周如水看見有機會誇耀他在日本的見聞，自然不肯放過，便說：「在咖啡店的『女給』中也有幾個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在那裏面也有知道人類愛好的，這也可以多少給陳真的主張作個證據

。』他說着便對陳真一笑，其實他忘記了陳真並沒有對她們正式發表過他的這主張。』記得有一次我去看一個日本友人和他一道出來，走到一個小咖啡店裏，一個年輕的女侍來招呼我們，坐在我們的旁邊談了許多話，我的朋友問她爲什麼要做女侍。她的答覆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的。她說，她愛人類，尤其是愛下層階級的人。因爲那般人整天被資本家搾取，又受社會的歧視，整天憂鬱地勞苦着，一點快樂也得不到，只有在這一剎刻到咖啡店裏來尋求一點安慰，所以她們做『女給』的便盡力去慰藉他們，使他們在這一剎刻可以得到一點安慰而暫時忘掉生活的痛苦，或者給他們鼓舞起新的勇氣，使他們繼續在這黑暗的社會中奮鬥掙扎。她又說：『我不是來供人玩弄的，我是因了可憐人纔來安慰人的……』她滿口新名詞，什麼『布爾喬尼亞』，什麼『普洛利塔利亞』，說得很自然，並不像小孩背書那樣。看她的年紀至多不過十七八歲，相貌和舉動都有不少的愛嬌。我的朋友說，她大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以後我也不會再遇見她了。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人。……』

『可惜周先生以後沒有再去找她！其實和她認識也好。說不定將來又是一個第一流的女作家呢！』秦蘊玉說。

「可惜密斯秦不是男子。如果密斯秦是男子，我想你聽見這故事，一定會到日本去找她的，」周如水笑着說。

「是呵，我如果是男子，我一定要做一個有勇氣的男子。我想到哪裏就要做到哪裏。像那些做事老是遲疑不決，一點也不痛快的男人，我也看不慣，」秦蘊玉熱烈地說，她的樣子很是堅決，不住地點着腳，兩隻眼睛豎起來，兩顆黑眼珠靈活的在周如水的身上輪了一轉，又轉注到陳真的平靜的臉上，最後又把眼睛掉去看張若蘭。在從陳真的臉上移到張若蘭的眼瞳上之間，她的眼光還在吳仁民的臉上停留了一下。她常常這樣地看人，她常常以為自己比男人高貴，因為好像每個男人都有所求於她。她說以上的話是對一般的男子說法，並不是特別指周如水，事實上她不知道周如水的性格。而在陳真的意思，却以為她是在故意地挖苦周如水。至於周如水自己呢，他一點也不覺得這些話有什麼觸犯他的地方，因為他相信自己是一個很勇敢的人。

他們又談了一些話。在外面天色已經晚了。周如水留下這幾個客人在他的房裏喫了晚飯。晚飯後他又約他們到海濱去散步。

是一個月夜，半圓月已經升在海面上了。前面是一片銀波，在淡淡的月光下動盪着

，像數萬條銀色鯉魚

海岸邊散步的人並不多，有兩三對年輕的夫婦往來笑語，都是海濱旅館的寓客。還有幾個小孩在那裏撲打。這五個人在石級上坐了一些時候，又起來閒走着。他們一路上談了好些話。這中間以秦蘊玉和周如水兩人的話最多，而陳真的話最少。

後來陳真說有事情要告辭回去了，周如水極力挽留他，但他堅執着要回去。吳仁民也說要走，因為他的妻子身體不好。他們兩人便一道走了。這時還趕得上最後的一班火車，從這裏步行到火車站又得費去三十分鐘的時間。臨走的時候陳真聽見秦蘊玉問他爲什麼近來不肯到李劍虹家去，他回答說沒有時間，她又說要到他的家裏去看他，他謝絕地說自己住的地方太窄，而且人常常不在家。秦蘊玉裝着嗔怒的樣子堅執着要他到她家裏去玩，又邀請了吳仁民和周如水，他們答應了，他也只好說「有空來。」

他們去了，秦蘊玉被張若蘭留着，這晚她睡在張若蘭的房裏。

## 五



兩天後傍晚陳真又到海濱旅館去找周如水。周如水正和張若蘭、秦蘊玉兩人走出旅館，打算到海濱去散步，在門口遇見了陳真，便約他同去。

這一次比較去得早一點。天空還留着一線白日的餘光。空氣却已涼爽了。黃昏的香味和糖的模糊的色彩，還有那海水的低微的聲聲聲混合在一起，成了一幅色，聲、味三者交織着的圖畫。海面上有漁船飄動着向岸邊駛來。時而有一陣漁人的高亢的歌聲撞破了這一幅圖畫，在空中盪漾了許久。

張若蘭今晚換了一件淡青色的翻領西式紗衫，淡青色的長統絲襪和白色運動鞋，人顯得更年青，更活潑，更新鮮，更嫵媚。秦蘊玉也換了同樣的西式紗衫，不過是水紅色的，而且裏面的跳舞式的汗衫也透露出來。她走動的時候，胸前的兩堆肉塊也似乎隱約地在汗衫下面微微地顫動。下面依舊是肉紅色的長統絲襪，是那一雙光緞渾圓的腿。她顯得更嬌豔了。

她們兩人並立在岸邊，眼望着天際，望着海。身材高矮只差一點，聲音的清脆差不多，各人把她的獨有的特點表現出來，來互相補足，這樣吸引了來往的行人的貪婪的，讚賞的，豔羨的目光。她們共有的是那少女的矜持的神情。她們靠近地立着，好像是一

對同胞姊妹。周如水立在她們的旁邊，帶笑地和她們談話，他的樣子表示出來這晚上他的快樂打破了以前的紀錄。

陳真故意站得離她們較遠一點，因為他不願意聞到那種新鮮而微妙的少女身上所特有的香味。可是那刺鼻的香味有時依舊隨着風送來，使他幾乎也變得飄飄然了，但他一轉念間又不禁失笑起來。他想到：「我怎麼會到這環境裏來？」於是他的眼前現出了種種的速寫：正在熱烈地討論着某某問題的同志們，大會場裏某人的動人的演說姿勢，亭子間裏的紙上工作，茅屋中的宣傳式的談話，一疊一疊、一堆一堆的書報和傳單，蒼白而焦急的臉，血紅的眼睛，撲質而期待的臉……然後又是那長睫毛大眼睛、老是微笑着的團圓的臉，接着又換上淡淡地畫了眉毛染了口紅的瓜子臉。這兩個臉龐交替地顯現着，而且不復是輪廓的速寫，却是細緻的工筆畫了。這兩個面龐逐漸擴大起來，差不多要遮蓋了一切，同時鼻裏又來了那神奇的香味。他驚異地張大了眼睛看，發見自己確實是在這樣的環境裏。前面是海，是天空；旁邊是那兩個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的女郎。他開始在想怎樣纔可以脫離這環境了，雖然在這兩個女郎身邊也許可以感到一種特殊的興味，但他覺得自己的適當位置不是在這裏，而是在那窄小的亭子間，在那廣大的會場，在那

些簡陋的茅屋。

她們問了他幾句話，他簡單地回答了。秦蘊玉忽然像記憶起什麼事情似的笑著對他說：「陳先生，你爲什麼不走過來呢？你是怕我們會喫人嗎？」

陳真坦然笑了，他沒有一點窘狀。他想了想，慢慢地走近幾步，玩笑地說：「不錯，女人本來是喫人的。」於是家人都笑了。周如水接連笑著說：「說對了。」

秦蘊玉笑得微彎了腰，隨後又站直了，她嗔怒地辯正道：「誰見過女子喫人？如果女子喫人，爲什麼每個男人都要追求女子呢？我只知道『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最後她引用了那個日本女作家的話。

衆人又笑了。周如水不服這一番話，他辯駁道：「爲什麼男人都不是好東西？既然男人都不是好東西，爲什麼你們女人又離不掉男人？」

陳真接著玩笑地說：「說每個男人都要追求女人，這句話就不對。因爲我就是個例外。」

「真的？」秦蘊玉側過頭望著他一面戲弄似地問道。雖然夜已經來臨了，但這時在淡淡的月光下，他還可以覺到她的兩個眼珠光亮地在他的臉上盤旋，是那麼富於誘惑性

的眼珠。他開始覺得自己的心有點被擾亂了，便把臉仰起去看天空，月亮早從海面升起來，是一個淡紅色的玉盤。他漸漸恢復了心境的平和，淡淡地一笑，然後回答道：

「將來的事情誰知道！你們等著看罷。」

秦蘊玉第一個撲嗤笑起來，衆人都笑了，陳真也止不住笑。

秦蘊玉甚至在笑的時候，也不會放過陳真的舉動。這個狡黠的女郎似乎很明白地看出了他的弱點，便更進一步地追逼他道：「要是有人給你介紹一個，又怎樣？一個又漂亮，又溫柔，會體貼你，安慰你幫助你的。」她好像故意用了使人沈醉的聲音。

陳真彷彿感到她的熱氣直噴到自己的臉上來，不覺掉頭看她一眼。他的眼光和她的遇着了。她的眼光太強烈，他不敢拿自己的去和她的相碰，便連忙掉開，但他已經明白了。他的心猛烈地跳動起來，他極力拿各種思想去鎮壓牠。他呆呆望着天空，看那一輪圓月在碧海似的天空中航行，一面用了大的努力笑着回答說：

「你放心，不會有人來管這種無聊的閒事。」

「陳先生的嘴比他的文章還厲害，」張若蘭在旁邊笑着插嘴說。

「他這張嘴素來不肯放鬆人，他最愛和人吵架，我們常常被他挖苦得沒有辦法。今

天也算遇着對手了，「周如水愉快地附和着張若蘭的話，一面和陳真開玩笑。

「這有什麼厲害？這不過是強辯。而且他已經在逃避了，」秦蘊玉裝出嗔怒的樣子說。她看見陳真不答話，只顧在旁邊微笑，便引誘似地再逼着問道：

「倘使我來管這閒事，我來給你介紹一個，你說怎樣？」

陳真又把臉拾起去望天空，但他依舊覺得那一對眼光在搔他的臉。他微笑着，用力來鎮壓他的紛亂的心曲。他勉強地說了一句：「好罷，謝謝你。」他聽見周如水在接連地詢問：「誰？是誰？」又聽見張若蘭微笑說：「我知道蘊玉的花樣多。」他心裏暗暗笑着，這時他已經恢復了平靜的心境。他便低下頭裝着不懂的樣子挑戰似地追問了一句：「那麼，密斯秦，你給我介紹誰呢？」

秦蘊玉起初只是微笑不語，後來便提高了嗓子說道：「但是，陳先生，你還沒有答覆我先前的問話呢！要你先來求我給你介紹，要你先答應我你真正要一個女朋友，我才告訴你這人是誰。」

「然而我要先知道這人是誰，才肯回答你的問話。」陳真故意這樣地固執着。

於是這兩人開玩笑地爭執起來，起初張若蘭和周如水帶笑地在旁邊望着，後來他們

也加入在中間說了一些話，這樣就漸漸地把話題引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

不久月亮進了雲圍，天頓時陰暗起來，陳真很想早些回家，便藉口說怕要落雨，提議回旅館去。他們剛剛到了旅館，天就落起一陣大雨來。

陳真因了雨不能夠回家，只得留在海濱旅館，就睡在周如水房裏的那張大沙發上面。

電燈熄了，過了好些時候，周如水還在牀上翻身，陳真忽然在沙發上面低聲咳了兩三下。

「真，真，」周如水低低喚了兩聲。陳真含糊地應着。

「真，你看你近來身子剛好一點，現在又傷風了。你這幾天夜裏常常咳嗽嗎？」周如水關心地問。

陳真的咳嗽聲止住了，他平靜地回答道：「並不一定，有時候咳，有時候也不咳。不過我平常每夜總是要弄到兩三點鐘才睡。」

「爲什麼要弄到這樣遲呢？你也應該保重身體才是，」周如水同情地說。

「然而事情是那樣多，一個人做，不弄到兩三點鐘怎麼做得完？」陳真的聲音開始變得苦惱了。

「事情固然要做，可是身體也應該保重才是，你的身體本來很弱，又有病，」周如水勸慰道。

「但是事情是彼此關聯着的。我一個人要休息，許多事情就會因此停頓。我不好意思偷懶，我也不能夠放棄自己的責任！」陳真的苦惱的聲音在空中顫抖着。

「其實，像你這樣年青，人又聰明，家境又還富裕，你完全可以再到外國去多讀幾年書，一面又可以保養身體，你在日本也只住過半年呢！……你爲什麼這樣年青就加入到社會運動裏面？」

「我已經不算年青了，今年有二十三歲了。不過我在十四歲時候就有了這獻身的慾望。」

「十四歲？怎麼這樣早？」周如水驚訝地問，「怎麼你以前不告訴我？這樣早！我想你過去的生活也許是很痛苦的罷。你以前並不會把你的過去的生涯詳細告訴我！」

「個人的痛苦算得什麼一回事？過於看重自己的痛苦的人結果就做不出一點事情來

。你知道我生下來就死了母親，孩童時代最可寶貴的母愛我就沒有嘗到。自然父親很愛我，我也愛他，可是他一天忙着許多事情，當然沒有時間顧到我。從小孩時代以來我就追求着人間的愛。……那富裕的舊家庭是和專制的王國一樣地黑暗，我整整在那裏面過了十六年。我不說我自己在那裏受到的痛苦，我個人的痛苦是不重要的。我看見許多許多的人怎樣在那裏面受苦，掙扎，而終於不免滅亡，有的甚至沒有享受到青春的幸福。我又看見那些人怎樣專制，橫行，傾軋。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從小時候時代以來我就有愛，就有恨了。……我的恨是和我的愛同樣深的。而且我走出家庭進了社會，我的愛和我的恨都變得更大了。這愛和恨磨難了我這許多年。我現在雖然得了不治之病，也許很快地就逼近了生命的涯沿，但我已經把我的愛和恨放在工作裏面，文章裏面撒布在人間了。我的種子會發起芽來，牠會生長成熟的。那時候會有人蒙着我的愛，蒙着我的恨……」他說到這裏又發出一陣咳嗽。

在黑暗中看不見什麼，但周如水彷彿覺得自己是看見了陳真在那裏和死的陰影掙扎的情形。後來他又覺得陳真已經走進墳墓裏了。在那沙發上沒有一點聲音。一陣恐怖和同情抓住了他的心，他竟然流下淚來，爲了他的朋友。「真，真，」他接連叫了兩聲，聲



音很悲慘。

「什麼？」最後陳真驚異地回答。

周如水沈默半晌說不出一個字，過後他費了大的力量纔說出下面的話，而且這不是說出的，是掙出來的：「你睡罷，你需要休息，我是不要緊的。我一天又不做什麼事。只是你應該多多休息呢！」又說：「是不是沙發上不好睡？我們兩個交換一下，你來睡牀上好嗎？」他預備下牀來。

「不要緊的，這裏就好。你不要起來，」陳真接連地說，表示他一定不肯換。

周如水知道陳真的性情，便不起來了。他只說了一句：「好，你快快睡去罷，」說了他不禁在懷內低聲哭起來。

第二天早晨天剛亮，周如水就醒在牀上了。他聽見陳真在沙發上翻身的聲音。

「真，」他低聲喚道。

陳真在那邊應了一聲。

「你昨晚睡得還好嗎？」他揭起帳子問道，陳真面向着裏面，躺在沙發上。他看不見陳真的臉。

「昨晚至多不過睡了四個鐘頭，翻來覆去老是睡不着。」

「那麼你現在好好地睡一覺罷，」周如水用溫和的聲音勸慰道。但過了一刻他又想起一件事，便對陳真說：「你在想秦蘿玉，所以不能夠睡覺嗎？」他忍不住撲嗤一笑。

「秦蘿玉？」陳真驚訝地，多少帶點興味地問，「你怎麼忽然會想到她？」

周如水忘了昨晚陳真的一番話。他的腦裏只現着那明眸皓齒的女郎的面影，畫得淡淡的眉毛，染了口紅的小嘴，時而故意努着嘴，時而偏了頭，兩個明亮的眼珠光閃閃地在人的臉上轉，還有……他忍不住微笑地對陳真說：「我看她頗有意於你。」

「有意於我？」陳真忽然小孩似地笑了起來。「你會這樣想？真笑話！她不過和我開一次玩笑罷了。」

「不見得罷，看她對你的那樣子，連我也羨慕呢！」

「那麼你去進行好了，」陳真說着又笑。

周如水沉吟了一會纔說：「老實說我也很喜歡她，不過我已經有了張若蘭，我不會和你爭。我勸你還是趕快去進行罷，不要失掉了這個好機會。」

陳真只是笑了笑。

「你承認了嗎？」周如水更得意地說。

「算了罷，不要開這種玩笑了。」

「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呢！」

「那麼你想我能够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女性那裏得到些什麼呢？」  
過了一刻靜寂的時候，鐘響了，他們也並不注意究竟敲的是幾下。

「真！」周如水用感動的聲音說，「我勸你還是去進行好，你的工作太苦了，你應該找個愛人，找個能够愛你的伴侶來安慰你才好。秦蘊玉說得很不錯，你也該在愛情裏去求點安慰。你不該只拿陰鬱的思想去培養自己。你的文章裏那股陰鬱氣真叫人害怕！而且我以為她也復了解你，你究竟還年青，你也應該過些幸福的日子，你也應該享受點女性的溫柔的愛護。一個人生活到世界上來究竟不是只給與，而不領受的。這意思你該懂得。」周如水這時候忘記了他自己也是完全不懂得這意思的。

「你何必這樣自苦呢？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況且連平日勸人刻苦自勵的李劍虹也以爲你不必故意過活得那麼苦。」周如水看見陳真不答話，便加了這兩句。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陳真歎了一些時候纔慢慢地說，他的聲音微微抖動着，「

然而我們是完全兩樣的人。你需要一個女人，你有了她，你的性情也許會改變一點，也許會多少做一點事出來，因為你現在好像是一隻斷篷的船，你是需要一張篷的，」聽到這裏周如水要分辯，但剛剛開口又被陳真攔住了。陳真繼續着說：「我呢，我需要的是工作。我的問題不單是異性的愛情所能夠解決的。並且像這樣整天勞動，還嫌時間不夠。哪裏還有時間去和女性講戀愛。……我生在這世界上來，不是當作一件奢侈品。我希望將來我把我的短促的生命交與與創造者的時候，我可以坦然說：『我並不會浪費地過着我這一生，』至於女性的愛護，這雖是值得願望的東西，但我却無福享受他，還是讓別人去領略罷。」

周如水歎了歎沈思了一會，纔鼓起勇氣說道：「你的話固然也有道理，然而你也該知道事情是永遠做不完的。像你目前這樣地拼命做，固然會有點成績。但是爲了這你就犧牲以後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歲月，也值不得。活得好一點，可以活得久一點。活得久一點，做事情的時間也就多一點。算起來，你的生活方法也並不經濟。而且你應該知道我們大家都愛護你，都希望你活得很好，過得很幸福。」

周如水的聲音微微顫動着。他的樣子非常誠懇，把陳真也深深地感動了。陳真幾次

想打斷他的話，他幾次動着嘴，但終於靜靜地傾聽下去了。直到周如水閉了嘴，他的話語還在陳真的心上飄蕩。陳真感到一陣暖熱，好像有什麼東西正從他的心裏不住地往外面發散。他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於是眼淚奔流似地淌了出來。他連忙把身子重翻到裏面去，不讓周如水看見他的眼睛。他靜了一會，等到眼淚乾了時纔長長地噓了一口氣，然後努力地回答道：

「我知道，你的話我完全知道。老實說我也很明白你們所說的道理。但是我的熱情毀了我。你們不會了解：當那熱情在我的身體內燃燒起來的時候，我是怎樣地過着日子！那時候我只渴望着工作。那時候一切我都不會顧及了。那時候我不再有什麼利害得失的觀念了。連生命也不會顧及的。那時候只有工作纔能夠滿足我。我這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熱情一旦燃燒起來溶化了雪，那時的爆發，連我自己也害怕！其實我也很明白怎樣做才好，怎樣做才有更大的效果，但是做起事情來我就管不了那許多。我永遠給熱情蒙蔽了眼睛，我永遠看不見未來。所以我甘願爲目前的工作犧牲了未來的數十年的光陰。這就是我的不治之病的起因，這就是我的悲劇的頂點了。」陳真的苦惱的聲響在這靜寂的房間裏絕望地戰抖着，使得周如水的心裏也充滿了絕望。

「你使我想到了阿志跋綏夫小說朝影裏面的巴沙……」周如水悲聲說了這半句，正努力想接着說下去，却被陳真的驚叫聲打岔了。

「巴沙？怎麼你會想到巴沙？我和他完全不同，而且我也不會像他那樣，就死得那麼早！」陳真悲痛地驚叫起來，聲音抖得更厲害，而且很悲慘，這裏面充滿着追求生命的呼號，把房間裏的空氣也變成很悲痛的了。

周如水被悲痛的空氣包圍着，他在苦惱的思想裏打轉，找不着一個出路。但是他突然明白了，他知道就在這一刻陳真對於生活，對於世界上的一切，甚至對於女性都很留戀。他自己決不願意拋棄了這一切而離開世界，但事實上他終於拚命拿工作來摧殘自己的身體，馴着自己一天一天地逼近墳墓。

「他爲什麼有這樣大的矛盾？難道他的愛和恨竟然是這樣厲害嗎？」周如水苦痛地，絕望地想着，他覺得這個謎是愈過愈難解透的了。

又過了一些靜寂的時刻，四週的人聲漸漸響起來，好像全個旅館的人都起身了似的。陽光從白紗窗帷射進了房裏，照在寫字檯上面。陳真突然翻身坐起來，臉上完全沒有悲戚的表情。他堅決地咬了咬嘴唇，簡短地說：「這些事情不必去提說了。」過後又加

了兩句：「過去的事就讓牠埋葬了罷。在我們的前面還橫臥着那一條走不完的長路！」於是走到周如水的牀前揚了幌子看。他挺直地立着，好像身體內具有着絕大的力量。臉上的表情是堅忍而確定，沒有半點猶豫，沒有半點畏怯。這使周如水不禁疑惑起來：怎麼這小小的身體內會容得下那麼多的愁苦，而在表面上又是這樣平靜，這樣堅定。他開始不能夠理解了。他感動，他佩服，他幾乎要崇拜這個人。他想他自己無論如何是做不到這樣的，因為近來每一想到自己身上，那複雜的問題就來了，而且變得更加複雜。他呆呆地望着陳真的堅定的臉，忽然起了一個念頭。他想現在就從陳真那裏他也許會得到一兩句有力的話來解決他的複雜的問題，便微笑着問：「你說我的問題究竟應該怎樣解決纔好？」他熱烈地期待着陳真的回答。

「你的問題？好，我且先問你：你究竟要不要女人？」陳真勇敢地問道。

「如果我決定不回家，我當然要找一個女人纔行。」周如水的回答依舊是猶豫不決的。

「又來了，」陳真稍微停了一下，又笑着接下去，「那麼你究竟愛不愛張若蘭？」他微笑着，沈吟了半晌，纔點了點頭回答道：「我想我是愛的。」

「你說說看，她對你怎樣？我看她對你的態度很不錯，是不是？」

周如水笑着點頭，默不做聲。

「那你去和她結合好了。你已經正式向她傾吐了你的愛情嗎？」

「這可沒有，」周如水率直地回答道：「我只是偶爾隱約地對她作過暗示。我屢次想明白地對她表示我的愛情，卻總沒有這勇氣，而且似乎還早一點。」

「你現在還等着什麼呢？你的年紀不小了，也該拿出一點勇氣來！」陳真忍不住嗤笑起來，「只是隱約的暗示有什麼用處？無論如何終於免不掉有明白表示的那一天。你現在正好有機會，不要讓他失掉。我勸你還是馬上去進行罷。不要再遲疑了。」

「進行倒是應該的，」周如水微笑着自語着，他似乎又在沈吟了。「進行了又有什麼結果呢？」還是在問他自己。

「有什麼結果？」陳真又笑了，「不是成功，就是失敗！」歇了歇他又加一句：「我看你很有成功的可能。」

在陳真的意思，周如水的成功是很有把握的。而且他相信這成功的預言一定會給周如水帶來更大的勇氣。誰知道事實上卻是恰恰相反。說到成功，便是更加逼近現實，逼



近現實就是要從思想的範圍走入行動的領域，這就是要下一個最後的決定，再無法遲疑了。像周如水這樣的人是不能够如此輕易決定的。他又猶豫起來了。他覺得這猶豫是很理由的，因為在輕率的決定之後，於是她就會正式地走進他的生活裏來，他便不得不把他的生活方式多少改變，而和她共同過那未知的新的生活。過那新生活是需要清新的勇氣的。他自己究竟有沒有這勇氣，他現在確實沒有把握了。而且他還不會把自己的身世真實地告訴她，在平時談話之際，他只暗示地對她表示他沒有結過婚。他這樣做，並不是存心欺騙她，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他想也許是因爲自己希望事實應該是這樣，於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把夢想當作現實了。但是如今要和她結合，便不能夠再隱瞞她了。在兩個共同生活的男女中間不能夠有秘密存在的，那麼他應該先把這真相告訴她，應該馬上去告訴她。要去承認自己以前說了謊，他是沒有這勇氣的，而且她知道這事以後的態度怎樣，他此時也想像不到。她也許會因此懷恨他，鄙視他。他是不能夠忍受這打擊的。總之，想來想去，顧慮愈多，歸根結蒂，還是「沒有勇氣」四個字，他似乎感到絕望了。

「成功？不見得罷，」他畏怯地，懷疑地說，「她要是知道我家裏有了妻子——」

「有妻子，這有什麼關係呢？」陳真搶着說，打斷了他的話。「只要她真正愛你，況且你實際上可說和家裏的妻子完全脫離了關係。」

「你想一個少女肯嫁給一個有了妻子的男人嗎？」

「要是她愛你的話，還有什麼肯不肯？」

「但是我以前並不會和她說過真話。」

「那麼現在告訴她好了。」

「她也許會恨我，怨我。」周如水變得更畏怯了。

「那麼你就請她原諒你，要是她連這個也不能夠諒解，那麼就索性拉倒也痛快。」陳真這時已經不能夠忍耐了，但他還極力捺住煩躁說了以上的話，他希望周如水不會再有什麼花樣。

「我想她未必肯原諒我，既然明明知道這個，又何苦和她完全拉倒，留着現在的這樣關係也是好的。況且我的問題太複雜了，一時也還無法解決。要和家裏的妻子完全脫離關係，良心上也未免太過不去，所以我想還是讓我慢慢地仔細斟酌一下。」周如水說着顯露出十分焦急、十分認真的樣子，把他平日的那種化小事為大事的態度完全表現了

出來，過後他又沈吟地自語道：「但是沒有她，我以後又怎樣能夠生活下去！這幾天爲了她我連事也不能夠做。」接着又自語似地讚道：「那肉香，那少女的肉香！」於是嘴唇上浮出了笑容。

陳真極力咬着嘴唇皮，爲的是不要說出一句話。他明白和這個人說話是完全沒有用了，只是白白地花費自己的時間。他曾經懷着一顆青年的直率的心想把這人的眼睛睜開，使看見自己的處境，使明白怎樣纔可以給自己帶來幸福。他爲這人的前途焦慮，而且把這人的幸福當作他自己的幸福給指示了到幸福的路，然而這人卻拿良心和複雜的問題來做護身的盾，把一切的勸告都當作敵箭似的擋開了。對於這人，他如今還有什麼辦法？他們完全是兩樣的人，兩個時代的人，是沒有在一起的可能了。他從這人那裏得不到一點東西，而且他也不能夠幫助這人，不能夠給他什麼東西。他於是橫了心，沒有一點留戀，他坦然和周如水告辭走了。他甚至沒有洗臉，而且不顧周如水在牀上怎樣大聲喚他，留他。他想他在短時間內是不會到這裏來了。

陳真走出周如水的房間，覺得精神也爽快許多，於是大步走下樓，後來到了草地上。看見這座樓房牆壁上的金光和地上的一片新綠，他便忘了方纔的事。他正向大門走去。

，忽然有人在後面叫他，是女性的清脆的聲音，異常清楚的「陳先生」三個字。他回過頭看，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裏窗戶前站著秦蘊玉。她露了上半身，看得出來那水紅色翻領紗衣的一小部分，沒有畫眉毛，沒有染口紅，臉上是新鮮的顏色，在蓬鬆的濃髮下面顯得很是白膩。她把兩手放在窗臺上，看見他回頭，便用右手對他招手。

他轉過身子，回頭走了幾步，離那窗戶比較近一點，為的是聽話方便。

「出去散步嗎？」她微笑着問，用一隻手在弄耳後的髮根。

「不是，是回去了，」陳真也笑着回答。

「回去？」她故意做出驚訝的樣子問道，「為什麼這樣早？不多玩幾天？」兩個眼珠光閃閃的只顧在他的臉上打轉。在她的旁邊又露出一個面龐，是張若蘭的。

「陳先生，多玩兩天不好嗎？你只住了一個晚上呢！」張若蘭笑着說，她的保留的樣子很誠懇。

「不行，我今天有事情。下午我還約了朋友到我的家裏去。」陳真這樣推辭說，但在心裏他卻想：「和你們玩有什麼意思？我不是一件奢侈品，那還是讓給周如水去做罷。」他便轉身往外面走。

「陳先生，」秦蘊玉在後面叫。

他應了一聲站住了，轉過身子，正看見秦蘊玉對他微笑。張若蘭的臉從秦蘊玉的耳後露了出來。秦蘊玉不說話，只顧望着他笑，過了一會，她纔說：「不要忘記到我家裏來玩呀！」

陳真應了一聲，又點了點頭，纔轉身往外面走。正走到大門口，他自動地回過頭往那窗戶看，她還立在窗前望他。她又和他一握手，便掉過頭在張若蘭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然後又轉頭去看他。他還立在大門前。

走出大門，他好像離開了一個世界，她們的面龐和聲音都彷彿還留在他的腦裏，他覺得不忍馬上就離開她們，對她們多少還有點留戀。但過了一些時候，別的思想又開始來侵襲他，她們的面影漸漸地淡去了。他低聲自語道：「永別了，你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他覺得心裏很暢快，他便不再去想她們了，好像她們並不會存在過一般。

## 六

一個多星期以後陳真又到海濱旅館去找周如水，要他翻譯一篇日文的文件。陳真以爲拿一兩件這樣的事情給周如水做，也許會給這個人一點鼓舞。

他到了那裏，扭開門進去，卻看見周如水正把頭俯在寫字檯上。

他叫了兩聲「如水」周如水並不答應。他走到周如水的身旁，聽見了抽泣的聲音。這人哭了！他很奇怪這人爲什麼要哭？他想必是張若蘭對他有了什麼不好的表示。但一轉眼間他瞥見一個舊式信封躺在桌子上。他記起了昨天會替周如水轉過一封掛號信去，是周如水的父親寄來的，他想周如水的哭一定與這信有關係。他以爲周如水馬上就會抬起頭來，便靜靜地在旁邊等着。但過了一些時候並沒有一點動靜，他不能夠再等了，便拍周如水的肩叫他抬起頭，說有話要對他說。

周如水果然把頭拾起來，臉上滿是淚痕。他望着陳真，眼裏閃着憂鬱的光，臉上帶了求助的表情，口裏還在抽泣。

陳真從沒有見過周如水哭得這樣傷心，他也很感動，他覺得自己的心也有點酸痛了。他待要勸慰他，卻又想不到用什麼話纔有效力。他只是同情地說：「如水，什麼事？你哭得這樣厲害！我可以給你幫忙嗎？」

周如水嗚咽着，不說話，取了桌上的信，遞到陳真的手上。陳真接了信，連忙抽出信箋急急地讀完了。

這是周如水的父親的來信，說他的母親病了，日夜思念着他，要他馬上回去。父親已經在省城裏給他找到了一個位置，是財政廳的一等科員，希望他即日回去就職。信紙共有五大頁，滿紙都是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話：說來說去，無非是在外面讀了這許多年的書，又到東洋留過學，當然應該回省來做個一官半職，以便將來向上發達，揚名顯親，這纔是正理；如果老是在外面飄蕩，一事無成，未免辜負了父親培養子弟的一番好意。從這紙上可以看出一個嚴厲的父親在訓斥他的兒子。

陳真一字不遺漏地把信讀了，他愈讀下去愈是氣。他幾乎想一把就將信紙撕碎，但仍捺住憤怒把信遞還給周如水，一面問：「你現在預備怎樣辦？」

「我想回去，」這是周如水的回答，他還在抽泣。

這回答完全是陳真料想不到的。這就像一瓢冷水澆在陳真的頭上，他感到一陳不舒服。他很氣憤，便簡短地說：「好！」又問道：「幾時動身？」

周如水好像不會聽見似的，他也不看陳真一眼，過了一些時候，他依舊悲聲對陳真

說：「父親要我做官，我是不願意做的。」

「這樣我看你回去的事恐怕有點成問題罷，」陳真冷笑說。

「但是我母親病了，我又不能不去看他，回去是天經地義的事，」周如水說着，似乎有一種自比爲孝子的氣派，這不但引不起陳真的同情，反而使他討厭起來。他想：「好一個孝子！」還不是鑽嘆，這是輕視。

「那麼做官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爲這樣纔不致辜負父親的好意，」陳真依舊冷笑說。

「我也是這樣想，」他茫然不加思索地說，他不知道陳真是在譏笑他。但他又說：「不過做官，我是不願意的，你知道我素來說討厭做官的人。」

陳真冷笑說道：「要是土還主義者還到都市裏去做了官，官就不會使人討厭了。要是童話作家進入了財政廳，豈不是財政廳的大小官吏都會回復到童心生活去了嗎？」他說了忍不住笑起來。

這一次周如水明白陳真是在譏笑他了，便憤憤地說：「我這時心亂如麻，你不但不能給我幫忙，反而來譏笑我！」



「你既然已經這樣決定了，還用得着我來幫忙嗎？」

「我什麼時候決定的？這時候我連一點判斷力也沒有了。你得給我想辦法。你得替我決定一下。我真不知道怎樣纔好。老實說，要回去，我捨不得離開張若蘭；不回去，我又覺得對不住母親。母親辛辛苦苦把我撫養成成人，我從來沒有報答過她的恩。她病了，要我回去，我怎麼能夠說個『不』字呢？……然而一回去，什麼希望，什麼主張，都得拋在腦後了。尤其是那愛情。拋撇了張若蘭去和那無愛情的女子一起生活，現在我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你想我怎麼能夠決定呢？……」

陳真這一次並不非笑周如水了，卻莊重地用同情的聲音對他說：「我說你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回去。你母親的病並不厲害，不過是想看看你罷了，你將來可以設法把她接出來。那麼你可以和張若蘭結合，你又可以和母親住在一起。豈不是雙方都顧到了嗎？」

周如水似乎不懂得陳真的話，但過後又接連地搖頭表示這計劃是不行的。他便自己去思索，去思索一個更好的計劃，而實際上他的思想只是在「良心，」「理想，」「幸福」這幾個新名詞上面盤旋。

陳真不再說話了，他知道在這裏他的話沒有絲毫的用處。他打算馬上離開這裏，但又記起他的使命，便把文件取出來對周如水說要他翻譯。

「我這一响來心裏總是不能够安定，此刻更是心亂如麻，一個字也寫不出，」周如水說着便把原稿拋在桌上，自己離了座位在房裏大步走起來，樣子很是煩躁。

「那麼我明天叫人來拿，」陳真讓步地說，以為這一定不成問題。

「明天？你把原稿拿回去罷，我一個字也寫不出。」

「那麼後天來拿也可以，總之你非把他翻譯出來不可，我本來可以找仁民翻譯，但是瑤珠這兩天病得厲害，他沒有工夫，所以非找你不可！」陳真懇切地對他說。

「翻譯，」他苦惱地噙着這兩個字，過後又激動地自語道：「翻譯，也許我明天就會自殺，我的身子就會不在這個世界上，我還要管別的閒事？」

陳真看見這樣子，知道他是不肯答應的了，而且據情形看來即使他肯答應，快，也要一個多星期譯完；慢，也許會耽擱到兩三個月，還不如自己動手來譯好些，雖然忙一點，倒也痛快。至於周如水，這人一生就沒有做過一件痛快的事，說到自殺這一層倒可以不替他擔心他連一個簡單的問題也沒有勇氣來解決，哪裏還有勇氣自殺！

這樣想着，他覺得再沒有留在這裏的必要了，便收起了文件，不和周如水說一句話，就往外面走。但他還不能忘記周如水，還在想周如水的事。已經走出了大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覺得找到了一個好辦法，便又回到旅館去。

這一次他走到二樓十九號房間的門前就停住了。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裏面沒有應聲。他又重重地連接敲了幾下。

「誰？」裏面傳出來這熟識的女性的聲音。

「是我，」他沈重地應了一聲。

裏面起了腳步聲，門開了，是張若蘭的疲倦的臉，眼皮微微下垂，頭髮蓬鬆着，左邊太陽角有一團淡淡的紅色印迹。她好像是剛從半睡中醒過來。那件翻領紗衫的衣角上有幾條凌亂的皺紋。

她把他讓進去，似乎有點驚訝他一個人的來訪，但依舊很客氣地接待他。

一則是剛從睡夢中醒來，二則是沒有什麼話可說，三則是彷彿預料他此來定有什麼不尋常的使命，她雖然坐在他的斜對面，卻有點不好意思地微微低下頭，用手去攪弄衣角，不時略略抬了眼和他談兩句話。

「到底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不過和秦蘊玉又不同了。」陳真一面說話，一面冷眼觀察她的舉動，不覺有了這樣的思想。他找出個許多閒話來對她說，後來便直捷了當地說出他的來意。

「密斯張，我來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你不會怪我唐突罷？」一則因為這事情頗為重要，二則他又怕她誤會了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說話時不免現出激動的樣子，聲音也有點戰抖。

張若蘭本來抬了頭在看他，忽然聽見他的話，臉上略略起了紅雲，她把頭埋下去，也用顫動的聲音慢慢地說：「陳先生有什麼話請儘管說，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來和密斯張談的是關於愛情的事……」他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一下，偷看她有什麼舉動。

她的臉更紅了，她以為她知道了他的來意，她的心怦怦地跳動起來。她不知道要怎樣回答他纔好。他抬起頭很快地把眼光在他的臉上掃了一下，然後故意驚訝地問：「愛情？陳先生要和我談關於愛情的事？」又抱歉似地解釋說：「可惜我絲毫不能夠給陳先生幫忙。我對這事情全沒有經驗。」

陳真早已恢復了平靜的狀態，聽見這樣的話，不覺暗暗地竊笑，他想：「這又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的慣技了。看她怎樣掩飾！她也許以為我在打她的主意罷。」他便接着說：「我這次是爲了如水的來，密斯張對他的態度，我已經知道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通統告訴了我。」其實這一句是謊話，周如水所告訴他的只是一小部分。他這時候急急地說話，爲了不要被她打岔，他自己也不覺得這是謊話了。「他現在陷在絕大的苦悶裏面。只有密斯張可以挽救他。他的問題是只有你可以解決的，我知道密斯張愛他，那麼你一定願意幫助他的。……我很了解他，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好到了無用的人，其原因是他自以爲有一個複雜的問題，而他又沒有勇氣來解決牠。……密斯張也許還不十分明瞭如水的身世，他的環境，而且他曾經對你說了謊。」他接着把周如水的身世詳細敘述了一番，過後又說：「他的這個『複雜的問題』纏住了他的頭腦，使他動也不能夠動一下。這問題一天不解決，他也就一天得不到幸福，而且永遠不能夠做一點事情，永遠是一個沒有用的好人。……其實在我看來這問題本來是容易解決的。而且密斯張你又是這問題裏的一個重要腳色，所以要解決這問題，你是最適宜不過的了。只要你肯答應，一切都有了辦法。一個女人是知道怎樣來處理這問題的。……」

她不答話，甚至不抬起頭來。

「我知道密斯張和普通一般女子不同的，我又知道密斯張是真誠地在愛如水，所以我纔來要求你做一般中國女子所不肯做的事；我希望你像斯拉夫的女性那樣來愛護他，拯救他，鼓舞起他的勇氣，使他忘掉過去的一切，來創造新的生活。我知道你能够這樣做。」

她仍然不答話。

「我之所以這樣冒昧地來和你談話，是因為從前聽見劍虹說過你的思想和我們的很接近，你自己也說讀過我的文章，我的這心情你該可以了解罷。」

她依舊不說話。

「你也許會奇怪他爲什麼不親自來向你表白他的愛情，他是沒有這種勇氣的，還要請你原諒他。……他在日本時也曾愛過幾個女子，可是他終於沒有勇氣向她們表白愛情，結果是看見她們和別人結婚而自己躲在家裏痛哭。……總之在他的問題未解決以前他一生都不會有這勇氣。要是你真正愛他，真正願意救他，你便應該自己先向他明白表示。這在別的女子也許是不可能的，在你，我想該可以做到罷。」

她只是不開口。

「你也許是並不愛他罷，也許是曾經愛過他而現在後悔罷，那麼我錯了；我不該拿這些話來麻煩你。請你原諒我，我把你打攪了這許久，」陳真最後苦澀地說，他預備站起來走了。

張若蘭忽然抬起頭，臉色變得更蒼白了，兩顆大的眼淚嵌在眼角，淚水沿着面頰慢慢地流下來，她那兩隻長睫毛蓋着的大眼睛很快地時間閉。她嗚咽地但仍堅決地對他說：「你的話我都聽懂了。……你的好意我會永遠記着。我答應你一定照你的話去做。」他的口又閉住了。他們對望了好些時候，從眼光裏交換了一些用話句表示不出的言語。

陳真別了張若蘭出來，走在路上不覺對她起了從來未有過的好感，他想：「雖然是小資產階級的女性，究竟也有她的美點呵！」同時他又想到周如水的事，覺得已經有了解決的辦法，他以後很可以放心了。這究竟算是了卻一件心事，自己的心裏也很覺暢快。

## 七

第二天早晨張若蘭來約周如水到樹林裏去散步，兩個人一道出去了。

在路上他們很少談話。周如水的樣子很憂鬱，不再像平日那樣有說有笑的。而張若蘭也有些激動，她還在心裏盤算怎樣和他談那決定的話，同時一面關心他的舉動，一面想到自己和他要談的話，又有點害羞。

在途中有陽光，有花樹，有嗚叫的鳥，有綠的菜畦；這些他們都不會注意到。各人都沈溺在自己的思想裏，但漸漸地周如水的臉上的愁容消滅了。他開始和張若蘭絮絮地談起話來，談的依舊是自然界的美，土還主義等等的那一套舊話。後來他們走到了樹林前面。

他們走進了樹林，沒有一點人聲，只聽見高樹上的鳥聲和蟬鳴，偶爾還看見一隻松鼠在樹枝上跳來跳去。這時周如水便興高彩烈地談起他的林間學校的計劃來，但他的話忽然被張若蘭打斷了。她帶了關切的樣子問：「周先生，你這兩天爲什麼總是悶悶不樂



「有什麼不如意的事情嗎？」

好像有一瓢冷水對準他的頭腦直傾下來，他的興趣頓時減退了。愁思又突然佔有了他。他憂愁地回答道：「家裏有信來，說母親病了想看我，要我回去。」

「那麼你究竟回不回去呢？」她的聲音戰抖着，很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想回去，因為不回去良心上是過不去的，」他認真地，甚至做出了孝順兒子的樣子回答道，然而聲音裏面依舊充滿了苦惱。

她覺得希望已經去了一半，自己陷在失望的懊惱中一時說不出話來。她有點氣惱，她怪他有了這樣的決定，事前竟不告訴她，而且現在說這句話時也沒有一點留戀的樣子。「你已經完全決定了嗎？」她半悲傷半氣憤地問。

「還沒有決定呢，因為父親要我回去做官，我是不願做官的。」

她本來想在「因為」之後他一定會說出某樣某樣的話，然而事實上她聽見的只是「做官。」她差不多悲聲地說：「單是因為不願意做官一件事情你纔不肯回去嗎？」

他心裏想：「不單是因為不願做官，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捨不得離開你呢！」但口裏卻說：「沒有了還會有什麼原因呢？」他沒有膽量說出實話來。

張若蘭站在一株大樹下面不走了，眼裏幾乎掉下淚來，她悲聲追問了一句：「真的沒有別的原因嗎？」

「當然沒有了，」他簡短地說。他有些慌張起來，他想說別的話，然而他的嘴不聽他的指揮。他這時只顧在替自己打算，完全沒有注意到她的表情，也不去了解她的心情，否則他就會明白她的來意的。

這一次她的眼裏真正淌了淚。她想換上一個別人，那人看見她這樣，也會憐憫她，也會和她說真話，但是他靦然立在那裏，似乎一點也不動心。她不禁迸出了下面的一句話：「到了這時候你還不肯說真話嗎？」

他驚異地望着她出神，自己似乎呆住了，全不明白她的意思，他還強辯說：「我有什麼真話不告訴你？」不過聲音裏卻洩露了他的悲哀，他的焦慮，他的恐怖。

「我知道你家裏有妻子，」這一次她似乎鎮靜多了。她記起了她允許陳真的話，她便極力壓抑下一切的雜念，以平靜的溫柔的心來和他談那決定的話。

他起初還想分辯說他家裏並沒有妻子，但話未出口又被他嚥下去了。他的眼裏也湧出了淚，他不僅爲她而哭，同時也爲了他自己的被傷害了的驕傲而哭。

她看見他哭，她的心也軟了，同時她的心裏還充滿着對他的愛情，她又忘了自己，帶了悽然的微笑說：「有沒有妻子，這倒不要緊，真正的愛是要超過這些關係而存在的。我愛你，我知道你也愛我，那麼，其餘的一切都不會有問題了。」她愈說下去聲音愈低，但他依舊聽得很清楚。她慢慢地住了口，就好像她是把話語放到遠方去了似的，那餘音還在空中飛舞，環在他的心上飛舞。她的眼睜裏現了悲和喜的淚光。她的臉上起了一層海薄的紅霞。

他聽了這些連夢裏也不會聽過的溫柔的話語，臉上頓時發光起來，他走近她一步，驚喜不堪地說：「若爾，你真的這樣愛我？你的愛真超過那一切的關係嗎？」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想伸過手去摟她，但他的手馬上就發起顫來，牠們不敢動一下。結果他除了說話而外並沒有什麼舉動。

她溫柔地，愛憐地望着他，聲音朗朗地答道：「是，我爲你可以犧牲一切，但總得使你做一個有用的好人。」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驚訝地問道，聲音抖得更厲害。彷彿那即來的幸福在戲弄他。

她望着他笑了笑，用她的柔和的眼光愛撫着他的臉，然後說：「這就是不贊成你回去做官，而且幫忙你把現在的生活方式改變過。要你好好的振作起來……你的一切，你過去的一切，陳先生昨天都告訴我了。」

「若蘭，你居然是這麼好，我真想不到……」他感動地叫起來，他幾乎要撲過去抱她，吻她。但是他太激動了，他不能夠做一件事情。他只是漲紅着臉，圓睜着眼睛氣喘喘地望着她，半晌說不出話。

她不轉眼地看着他，對他微笑，就像把他當作一個小孩子似的，她微微搖着頭，溫和地說：「人在戀愛的時候都是這樣。我們女人在這樣的年紀是迷信着愛情的。還沒有什麼好或壞。我愛你，了解你。我要幫助你忘掉過去。」

他微笑了，汗珠從額上流下來，他伸出手拍去揩拭牠們，一面忘了自己地繼續說着：「我疑心是在做夢。這不是一場美麗的夢嗎？……你來了……這比童話裏的夢還美麗。」

「我起初還不知道你的過去生活是那樣的憂鬱的。你過去太苦了，」她要憐地望着他，安撫他說：「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那些事情？你爲什麼這一晌來死死地瞞着我？要不

是陳先生對我說明一切，我們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纔能彼此了解？」她說這些話，就像一個年青的母親在責備一個被溺愛的孩子。

一股猛烈襲來的感情壓倒了他。他的心裏起初充滿了愛，後來就充滿了感激。這種強烈的感情把他的武裝完全解除了。他第一次對她說出了真實的話語：「若蘭，原諒我，我是一個懦弱無能的人。」這「懦弱無能」四個字從他的口裏吐出來，他自己也不覺得。但他們卻很響亮地在他的腦裏長久地迴響着。他剛剛有了絕大的勇氣來接受她的愛，來獻出他自己的愛。然而他連什麼事都不會做出來時這勇氣就馬上被那四個字打消了。他開始躊躇起來。母親的憔悴的面孔感壓在他的眼前出現了。接着又是妻子的愚蠢的哀求的表情。「我怎麼處置她們呢？我們在這裏的結合母親決不能夠承認。我難道就肯爲了這個得罪母親而抱憾終身嗎？而且即使我爲她犧牲了家庭，我也算是欺騙過她一次了。她現在固然大量地寬恕了我，但是以後她會永久地相信我嗎？女人的心是善變的。況且是我自己辜負了她。」他這樣想着，彷彿就落進了黑暗的深淵裏似地，不覺從心底發出了一聲很低很低的絕望的呻吟。

「如水，」她看見了他的苦痛的表情，她不明白他爲什麼驟然改變了態度。她便溫

柔地接近他，靠在他的身上，把她那愛憐橫溢的眼光看上去，看他的臉，低聲問道：「你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

周如水覺得自己陷在從未遇過的困難的境地裏面了。他的思想也來得很快。一個思想剛來到他的腦裏，另一個相反的思想馬上又接着來了。每一個思想都似乎是對的；又似乎是不對的，他剛剛伸手去擁抱她，立刻又惶惑地鬆了手，甚至往後退了一步。他疑惑地自語道：「不能！這不可能！」他又苦痛地搖着頭絕望地說：「不能，這完全不可能。我一生完結了。」過後他又悔恨似地說：「我不配，我是一個懦弱的人。」他甚至不敢正眼看她。他沒有流淚，他卻覺得淚珠直往他的心裏滾。

「爲什麼不能呢？爲什麼不配呢？既然我自己願意。」她起初驚訝地，關切地望着他。後來她覺得她開始知道他心裏在想些什麼，她便真摯地，感動地來開導他。他也很感動。他對她再沒有疑惑了，他現在只有感激，只有愛。他很願意立刻跪下去，把他的全量的愛獻給她。然而這時候良心又威脅般地來把他抓住了。不憚良心，還有他的母親，還有他的妻子，還有那過去的生活，還有社會上的一般人，這一切包圍住他。他的心裏起了猛烈的掙扎。他覺得快沒有力量支持下去了。

「犧牲，」這念頭就像一道電光掠過他的頭腦。他覺得自己又漸漸地強健起來。最後他下了一個決心毅然說道：「若蘭，我真後悔和你認識！我們今生是沒有緣分了。希望你以後把我完全忘掉。我們的結合完是不可能的，我應該回家去。我的責任是在那裏。」

他鼓起勇氣一口氣說了這幾句話，不敢看她一眼。停了片刻她正要開口，他卻用抽泣的聲音說了一個「再見，」就蹣跚地走了。他走得很快。他彷彿聽見她在後面哀聲喚他，他連忙蒙住兩耳，走進旅館時他還感到了一股道德的力量。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間以後他才倒在牀上傷心地哭起來。

她悲痛地望着他走了，沒有氣力地把身子倚在樹上，半晌說不出話。過了好一會從在後面喚了他兩聲。但他連頭也不回，就轉了彎不見了。

她懶洋洋地回到旅館裏，來時是兩個人，在歸去的路上就只剩一個孤零零的自己了。一切的景物都帶了愁容，似乎都在憐憫她的不幸。

她一走進自己的房間，便取了信紙，一面哭着，一面寫信給陳真。

「陳先生：

我們今天在樹林裏演了一幕悲劇。我本預備把我的整個的心獻給他，來幫助他忘掉過去的一切，來治療他的創傷，來鼓舞他的勇氣，給他創造新的生活，使他做一個勇敢的人，如你所希望我做的。我想要是我的愛能够拯救他，如你所說的話，我願意把我的全量的愛給他，我可以不要一點代價，因為我確實愛過他。然而結果是我只給他添了更多的痛苦。我的愛竟不能够助他一點。他流着淚離開了我，說了那使我至今想着還心痛的話。我也是一路上淌着眼淚回家的。我固然愛他。但是現在我們只得分開了。我不能怨他。我知道他還愛我，可是他不相信我的愛。他不相信我的愛能够幫助他。因此我們的關係只得這樣悲痛地完結了。我也不能够再對他說今天說過的那番話了。我答應了你的要求，而結果卻是如此，我實在對你抱歉，請你原諒。你的好意，你的對我的那樣看重，以致把這重大的使命付託給我。你相信我的愛可以拯救他，你相信我可以做到斯拉夫女性的那樣偉大。對於這一切，雖然太過分的推許，但我依舊是非常感激的。

這裏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一切景物都會給我喚起苦痛的回憶。我打算搬到蘆花



裏去暫住，大概要住到開學的時候，有空請你常來玩玩。並望你時時給我的消息。

• 對於你我是始終敬重的，而且還希望你常常指教我。

仁民先生那裏還常去嗎？聽說吳太太病得厲害，我下個星期日打算去看她。蘇玉也會去。希望能夠在那裏看見你。祝你

快樂！

張若蘭××！！

## 八

一年後，一個晴明的夏天的午後，在海濱，就在大樹林的中心，空氣是很涼爽，四處都有鳥聲和蟬鳴，一個人的緩慢的脚步聲從近處傳了來。來的是一个瘦長的青年三十左右的年紀，臉上沒有什麼表情，是一個平靜的臉，不過額上有了兩三條皺紋。他穿着翻領襯衫，左手手腕上托了一件太陽呢西裝上衣，右手提了一根手杖，他慢慢地走着，不時停了步抬起頭往四處看，欣賞四周的風景。他走到一口井旁邊，正有一個鬢角插了野花的十七八歲的姑娘攪起了衣袖在那裏汲水，他止了步在旁邊靜靜觀看，臉上浮出了

微笑。那少女汲了水，端了那一個大瓦盆，預備向前面的茅屋走去，忽然抬起頭看見了他，似乎認識他，把他望了一會，便對他笑了笑就走開了，進了茅屋裏面去。

茅屋前面的一把竹椅上坐着一個灰白髮的老人，手裏拿了一把蒲扇，在那裏趕身邊的蒼蠅。一條黑狗躺在他的腳下。那個老頭子看見這青年走近，便抬頭注意地看他，好像認得他似的。過後那個老頭子帶笑招呼他，一面問道：「客人從海濱旅館來的嗎？」

青年站住了，點着頭親切地答道：「是的，我是從那裏來的。」他歇了歇便帶笑地問了一句：「你還認得我嗎？」

那老人抬起頭來，用那一對依舊是莽莽有神的眼眸把青年仔細望了一會，顯出很高興的樣子說：「呵！我記起來了……不錯，你去年來過的。……你還記得起我？……呵，還有一位小姐。那回你和一位小姐同來的。她現在好嗎？……為什麼今天不來？……你一個人來？為什麼不帶她來？她真是一位好小姐？……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她那樣又謙和，又漂亮的小姐！……你們一定早結婚了。……你下一次一定要把你的太太帶到這裏來玩呢！請你回去說，那樹林裏的王老頭兒還在想念她！……你福氣真好，有一

位那麼好的太太……不要忘記把你的太太帶來！……琴姑，你剛纔見過她罷。她今年十七歲了，我還沒有給她看中一個女婿！……真不容易，在這個年頭好的人真不容易找！」

那個老頭子的話語似乎就不會有完結的時候，口裏只見白沫在翻飛。這其間青年只是唯唯否否地應着。他的臉上雖然依舊堆着笑容，但眼睛已經失了光彩，他的精神似乎貫注在別處。那老人的話愈說愈刺痛着他的兩耳，而且他的心也開始在發痛了。他後來覺得在那裏實在站不下去，便勉強和老人敷衍了幾句，藉口說有別的事情就走開了。分別時老人還叫他要忘記下次把太太帶來。

離開了那老頭子的視線後，青年便放慢了他的腳步。他把眼睛無目的地往四面看，但似乎並不會看見什麼，一切景物很快地在他的眼前飛了過去，不會留下一點印象。他的眼睛好像完全失了作用。

忽然一株松樹顯現在他的眼前，遮住了他的視線。這松樹因了牠的形狀的特異和樹身的粗大，在他的腦筋裏留下一個印象。他記得他和她最後一次談話時，她便是站在這株大樹旁邊。他注意地看着那樹皮剝落了的老樹，一年前的往事即刻湧上心頭。那長甌

毛大眼瞠的圓圓的面龐又浮現在他的腦裏了。他把那往事仔細回味了一番，充滿了溫和，親切，柔愛的感情，他禁不住夢幻地低聲叫了幾聲「若蘭。」於是一個可怖的回憶就開始來刺痛他的心了：「她已經是別人的人，她已經躺在別人的懷裏了。只怪當時自己沒有勇氣，放過了那個好機會，如今只剩了苦痛的回憶。……她原是愛我的。她是肯爲我犧牲一切的，只是我太沒有勇氣，斷絕了她的愛，以後恐怕再沒有人能像她那樣愛我了。」他用一種悽慘的聲音自語着，便走出了樹林，但又留戀地回頭望了望，又喚了兩聲「若蘭，」好像他的若蘭就是住在這樹林裏一般。最後他又嘆息地說：「可是現在已經遲了。」

他走出樹林，前面橫着兩條土路，兩三個村姑提了籃在路上往來，看見他，便投了一瞥好奇的眼光，或者對他笑了笑。他便往沿樹林的那條路走去，脚步依舊下得很慢。他忽然站住了，把手杖挾在左腋下，右手從西裝袋裏摸出了一張摺疊的信紙攤開來讀，讀到裏面的某一段時，他特別放出聲音來，這一段是：

「汝妻已於二年前患病身故，因恐汝在外傷心，故未早告。今年自汝還省消息

傳出後，來吾家爲汝作伐者頗不乏人。余老矣，常爲人譏爲不識新潮流，故不欲再干預兒女婚事，須俟汝歸後自行決定。惟汝究竟何時起程，應先將確定日期快郵函告，以免老父在家懸念。切記勿忘！……」

他摺好了信，忽然又把信紙攤開看了看，最後下了決心把信揉成一團，拋擲在地上，便拔步向前走了，在路上口裏還不住地嘆息道：「我錯了。……可是現在已經無法挽回了。」但是沒有人聽見他的話。

一九三五年十月八日改作